

京都化野杀人案

第一章 过去的事件

1

高尾加代子拿了一把剪刀，来到庭院里。她望着庭院里栽培着的绣球花。

刚刚下过雨，庭院中残存着的雨水在阳光下熠熠闪光。

绣球花被雨水浇过后煞是好看。她剪下几枝，回到了房间里。

绣球花插在她那捷克式的花瓶里，十分般配、协调。

正好一年了，那天的绣球花也是这么漂亮……

加代子站在花前，不禁回忆起了一年前的往事……

加代子 27 岁时成为一位年轻的妻子，丈夫是一家大公司的部长，他们的家在京都市化野附近。

京都都是丈夫的老家。他们家的庭院很大，财产也不少，他们的生活十分美满。

就在一年多前加代子生下了一个女儿。怀抱着女儿舞子的加代子感到幸福到了极点。

然而，乐极生悲。不久，舞子被人诱拐了。

那一天，加代子出去买东西，把女儿交给婆婆照看，说好一小时后回来。

后来，她只知道睡在婴儿床上的舞子被人穿过庭院带走了，在床上只发现了一封恫吓信：

孩子暂存我处。准备好 5000 万日元。如果报警，孩子的性命将无保证。我不会打电话来，因此录音没用。

这是用电脑打出来的信。

那时，丈夫也正好回到家，他愤怒地盯着加代子。

“你干吗去了？！扔下孩子，自己一个人出去那么长时间？！”

丈夫要报警，加代子坚决反对。结果，还是丈夫的意见占了上风。

“就算准备钱，可从银行一下子提出 5000 万总得有个理由吧？否则就要上税！而且，房间里也许还留了指纹什么的。交了钱，孩子也不送回来怎么办？！”

于是，丈夫马上给警方打了电话。

很快，两名穿便衣的警官来到了家中。

但是，足迹和指纹没有找到，什么线索也没有。

警方在电话机上安装了录音设备。但罪犯说过，他不会打电话来。果然，他寄来了用电脑打印的信件。

而且，这个聪明的罪犯每次用不同的电脑打印，使警方无法寻找线索。

没有办法，丈夫阳一郎只好遵命提着装好现金的箱子，去了好几次罪犯指定的地点，但罪犯却一直没有露面。

因为你们通知了警方，因此孩子不会送回来了。

他们又接到了罪犯的一封信。这也是最后的一封信。

孩子再也回不来了。

加代子指责丈夫将此事通知了警方，而丈夫也责难妻子的失职。

警方开始对他们身边的情况进行调查。

结果，查明了丈夫在婚前有几个恋人，而加代子也有几个相好的男人。于是，夫妻关系紧张起来。

其实，婚前的男女有几个异性朋友是不足为奇的，然而会不会成为这次事件的原因呢？这一点在两个人的关系上投下了阴影。

于是，双方便有了“离婚”的话题。但是，阳一郎的家庭在当地有一定的名望，而加代子又顾虑离婚后的生活困难，此事就没有再进一步发展，然而双方的关系却一直冷淡下来。

整整一年了，舞子杳无音信。

开始，他们还想象着哪一天孩子会突然回来，但后来就根本不相信舞子还会活在世上了。

于是，他们把舞子失踪的那一天做为忌日，在化野还为她修了一座坟丘。

……

加代子从回忆中醒转过来，然后穿上参拜亡灵的服装。

今天是6月1日，该是换衣服的季节了。

因此，她穿了一件红底儿的单层和服，腰间系了一条白色的丝带。

2

她提着装有鲜花和清水的小桶到达墓地时，已有别人先在那里了。

她看到一个男人回过头来，不禁惊呆了。

“啊，三泽先生！”

她有点儿惶恐。

三泽是她婚前的一个男友，他们的关系已到了讨论哪一天结婚的地步了。

两人曾在同一个公司工作，双方相恋相爱，已经发誓终身为伴。但是，那时三泽是加代子现在的丈夫高尾阳一郎的部下。

一天，高尾突然向加代子求婚。就在她不知所措的情况下，三泽又偏偏被调到了九州。

春风得意的高尾，知道加代子和三泽的关系，故此他不应该向加代子求婚。虽然加代子知道三泽的工作调动不是高尾所为，但她仍认为高尾不应趁人之危这样做，便逐渐疏远他。

但高尾却相反，他更加强烈地追求起加代子来。

他日复一日地“引诱”加代子，带她去吃大菜，去俱乐部，每天上下班还车接车送。

三泽是个普通职员，加代子和他在一起时只能吃些便宜的饭菜，然后就在大街上闲逛。对于这些，加代子已不感兴趣了。因此，她逐渐被高尾的富有所吸引。高尾带她去的地方是她从来没有去过、却一直梦寐以求的豪华俱乐部，还同她乘车游山玩“海”。渐渐地，他们的话题就转到了结婚上来。

“我想请公司的藤田董事做媒人。”

当加代子醒悟过来时，为时已晚。

然而，就在他们订下了结婚典礼的日子时，三泽突然从九州回来了。他的面色苍白。

“你要和高尾部长结婚，这是真的？！”

被他这么一问，加代子显得惊慌失措了。她认为在别的地方不便回答他的问题，便把他叫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他们谈了一个通宵，三泽终于答应不再纠缠加代子了。

加代子对他说，即使她不和高尾结婚，她也不能再嫁给高尾的部下。如果两个人因此而辞掉了公司的工作，那么生活将会更加困难。

天亮了，两个人再次同床共枕，像生死离别一样尽兴地云雨恩爱一番才分手。

现在，这个三泽就站在自己的面前。

“我终于把你等来了。”

三泽的脸比以前更加黑了。

加代子看到，墓碑下已经放了一束鲜花。

“非常感谢您，给您添麻烦了。”

加代子说完，向墓前走了去，往鲜花上又洒了洒水。

然后她双手合十，低头拜了拜后，便把身子转向了三泽。

“你为什么来这儿？”

三泽盯着加代子看了一会儿说道：

“也许是我的孩子。”

“你……说这种话！”

加代子喊了起来，但是，这的确也是她的疑问。

直到结婚的前一天，高尾也没有对加代子提出过和她过一次夫妻生活的要求。结婚的日子，正好是加代子和三泽做过那事儿的半个月之后。

而且，孩子是在9个月时早产的。

“那时，我没有对高尾说任何话。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我说了什么，你会恨我的，我就会永远失去你。后来，你又提前一个月生下了孩子，我一直注意着你和孩子的事情。发生了诱拐事件后，我也进行了调查……”

“那么，你对警察说了那孩子也许是你的了吗？”

连加代子自己也不相信自己会如此冷静地问到孩子的事，也许是一年来关于孩子的喜怒哀乐已使她麻木了吧。

“不，这种事不能说。我只说我在去九州之前一直和你认识。”

“如果说了，那么警方就会怀疑是你诱拐的了吧？”

突然，加代子心中产生了这个疑团儿。

“是吗？警方也这样怀疑过我，可那时我一直呆在东京呢。”

“噢。……那么，今天你想说什么？”

加代子重新站直了身子。

“什么也没有，只是想问一问一年来你们夫妻之间感情怎么样，如果要分手的话，还会不会想起我来。我在那事儿后已辞了公司的工作，现在在神户。你已经不必担心和高尾有什么瓜葛了。”

三泽热切地说道。

如果他不是罪犯的话，那么他也是这个事件的受害者。

于是，加代子的言语也多少和缓了起来。

“太感谢你了。这件事让我想一想吧。不过，现在请你走吧，万一有人看见了……”

三泽点了点头，然后再次向墓碑双手合十后便回去了。

加代子回到家里先问候了一下婆婆，然后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舞子到底是谁的孩子？

对加代子来说，这也是个难解之谜。

只有一点很明确：虽然孩子早产一个月，但却是标准体重。因此，不一定是早产，有可能足月，那也就是说，有可能是三泽的。

高尾的血型是 A 型，加代子也是 A 型，而三泽是 B 型。

难道三泽不是罪犯？

加代子这么一想，其他的各种疑点都涌上心头。

不，也许丈夫一直怀疑我与三泽的关系，经过亲子鉴定后，知道了不是他自己的孩子，难道就不会诱拐并杀害她吗？

她对丈夫也产生了怀疑。

高尾在人们的面前不能公布这个孩子是自己妻子原先的恋人、也曾是自己下属的一名职员的。

那么，他就会采取不公开的办法，将孩子诱拐。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一个不是自己骨肉的孩子和自己生活在一起，还叫自己为“父亲”，还能有什么比这更让人苦恼的呢？而且，一旦她长大成人，还要继承高尾家的一大笔遗产呢！

果真是丈夫干的的话，他是干的出来的。

正当加代子这样想的时候，婆婆走了进来。

虽说是婆婆，也不过才 60 岁，而且样子很年轻。

“加代子，去扫墓了？怎么样，还好吧。我原本也想去的，可又一想，那里面连孙女的遗骨都没有，也就……”

“是的，我的心情也和妈一样，于是打扫了一下墓地就回来了。”

“过几天我还是去吧。院子里的花还够吗？”

“嗯，还够。”

说到这儿，加代子一下子慌了。

在墓碑下，还有三泽送来的鲜花呢！如果婆婆看到那束花肯定会生疑的。于是，她连忙说道：

“妈，我看去不去扫墓再说吧。今天，我想吃您做的寿司，好久不吃了。我帮忙。”

婆婆盯着加代子看了半天才说：

“好吧，反正今天阳一郎回来的也早。”

于是，加代子一边对婆婆说让知子出去买些做寿司用的材料，一边在心里想：

也许婆婆和知子也是罪犯之一呢！

因为当时生下舞子时，她就老对知子唠叨：

“不像阳一郎呀！”

而且加代子还常常发觉，在自己不在家时，自己的东西有人动过。

尤其她有的一封还未能处理掉的三泽的信被人动过之后，她着实惊慌了一段时间。

从那以后，加代子总觉得背后有婆婆那双充满了怀疑的目光在审视着自己。

知子是加代子嫁过来之前，在高尾家当佣人的一个 24 岁的女孩子。

加代子嫁过来后，全部家务都是婆婆和知子干，加代子从不插手。

开始她还挺高兴，但后来就觉得不对劲儿了。

知子会不会早就和丈夫有过那种关系？

她这样担心，便请丈夫辞掉知子，但丈夫只是一笑了之：

“ 没有了佣人可不行，将来有了孩子，家务和照料孩子一起干可受不了哇。刚刚生过孩子，母亲的身体都很弱，什么也干不了。再换一个新人，还不如用老人顺手呢。而且妈妈也不会同意的呢！ ”

但加代子开始讨厌起知子了。当然，知子也开始憎恨加代子。

我们有了孩子，夫妻、家庭关系都好了，知子当然会产生嫉妒心理，也会把孩子弄走的呢！

正当她这样胡思乱想时，电话铃响了。

偏巧这会儿知子没有出门买东西去。

来电话的是个女性。

“ 喂喂，您府上的孩子在我这儿，她很好。 ”

加代子惊呆了。

4

“ 你，你是什么人？！ ”

加代子手握听筒问道。

她的心跳剧烈，自己都可以听到了。

“ 我是名古屋的吉川保育所。一年前放在我们所的孩子，您不来看一下吗？ ”

对方不紧不慢地说道。

“ 什么？请您详细说一下。 ”

加代子又惊又喜地说道。

原来，这位女性叫吉川，在名古屋开了一家私立保育所，主要招收女招待、女职员子女。据她讲，一年前的一个早晨，在保育所的门前放了一个孩子和 200 万日元的现金。

“ 孩子的身上还有一封信，写着‘因为有事，我把孩子放在您这儿一年。过一年之后，我再来联络’。我们的保育所收费标准是一个月 10 万日元。而且这类的情况也很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寄存孩子的。因此我想这个孩子也是某个原因才这样做的。快到一年时，有人来了信，让我按这封信上写的电话号码给您打电话…… ”

加代子兴奋地失声痛哭起来。

“ 太感谢了，我马上就去，请把贵府的地址和电话告诉我，拜托了！拜托了！！ ”

她几乎是喊了出来。

舞子被诱拐后，也有人来过几次电话，但都是罪犯或恶作剧的人打来的，加代子已经烦透了。但她认为，一年后的今天的电话，是千真万确的。

加代子记好了对方的地址和电话后，立刻奔向厨房，把这件事对婆婆说了。

“ 妈！妈！大事！大事！孩子，舞子找到了！在名古屋！ ”

“ 真的！不会又是捣乱的电话吧？ ”

婆婆一脸狐疑。

“ 不过，我认为这次是真的！不像是罪犯打来的！不管怎么说，给我丈

夫打个电话，让他马上回来吧！”

“可又弄错了怎么办？”

正说着，阳一郎刚好回来。

“啊、啊，你，舞子、找到了！！”

“什么？！”

丈夫的反应很快，他听完后，马上给警方打了电话，然后准备东西去名古屋。

“有钱吗？多少也得要 100 万吧！”

阳一郎说道。

“没有，不过有信用卡。”

“好吧，到时候再取吧。”

阳一郎和加代子上了车，警车在后边跟着。

开车的阳一郎异常兴奋，目光炯炯有神，他也因失去孩子而受到了相当大的打击。

“你说真是我们的孩子吗？”

“不知道。大概百分之五十是舞子。”

两个人好久没有这么开心地说过话了。

两辆车在京都南入口处进了名（古屋）神（户）高速公路。时速已达到了 100 公里。

汽车驶过了栗东，又驶过了多贺。

5

1 小时 20 分钟后，他们到达了目的地。

吉川保育所是一家离繁华大街稍远一点儿的住所。

他们把车停在了门旁。阳一郎和京都市警察局的山仓警部打了一下招呼。

“那么，我和加代子先进去，听一下情况，看对方有什么要求再领走孩子。详细情况回头再说，您看行吗？”

“好吧，我们离开这儿在一旁看一下情况。”

于是，阳一郎和加代子互相点了点头，便来到了门前。阳一郎干咳了两下，按了一下门铃。

“来了。”

随着喊声，从里面出来了一个 40 岁左右的中年妇女。13

“啊……我是您打电话的高尾，您说我们的孩子在您这里？”

于是，这个女人“啊”了一下，看了看两个人说道：

“请稍等一下。我是吉川。秋子，秋子！”

“喂，干什么？”

里面有人答应道。出来的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姑娘，怀中抱着一个婴儿，手里还拉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

加代子瞪大了眼睛看着那个婴儿，可那是个男孩子，也就刚刚 3 个月，不是加代子的孩子。

“把奈奈带来。啊，不，从今天起该叫舞子了。”

“好。”

叫秋子的这个姑娘看了一下阳一郎夫妇，把怀中的婴儿交给了吉川，又飞快地返回了里面。

“您这儿有多少寄存的孩子？”

加代子小心地问道。

“现在 5 个。我有好几个人帮忙，可还是忙不过来。”

加代子仔细地观察着这个叫吉川的女人。她是个很普通的妇女，从她那抱孩子的样子来看，不像是罪犯的样子。

她什么也不知道的。

不一会儿，秋子便领来了一个梳着娃娃头的 1 岁女孩子。

她的眼睛骨骨碌碌地转动着，样子十分可爱。

“就是这个孩子。啊，请再等一下。”

吉川说着，回到里面，拿来了两个信封。

“这是当初放在孩子身上的信，这是这次来的信。还有一个盒子，放着一年前她的衣服，好漂亮呀！”

加代子又一次瞪大了眼睛，看着盒子里的东西。

里面放着一件带花边的桃红色的婴儿服装和一件白色的浴衣，上面还有红色的钮扣。

“啊，没错！是她，是舞子！！”

加代子一下子抱起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被眼前这个女人的举动吓坏了，大声哭了起来。

“舞子，舞子，别哭、别哭。”

阳一郎也一把把她抢到了自己的怀中。

他也流下了眼泪。

过了好一会儿，阳一郎才想起看那封信。

信上的字写得很难看。

因为某个原因生下了这个孩子。我要拼命工作，一年后再来领这个孩子。但请无论

如何不要报警，好好为我养育这个孩子。她叫奈奈。这儿有酬金 200 万日元，权作养育

费吧。一年后，我必然带重金酬谢！请费心照料。我是酒吧的侍者。

“您府上出的事儿我知道，但我一直没有想到是这个孩子。”

吉川解释道。

加代子又打开了另一封信。

已经一年了，奈奈好吗？现在您已经不奇怪了吧？奈奈的真名叫高尾舞子，是住在京都的高尾阳一郎的孩子。由于我不能来领取，请直接与高尾阳一郎联系。他们会很高兴地领走这个孩子的。请向他们要 200 万日元的养育费。拜托了。

信中还写下了高尾阳一郎的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

阳一郎放下信，冲妻子问道：

“你看她的脸，像不像？”

“不知道。小孩的样子一天一变呢！虽然我们的舞子屁股上有块青记，可小孩子差不多都有呢！”

加代子看着哭着的这个孩子的屁股说道。

阳一郎看这个孩子的眼睛和自己的一样大，便满意地说道：

“要不，先领回去吧？我想不会错的，回去后可以再查一下血型……不

管怎么说，我们应还人家礼呀！如果是我们的，我下次一定带 200 万日元酬谢！”

阳一郎说完后，吉川点了点头，便把孩子交了过去。这会儿这个孩子已经不哭了。

6

自从这个孩子带回之后，高尾家又充满了欢声笑语。

阳一郎马上带她做了检查。不但血型是 A 型，而且耳形、骨骼、手、指纹等，70—80% 都与高尾家的血缘相近，因此大家再也不怀疑什么了。

由于孩子还小，不习惯这儿的环境，高尾决定先做上述鉴定，以后再做大的检查。

由于目前还没有否定的材料，所以一家人高高兴兴。

警方也对吉川和美进行了调查，但她是在存放舞子事件 3 年前开办的这家保育所，案发当日也一直没有离开过名古屋，所以也排除了她作案的可能。

另外，她的保育所中的另外两名工作人员也证明，吉川与高尾家没有任何关系。孩子当时的情况也和吉川所言一样。

于是，警方只是斥训了一下吉川和美：应于一年前便报警。除此之外，高尾家也没对此事有任何追究。

“舞子、舞子，给你玩具！啊，笑了，笑了，真可爱呀！”

加代子已经专心一意地照看舞子了。从那以后，丈夫阳一郎也回来的早了，整个家庭都充满了祥和的气氛。

大概是在保育所里呆惯了的原因，舞子回到高尾家后，很快进入了女儿的角色。

婆婆真子也完全充当了奶奶的角色，只要一会儿看不到舞子，就边喊边四下里到处找：

“舞子，舞子！”

只有知子一个人对家中突然出现的孩子感到讨厌，脸上常常带着反感的神情。

好像她对加代子的不幸灾乐祸，而嫉妒夫妇俩又重归于好。

然而，由于家中多了一个孩子，洗衣服、洗澡、喂饭，一家人忙的不可开交，因此加代子也不能再提解雇知子的事了。

来客也多了起来。

报社、杂志社、电视台的记者，还有警察也来过许多次，一天下来，加代子累得精疲力竭。但尽管如此，她还是感到心中十分高兴。

一家人看到电视台和报纸、杂志上刊登的舞子的照片，都说什么地方像阳一郎。由于这一点，加代子心里也多少有了些安慰感。

孩子一年去向不明，这是神的惩罚，也许是对我决定了结婚后还与三泽发生肉体关系的惩罚吧。

加代子这样认为。

刚刚听说找到孩子时，加代子心里确实十分高兴，但又产生了种种不安。例如，如果查出血型不符等等，一旦使丈夫察觉出她与三泽的关系，那可就全完了。

但是，今天这种不安已消除了。

当然，化野的舞子墓，也马上雇人铲平了。

“当初我们修舞子的墓时，也许就是一个预兆。”

丈夫兴奋地说道。

“不过，这简直是一场梦呀！我当时还真想花 5000 万日元换回孩子呢！”

听了加代子的话，丈夫也点了点头。

“我们只给了吉川 300 万日元，这样合适吗？警察还对她进行了反复盘问，太有点那个了。要不再送点儿礼吧？”

很快一个月过去了。舞子每天迈着蹒跚的步子，跌跌撞撞地走着，语言也多了起来。

开始会说的就是“爸爸”、“妈妈”。每当舞子抬起她那纯洁无瑕的小脸喊着“妈妈”时，加代子都情不自禁地流下热泪来。

好像大家全把那不幸的一年忘了，舞子完全成了家族成员。

这一天，加代子正领着孩子玩儿，突然电话铃响了。加代子若无其事地拿起了听筒。

“你的孩子在吗？她不是你的孩子。”

对方是个女的，冷冷地说了这么两句。

“你说什么？！我的孩子回来了！”

加代子心头掠过一丝阴影。

“哈哈，错了！你生的那个孩子的脚底下好像有个黑痣吧？现在在你那儿的孩子有吗？而且，一年前那个孩子的围嘴和被子下面的尿布，还在我手里呢！”

加代子大吃一惊。的确，她清楚地记得，自己生的孩子的脚底下确实有一颗很大的黑痣。

加代子慌了，她用手捂住话筒，打算把孩子叫回来。

没有黑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加代子又仔细地看了看孩子的脚，也不像有被手术切除过的样子。

“没有黑痣吧？这是个假的！”

“可是血型是对的。”

加代子竭力冷静下来说道。

“和谁的血型对？和你丈夫？开玩笑。你和你丈夫之外的另一个男人生了一个孩子。当然了，现在你对你身边的这个孩子做什么检查都不会露出什么破绽的。不过，等她再大一点儿的时候，再进行详细地检查看看吧！那时你就会明白，这个孩子不是你和你丈夫的！”

对方自信地说道。

“胡说！胡说！不要恶作剧！不要破坏人家的家庭！”

加代子几乎是哭着说道。

“好了好了，去看一看你的信箱吧！里面放着一年前你那个孩子的照片，还有一张最近的。一模一样呢！”

说完，这个人便挂上了电话。

第二章 电话之谜

1

加代子马上放下电话，奔向了信箱。

但是，女佣人知子比她快了一步，抢先打开了信箱。

“刚才邮递员放进来的，是什么？”

知子取出了一个白色的信封来。

“噢，快把它给我。”

但知子翻来覆去地看了看之后才递给加代子。

“连发信人的名字都没有哇，这是怎么回事儿？”

加代子从知子手中取过信封，马上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婆婆问知子是什么信，但加代子虽然听到了也没有回答，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了那封信。

“啊！”

信封里果然掉出了两张照片。

一张是一年前舞子被诱拐之前的照片。那时她躺在床上抱着奶瓶，脚底上有一颗挺大的黑痣。

尿布包着的舞子的这张照片是在家里拍的，而且还是加代子拍的，这一点加代子心里十分清楚。

另一张是一个站在地上笑着的女孩子的照片。

她大大的眼睛，十分可爱，但不是现在在自己身边的舞子，是另一个女孩子。

她果然和舞子很像呀！

加代子的心跳加剧了。

到底哪个是真正的舞子？！

于是，她拉开抽屉，找出了舞子回来后照的照片进行比较。

回来的这个孩子眼睛像丈夫一样，而照片上的这个小女孩，倒是和自己相似。

这是上天的惩罚吗？

如果果真是自己在和高尾订了婚之后又和三泽发生了那种关系而生的孩子，再进行严格的检查，会清楚到底是谁的孩子的。

如果没有那样的事情，自己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对丈夫说出此事，并进行严格的鉴定，看看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但是，既然和三泽有了那种极端的秘情，这个电话中所说的事对丈夫、对婆婆就都是秘密了。

难道我在养育着别人的孩子？

当初那幸福感一下子变成了失落感。她看了看院子里的绣球花。

绣球花的含意是背叛或乱伦之意呀！

正在这时，婆婆拉开隔扇走了进来。加代子慌忙把照片藏了起来。

“加代子，听知子说有一封什么信，有什么事儿吗？”

“啊，什么也没有，是一家公司的产品推销广告。”

“是吗……”

婆婆紧紧地盯着加代子。

晚饭时，家里又热闹起来了。

丈夫阳一郎回来的特别早。他一进门就抱起舞子亲，还把她向空中扔。

“啊，吃饭了。快坐在椅子上，舞子！”

丈夫把舞子放在她的小儿椅子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喂，加代子，怎么啦？快把舞子的勺儿拿过来！”

“啊，对不起。”

丈夫喂了几口后，舞子便自己吃了起来。加代子看着舞子那柔嫩的小手不停地向嘴里塞东西，便也不停地告诫自己：她是我的孩子，肯定是。

这时，婆婆和知子一直盯着加代子。

加代子给孩子洗完澡，让她睡了觉之后，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她突然看到抽展开了一个小缝儿，不禁吃了一惊。

她迅速拉开抽屉，一看，那封信和照片都挪了地方。

谁看这封信了？

加代子眼前出现了婆婆和知子的面孔。

也许是丈夫……

第二天中午，电话铃响了。

难道又是她？

加代子犹豫地拿起话筒，原来是三泽打来的。

“啊，是三泽……”

“祝贺你呀，孩子回来了。”

“嗯，谢谢。”

“我可不可以抱一次舞子？”

“不要了吧。请不要再想这些事了，也不要再打电话了。”

“为什么？怎么啦？这一年里，我白天黑夜睡不安稳。求求你了，就一次，让我抱抱她吧。”

“不行！”

加代子又一次拒绝了。

“怎么，孩子不能带到外边来玩儿吧？如果在外边，行人过去抱抱也不是不可以的嘛！好吗？明天傍晚，5点左右，你带孩子出来玩儿。我就抱一下……”

“那……”

“好了，就这样吧！”

三泽挂断了电话。

他坚持认为这是他的孩子，也许不答应他的话，他会老打电话来的。

加代子的心情又沉重起来。

第二天，舞子有点儿发热，好像感冒了，于是带她去看了医生。此时知子去取药了。

加代子看着表。

5 点了。

“加代子，干什么呢？怎么注意起时间来了？”

婆婆问道。

“不，什么也没有。我想知子快回来了。”

“取药要一个小时呢！根本不会这么快回来的。”

“那倒是。”

这时，加代子从窗户向楼下的大街上看去，她的心又紧张起来。

果然，三泽来了。他在门前踱来踱去。

今天要完了，阳一郎很快就会回来了。

她又往下看了几眼，三泽没有离开的意思。

为了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她来到了厨房，开始准备饭菜。

“哎呀，加代子，菠菜不能这样切，要用开水焯一下。”

“对不起，我忘了。”

婆婆惊讶地看着加代子。

这时，知子进来了。

“夫人，有个奇怪的人在门外边转来转去，好像想见我们家的人。”

知子说的夫人是指加代子的婆婆。

“你看那个人要干什么？”

婆婆问道。

“我问了问他，他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样子好奇怪呀！”

“他再来就报警，也许是个强盗呢！”

“哎呀，如果是强盗，那家伙也太呆了。加代子，你没有什么事儿吧？”

知子看着加代子反复地洗菜，也感到十分奇怪，便问了一句。

第二天，三泽又打来了电话。

“你骗了我！”

三泽愤怒地骂道。

“孩子发烧了，我带她去看了病。真的。”

“那明天不要紧了吧？”

“等一下。你来回在这儿转悠，家里人都怀疑上你了，等几天吧？”

“等多长时间？”

“嗯……一个月吧？”

“不行，太长了！那么，一个星期后，还是 5 点？”

“时间太紧了，5 点不好出来。”

“那我再打电话。”

说完，三泽挂了电话。

她刚一出屋，婆婆就盯着问：

“加代子，哪儿来的电话？”

“噢，是一个朋友，打听孩子的事。”

“朋友？哪一位？”

“恭子呀！”

“噢——那请人家来看看嘛！”

“好吧。”

正说着，电话铃又响了。

“说说孩子的事儿。她病了。”

又是那个神秘女郎。

加代子想挂上电话，可她突然听到了孩子的哭声：也许是自己的孩子。万一她真的病了呢？

“病了？”

“发高烧哪！‘妈妈、妈妈’地一个劲儿叫，也许要死了呢！”

“请大夫吧！”

“没有钱呀！”

“你先垫上嘛！就算是我的孩子，你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呀！”

加代子一边注意着厨房那边的动静一边说道。

“好吧，我去找大夫。”

加代子放下电话，又怕婆婆问是谁打来的，没有再去厨房，悄悄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她出了一身冷汗。

难道这个女人说的孩子真是我的孩子？而且那孩子真的病了？

她想着想着，心情紧张起来。

这个女人会不会是和三泽一伙儿的？

她脑子里突然闪出这么一个念头。

如果是的话，那么她肯定知道自己和三泽的关系，并把这些事做为筹码威胁自己。而且，她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自己敲诈金钱的。

那么，为什么会一边打电话一边有孩子哭呢？

也许是录下的音吧？也许是她自己的孩子呢！

对！照片上的那个孩子脚上的黑痣，是用笔画上去的！

不过，她怎么会那么清楚是在右脚的第二趾下方有个黑痣呢？

于是，加代子决定请兴信所的私人侦探调查一下三泽身边都有什么人。

她利用外出学习茶道的日子，去了一家位于京都市市中心的兴信所，请求调查一下关于三泽身边女人的情况。

回家时，她发现信箱里有一个邮包。

“这是什么？”

加代子小心翼翼地拿起来看了看。

寄件人和收件人都没写名字。

她把这个小包藏在手提包里，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她解开缝线，打开小包。

“啊！”

原来里面是当时舞子被诱拐时的一半婴儿衣服和护身袋。

这些都是加代子亲手做的，而且在这个包里，还有加代子写的舞子的名字和出生年月日。

没错儿，这些东西只有罪犯才有。

第二天，罪犯又寄来了连着拍得三张不同日期的照片，都与回来的“舞子”长得不像。

加代子失望地盯着照片上的“舞子”。

虽然说被诱拐的孩子回来了，但加代子却每天都在不安中度过着。

电话铃声不断，一天里有时会收到好几个邮包。

电话有时是三泽打来的，也有时是那个神秘女人打来的。

如果不是加代子接，对方就什么也不说地挂断电话。

“夫人，最近老有人打来电话，什么也不说，真讨厌，怎么办？”

知子一天到晚缠着婆婆真子唠叨。

“如果是加代子来接，就会说上一会儿，这是怎么回事儿？”

知子从不称加代子为“夫人”。

“还是和阳一郎商量一下吧。而且家门前总有一个奇怪的男人……”

婆婆对加代子说道。

似乎她要跟加代子好好谈谈。

一天，阳一郎买回了一架录音电话。

“安上这种电话，有人打来时便可自己录下音来。如果录上打电话的人的声音，也许在什么时候会用上呢！万一再碰上诱拐舞子的罪犯，还可以有助于破案呢！”

安好后，阳一郎让加代子录上音：

“您好，这儿是高尾家。您是哪一位？因为现在家中无人，如果要留言的话，请您讲吧。回来后会给您回电话的。”

阳一郎听完，一边给加代子递过笔记本，一边说道：

“说完‘您是哪一位？’后，要稍微停顿一下。如果知道对方是谁的话，就马上拿起电话。不要让人家等候。”

知子和婆婆像看什么稀罕物似地盯着录音电话。

虽然加代子被阳一郎教了一番，但是，白天她常常在家，如果她接就不必等候了。

加代子胆战心惊地录完了声音。她对接电话已感到是一件疲劳的事情，但不来电话，她又怕对方直接找上门来。她的心情就是这样十分矛盾。

终于，加代子的担心成了现实。

在安上了录音电话的第二天，电话打来了，而且是加代子担心的人打来的。偏巧这时她正在厨房炸虾，停不下手。

当她听到好像是电话铃响后，便慌忙关上煤气，来到电话机旁，但偏偏知子早她一步来到了电话机旁。

按着阳一郎的意见，在说完“您是哪一位”之后要停顿一下，但对方以为是加代子本人在接，便迫不及待地说道：

“加代子，是我，三泽呀。怎么样，明天能把孩子带出来吗？”

录音电话是不用听筒的，因此电话机旁边的人都可以听到。

当然，知子也听到了。

加代子慌忙挂上了电话。

“是谁来的？知子。”

正好婆婆又来了。

知子连忙抢先一句：

“是一个叫三泽的男人呀！说什么孩子能不能带到外边什么的。可加代子给挂断了。”

“加代子，三泽是谁？”

婆婆真子盯着加代子问道。

“大学一个班的同学。”

“那他干吗让你把孩子带出去？”

“这个……他现在在一家杂志社工作，想写一篇以‘回来的孩子’为题的报导，不过我不同意。”

加代子撒了个谎。

“如果是采访，就堂堂正正地来吗，那人有病！”

真子说完便走了。

“没把你当哑巴！什么地方都有你插嘴！”

加代子瞪着知子说道。

“对不起。可是，那个人昨天就打来了电话，是你正好去看牙医的时候。不过我没有对夫人说。”

“我去看牙医的时候？那我回来应当看到录音电话的灯亮着呀！他怎么说？”

加代子问道。

如果知道昨天他来过电话，自己也就不必那么慌了。

“因为昨天没有打开录音，所以没有录上。对不起。”

知子一副内疚的样子。

5

加代子决定不用录音电话了，因为万一让知子知道了就坏了。

三泽也好、神秘女人也好，只要听到不是加代子的声音，他们就挂上电话。但是录音电话则不同，磁带上是加代子的声音，他（她）们会认为是她本人，所以会说出什么来的。

没有办法，加代子只好想办法把孩子带出去。

第二天，婆婆去学习茶道和插花了。加代子便指使知子去百货商店买东西。知子最喜欢逛商场了，一出去就是大半天。

两个人都出去了，加代子也可以把孩子带出去了。

舞子想要睡觉，因此情绪不好。由于院子里有个秋千，舞子就非缠着要打秋千不可。

正在这时，一个邻居走了进来。

“夫人，小舞子，打千千呢！”

她对舞子说道。

“是啊，她非要玩这个……”

“怎么啦，妈妈不让玩呀！”

这个人弯下腰哄着舞子。

“舞子，来和姐姐玩吧？来我家吧？”

舞子十分高兴，可加代子慌了。

“马上要睡午觉了。”

于是，舞子马上哭了起来。

这时已经过了约定的时间，可三泽还没有出现。

正当加代子左右为难时，三泽出现了。

“对不起，路上堵车。来，舞子，让叔叔抱抱。”

三泽要抱，但舞子马上逃脱了。正在这时，婆婆真子突然来了。

“照像，你快照像呀！”

加代子低声催促着。

“哎呀，照像机忘了带了，怎么办？”

三泽慌慌张张地掏出一个笔记本，装出采访的样子来。

“嗯——你见到丢失一年的孩子后，有什么感想？”

婆婆见状，便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站了下来。

“是的，心里很高兴，仿佛是在做梦！”

“是吗？那么，舞子，和我握握手吧？”

但舞子一下子钻到了加代子的裙子里边。

这时，知子也回来了。

“加代子呀，我忘了带钱了。……”

知子边说边走了过来。

“哎呀，这不是三泽先生吗？是我家老爷公司的……”
她大声说道。

“噢？你怎么认识我……”

三泽有点儿惊慌了。知子得意地笑了笑：

“以前你来过一次嘛！和老爷一块儿。”

“是吗？我都忘了。现在我早不在那儿干了。”

“现在你去了哪儿？”

“嗯——”

“他现在在一家杂志社，今天来采访舞子的往事来了。”

没办法，加代子只好替他说了。

“噢？哪家杂志社，带本杂志让我看看。”

知子没完没了地说着。

“别没大没小的……”

加代子冲着知子说道。

“不是什么大杂志社。那么，我告辞了……”

站在一旁的婆婆始终听着三个人的对话。

“来吧，请进来吧。阳一郎也快回来了。你们不是好久没见面了吗？”

加代子紧张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妈，舞子该睡觉了，以后再说吧。”

加代子给三泽使了个眼色，三泽便顺着杆儿爬地说：

“是啊，我还有事，先走了。”

说完，他快步离开了。

6

一进家，婆婆便把加代子叫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加代子，你和那个叫三泽的男人是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因为他听说孩子被诱拐了很担心，曾打来过电话。后来听说孩子又回来了，还打来电话祝贺。他还想见一下孩子，就这些。”

加代子从容地说道。

想见谁是我的自由，用不着你说三道四。

加代子在心中说道。

就算是自己见了朋友，你当婆婆的也不能太过分了。

大概婆婆明白此时此刻的加代子的心理，因此没有像平常那么厉害地说道：

“在大街上和一个男人说话，街坊四邻会笑话的。以后多注意一些。”
说完，她就去了厨房。

这一天，阳一郎一回来，他们的话题就转到了三泽身上。

“三泽？三泽早辞职了，在市内一家不动产公司工作呢！不是周刊杂志的记者。加代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阳一郎盯着加代子问道。

加代子又用同样的话加以辩解。

“他在孩子被诱拐时来过电话？不过呀，当时警方都安了窃听装置，没听到有个叫三泽的人打来过电话呀！”

于是，加代子连忙说：

“也许不是打的电话，好像是写的信吧。反正当时我心里全乱了，光想孩子的事了，忘了是怎么回事了。但最近他打过好几次电话，我还挺感激他的。
37

好了，别说了，看舞子还烧不烧了。”

这时，加代子想马上终止这个话题，但心里却心神不宁。

后来，又过了两三天，加代子打开信箱时吓了一跳：里面放了一个没写收件人和寄件人姓名、地址的白色小包。

幸好婆婆去亲戚家做法事了，知子也带孩子去附近的公园了。

是炸弹吧？

加代子一边想着一边打开了小包。

从里面掉出了一盘录像带。

她马上回家一看，一个女孩子在百货商场的楼上玩儿。

又是那个女孩子。

她骑着儿童车，一边笑着，一边给楼上的兔子喂草。

好像我呀！

加代子怎么看那个女孩子也像自己。

从未有过的一种怜爱之情从她心中涌了出来。

录像很短，但给她的印象十分强烈。

而且，那孩子笑起来的样子和自己一模一样。

渐渐地，加代子对舞子产生了一种厌恶感。舞子刚回来时，加代子恨不得每天都吻上几口舞子，而此时此刻，她想冲舞子发一通儿火。

然而，她的这种感情变化，马上先让婆婆察觉到了。

正在这时，兴信所关于三泽的调查报告也到了。

加代子迫不及待地看着。

一年前，三泽因交通事故受了重伤，办理赔偿过程中，证明他没有妻子，也没有孩子。他身边有几个和他关系密切的女人，但都没有孩子。

他知道自己没有孩子，难道对舞子的爱是一种异常心理？

第三章证人之死

1

加代子一边用玩具哄着舞子玩儿，一边在心里放心地想着事儿。

这个孩子真的不是我的吗？

社会上也有过这种事情，被诱拐的孩子又回来了，而且丈夫、婆婆也信，舞子又是那么样地可爱。

因此自己也应信。如果没有那个神秘女人的电话就好了！这时，她又想起了那张照片。

会不会是弄错了呢……

这一天，婆婆去茶道协会了，不在家。

因为阳一郎公司有人结婚，知子被叫去给那人送礼，也出门了。

这会儿是加代子心情平稳的时间。

“小舞子，吃饭吧？”

她的话音刚落，电话铃响了。她打了个激灵，马上抓起了话筒。

和她的预感一样，是那个神秘女人。

“这会儿没有人吧？我有件事。这会儿你的孩子病着呢！如果你出点儿钱，我就去请大夫。”

“这个……”

“快点吧。一共 300 万。”

“啊？这么多……”

“好了！按我说的送来！”

接着，这个女人便对加代子交待了送钱的方法。

从加代子的家出来，拐弯后上大道，一直朝东走，有一个公用电话亭。明天 2 点送到。

“那么多钱，不能这么快……”

听加代子这样说，那个女人冷笑了一下问道：

“那就让你的孩子等死？如果你不答应，我就剁下孩子的一个手指，和她的照片一块儿送去！”

说完，她就挂上了电话。

加代子丝毫没有发觉舞子正坐在地上哭，她茫然地站在那儿。

报警吗？

虽然她这样想了想，但再一想，这样会把自己的全部秘密都暴露了，便又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

警察会问：一年前丢失的舞子不是回来了吗？

而且，也许在警方抓住那个女人之前，孩子的手指已先送来了。

考虑来考虑去，加代子只好推着小孩儿车出了家门。

她只好去银行取钱。

高尾家的财政大权在婆婆一个人手中，因此，加代子的私房钱的来源，只是生日时丈夫的贺金，以及当姑娘时存下的钱。

但那也决没有 300 万。

她去银行取了 200 万，仅有的 200 万。

然后又去了平生第一次去的当铺。

她想用东西先换取点儿钱。

她手里还有结婚时阳一郎给她买的豪华手表和家里的几枚古代钱币。也许这些还值 100 万吧。

阳一郎喜欢集古币。地下室里专有一间存放和展览古币的房间，抽屉里也放了不少。

怎么够 300 万了。

第二天，下午 2 点整，加代子带着钱来到了指定的电话亭。

大概过一会儿会来电话，再让我去别的地方。

加代子心中暗想。

果然，电话铃响了。这是一个女人打来的。

“钱拿来了吗？”

“嗯，不过我只有私房钱，才 200 万，我只好卖了点……”

对方不等她说完就命令道：

“电话亭周围有人吗？如果有人就老实说，钱就没有用了！”

加代子看了一下周围。大道上有两个电话亭，没有人在附近。

“谁也没有。”“好，拿下电话号码本。”

加代子连忙从亭子上取下电话号码本。

“翻一下。”

对方命令道。

这是一本普通的电话本。

“看到什么了吗？”

“啊，没有，在第几页？”

加代子一问，对方冷笑了一下：

“取下另一本。”

“另一本？没有哇！”

“不，肯定有！”

加代子一低头，看见地上扔着一本。

“啊，有了。”

“好，打开。”

加代子连忙想翻开，可怎么也打不开。

这是怎么回事儿？

2

这时，对方突然说道：

“书皮上有个窟窿，这本电话号码本中间是空的。”

加代子听了这话吃了一惊。

果然，在书皮上有一个窟窿，被封套挡着。

“把钱放进去，然后你离开。”

加代子心里“怦怦”直跳，但她只好按对方说的去做。她感到那个女人像个恶魔一样紧紧地抓住了她的心。

“不过，你出去后不许回头，马上回家。孩子平安无事。”

于是，加代子像得到了大赦令的人一样，飞也似地回到家里。

到了家，她的心还在剧烈地跳动。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在公用电话亭，一般没有人要查电话号码，或者说，即使有人要查电话号码，一般也是向上边看，找号码本，决不会翻一本脚底下的旧的。

因此，那个女人肯定是在附近的一个什么地方打来的电话，等加代子一走开，她看没有人后，便会去把钱拿走的。

当她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时，又突然涌出了一个新的担心。

她就向我敲诈这么一次吗？如果她再要钱的话，我可真的没有了。

再有，如果丈夫发现他送我的表没有了，家中的古币也少了怎么办？我怎么对他解释呢？

加代子的心情越发不安起来。

当然，最使她担心的还是孩子：这次回来的舞子和当时被诱拐的孩子是一个人吗？

对了，应当让名古屋那个叫吉川的女人看一下照片，再向她打听一下，对比一下诱拐前舞子的照片和这次神秘女人送来的照片不就弄清了吗？可能的话，还可以看一下这一年里“舞子”在保育所里的照片呢。

加代子下定了决心。

婆婆和知子还没有回来，加代子默默地准备晚饭。

又过了3天，加代子开车出了家门。

她说在伊势要开一个大学时的同窗会，但实际她要去名古屋。

也许婆婆和知子对已成为人妻的儿媳热衷于开什么同窗会根本不信，认为是为了去干别的什么事吧，但此时此刻加代子已顾不上那么多了。

汽车一进入高速公路天就下起雨来。过了栗东、多贺后，雨更大了。到达养志时，简直成了倾盆大雨。她的刮雨器不停地动着，但前方的能见度还是太差。

如果在这儿发生了交通事故，或我死了，家人可就知道我没有去伊势了。还是多加小心吧！

于是，她紧紧地握着方向盘，小心翼翼地开车，十分留心车胎打滑，瞪大了眼睛看着前方。

幸好，雨越来越小了。当她到达名古屋市内时，雨基本上停了。

她把车停在了保育所附近，使用汽车上的“大哥大”挂通了吉川和美的电话。

“我是高尾加代子。我想找您了解点儿情况。我就在附近，是不是可以见一下您？”

吉川一听是加代子，十分惊讶地问：

“您怎么来了？舞子病了吗？”

大概是因为加代子的话太严肃、太认真了吧。

加代子笑了笑，然后对吉川说，因为不想让保育所里的别的人知道她来过，吉川是不是可以出来谈谈。

“有什么事不好进来的？我这会儿一时还腾不开手呢！”

对方好像有戒备似地说道。

“是这样的，孩子出生后，我为她集了一册像片，但这一年里她不在，缺了这重要的一年的，我想您如果有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要几张？我正好有事来名古屋，所以就來您这儿了。做为酬谢，我带了20万日元。我丈夫想来，但他太忙，因此委托我转交您。所以我不想让别人看到。”

也不知道吉川信不信，反正后来她答应出来了。

3

“那您稍等一下，我把活儿安排一下。”

过了一小会儿，吉川左顾右盼地走了出来。她一看果然就加代子一个人，便一溜儿小跑地走了过来。

加代子和她闲聊了一会儿便问：

“照片带来了吗？”

“哎呀，我们这儿不怎么照相，还有的孩子一照相就哭，所以……另外，我们这儿的委托人都不愿让给孩子照。”

“为什么？”

“有许多酒吧招待的孩子是私生子，她们不愿意让外人知道这些事儿。”

“噢……可是，一两张也没有吗？”

“是呀，不过，好像有那么两张。”

“让我看看吧？”

说着，加代子把吉川手中的照片拿了过来。

这是舞子的照片，可是是最近的。

“您没有一年前她刚来时的吗？”

加代子的表情变得严峻起来。

“真的没有。在她来后的两三个月时照过，但早就找不到了。”

加代子不知道吉川这话是真是假。

“那么，您看一下这张照片。前几天一个人送来的，说这才是我的孩子。您看她和当初送来的孩子一样吗？”

加代子让吉川看了神秘女人送来的照片。

“嗯，像是像，不过……”

吉川又摇了摇头。

“怎么啦？”

加代子问道。

“我觉得哪儿有点儿不像，是不是别人的孩子？”

“可她足底下有块黑痣吗，我的孩子也有，但我接回去的孩子没有哇！”

吉川沉默了。

“请您说真话。您知道什么的吧？”

“不，我什么也不知道。当时的信和这次的信我都给您了。你们的人也对我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调查。要是您不认为是自己的孩子，能领回去吗？”

吉川说完就要回去。

“我再不回去，孩子们就要闹了。如果这两张照片您不要，就请还给我，怎么样？”

吉川要过照片就要走。

“请等一下。我只是想知道真情。我丈夫相信这是我们的孩子，所以，就是弄错了我也不能说。这是一笔酬金，请您收下。另外，如果还有她的照片，我还要看看。还有吗？”

吉川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吉川发怒地冲加代子吼道：

“我可以再找找！不过，我认为你的孩子根本就没有黑痣什么的！如果你硬说你的孩子脚底下有个黑痣，那这个孩子可是没有的呀！你来领这个孩子时，为什么不认真对一下呢！现在你说这种话，这可太为难人了。”

说完她就走了。

加代子无可奈何地发动了汽车。

她打算今晚住下来，明天再求求她。

她在饭店订好房间后，便给家里打了个电话。

“我这会儿在伊势的饭店里，刚刚吃过饭。舞子好吗？”

“啊，很好。你别着急，好好玩一玩吧。”

丈夫什么也不知道似地说道。

4

第二天，加代子又一次来到了保育所。

她想，昨天是突然来访，所以吉川有了警戒，那么今天干脆花 20 万日元把有关舞子的照片全买下来，也许事情好办一些。

只要给了她钱，即使孩子不是自己的，让她保密，不对丈夫说，也许她也会答应的。

她就这样一边想着一边把车开到了这家私人保育所。她刚到，从后面就传来一阵警车的警笛声。

警车载着警官、穿白大褂儿的法医从她的车后面超了过去。

不知为什么，加代子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不祥之兆。她慢慢地把车停了下来，然后下车，朝人多的地方走过去。

加代子突然产生了一种预感。

在昨天她把吉川和美叫出来谈话的那个小草坪上，躺着一个妇女：正是吉川和美！

由于警方迅速赶到，马上查清了这个死者的情况。

她怎么会死的呢？难道和我昨天的来访有关吗？

她又走近看了看：吉川和美的脖子上缠着一条黑白相间的布带子。

啊！！

加代子的脸一下子变了颜色。

那布带子是自己昨天掉在这儿的，上边还有一个蝴蝶结，是用来固定在脖子上做装饰用的。

我要被怀疑了……

加代子想到这里，马上回到了车上。她调转了车头，全速逃走了。

如果警方从那个蝴蝶结查到了我，找上门来怎么办？就算是弄清了我不是杀人凶手，那么丈夫也将知道我曾瞒着他来到了这儿，我就全完了。

加代子下意识地握着方向盘，一边开车一边想着。

无论如何，要快点儿返回京都……

加代子的意识有点儿混乱，她不时地踩着刹车。

她把车开入高速公路后，才稍稍清醒了过来。如果按这个车速，1 个半小时后就可以到达京都的。

但是，意想不到的一件事发生了。

一辆白色汽车从后边飞快地追了上来。它竟然违返超车规定，越过中央

线强行追了上来，然后又猛地一打车头，朝加代子的车靠了上来。

“ 咔咔咔…… ”

一阵尖锐的摩擦声，加代子的车左侧被狠狠地刮了一下。

那辆车放慢了速度，慢慢地停了下来。

加代子利用这个空当儿一下子加大了油门拼命开跑了。

完全是一场恶梦。

加代子从车侧面的反光镜中看到，那辆车又追了上来。

如果他是一直跟着我的，到名古屋的事就暴露了。

加代子又加快了车速。

车速已经达到每小时 120 公里了，这时警告铃响了起来。

加代子已顾不了这么多了，好歹算是把后面的车甩下了。

她的车从京都南出入口开出去时，她又回头看了看，那辆白色的汽车不见了。

她一到普通公路便停下车，深深地喘了一口气。

幸好没有发生人身伤害，至于车也就算了。

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她看了看车体。车体的左侧有一个深深的坑，形成一条线状。

怎么对丈夫说呢？还是不对他说……

当然，即使说，也不能说是在名神高速公路上发生的。于是她打算谎称是在从伊势回来的路上与别的车擦伤的。

可是，如果丈夫要向警方报案怎么办？

于是，加代子决定不对丈夫说，自己悄悄修好算了。

她看了看表：如果这时从伊势回来，时间还早。

按照她当初的计划，昨天她去名古屋，见到吉川后，再去伊势，而且今天和同学们见个面，连夜赶回京都。因此她才不坐火车而是开车去。

伊势是去不了了，只好回去再求同学撒个谎了。

但是，到了此时此刻，加代子才发现自己一点儿伊势的特产也没有。

5

结果，加代子只好又去了京都车站，在近铁的店子里买了伊势出产的“ 赤福 ” 饼回了家。

快到家时，她的心情十分紧张。今后，她就要在各方面欺骗这一家人了。但是，谁知哪一天会露馅儿呢？加代子心情不安地把车放进了车库，锁好了车库门，便来到大门口。

她按了一下门铃，知子出来了。

“ 您回来了。 ”

知子冷冰冰地说了一句，然后帮她提着东西进了屋里。

婆婆正在和舞子玩。

“ 啊，你回来了，这么晚了。 ”

婆婆问道。

“ 啊，舞子挺高兴呀！ ”

加代子说着把舞子抱了起来，并用另一只手拉开了装特产的提包。

“ 我本想多买点儿特产，可不凑巧，就只买了这个…… ”

“嗨，去一趟还买什么东西。”

婆婆说道，然后又东一句西一句地问了不少事。

加代子把事先就准备好的话说了出来。一边说，她身上一边出冷汗。

“那我去换衣服了。”

加代子说完这句刚要走，又听婆婆说了一句：

“刚才广田惠子打过电话了。”

加代子一下子惊呆了。

广田惠子是加代子的一个朋友，也是加代子打算让她帮自己撒谎的一个
人。

“她，她说什么了？”

“她问你为什么还没有到。”

“那您怎么对她讲的？”

“我说你早就去伊势了……”

加代子脑子里在拼命地想着对策。

“其实，惠子晚到了一天，而我因为想着孩子就早早赶回来了。我们没
能见上面。”

加代子说完，婆婆和知子对视了一下，没再说什么。

于是，加代子马上钻进自己的房间里，坐在了三面镜前。她的脸色惨白。

怎么搞的，昨天夜里应当和惠子联系一下，我怎么这么笨！

到底怎么对惠子说呢？反正有必要再找她解释一下的。

婆婆和知子很明显不相信加代子的话。如果名古屋的吉川没有被人杀
死，加代子还可以坦白说去了她那里，但现在出了这么个人命案，加代子是
肯定不能这么讲了。

如果在自己房间里呆的时间长了，肯定会引起怀疑的，因此加代子换了
衣服后就去了厨房。

“今天做什么菜呀？”

知子向婆婆问道。

“听说您会从伊势买回鲍鱼的，所以也没有准备什么。您是不是马上去
买点儿来？您看呢，夫人。”

知子每次称“夫人”时，都不是指加代子，而是指真子。

“啊，去吧。如果阳一郎知道买回了鲍鱼，肯定很高兴呢！”

加代子紧紧地咬着嘴唇没有说话。

以前，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丈夫会高兴地说：

“哎呀，太辛苦你了。”

并且还会给上她 10 万日元作为“小费”的呢。

“好，那我就去。”

加代子再也无法忍受了，拎着知子准备好的小篮子就出了门。

附近的鱼店里没有鲍鱼。

加代子不知如何是好了。

如果去锦市场，也许会买到的。

可走一趟，来回要 1 个小时的。

婆婆肯定不满我又去那么长时间的。于是，她在公用电话处给家里打了个电话。

听加代子说了以后，真子说道：

“不要去那么远的地方了，买点肉什么的就回来吧！”

加代子放下电话刚要出去，忽然想起要给惠子打个电话。

电话要通了，可是惠子还没有回来。

加代子回到家时，阳一郎也正好下班回到家。

他看到饭桌上没有鲍鱼，显出十分不高兴的样子。加代子连忙说道：

“真不巧，我去的鱼店都没有鲍鱼。对不起。”

“嗯——”

这顿饭吃得都挺不痛快的。还在大家静静地吃着时，突然院门的铃响了。因为加代子正在喂舞子，因此知子出去开了门。但她马上就回来了，手中还拎着一个篮子。

“这是广田惠子小姐从伊势捎来的特产——鲍鱼。”

大家都吃惊地看着加代子。

“这个……”

加代子连忙扶了一下要站起来的婆婆后自己马上走了出去。

“哎呀，加代子呀，我本想会碰上你的，太遗憾了，你好吗？”

人还没进来，就听到了惠子那响亮的嗓门儿。大概她知道加代子和婆婆关系不好，故意大声说的。

加代子一看到惠子，马上就把她朝门外推去，然后小声而简明地说道：

“我原来决定去伊势的，可却回了一趟娘家。”

“啊？为什么？坏了，我给你找了麻烦了。真对不起。”

惠子马上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她哭丧着脸对加代子说道。

“不，因为我没有和你联系，都怪我。还说了什么事？在电话里？”

“噢，当时是你婆婆接的电话。我说‘请找一下加代子小姐’，然后她问‘是惠子小姐呀，你在哪儿啊？’我就对她说我在伊势。这下可糟了吧？”

“后来呢？”

加代子又问道。

“后来，你婆婆说‘加代子出门儿了’，她又加了一句‘还没有到呀？’”

“是嘛。我回来后她问我，我说你晚到了一天，因此我们没有见上面。”

“哎呀，给你添麻烦了吧？”

惠子担心地问道。

“这倒还不要紧。我临走时答应买回伊势的特产鲍鱼来，可一条都没有带来。”

“我正好带来了……”

这时，婆婆真子打开大门，露出脸来：

“你来就来吧，带这么重的礼，真不好意思。”

真子十分和善地说道。

“我听说加代子到处找也没有找到，所以我就赶紧送来两条。那是我后来又顺路去志摩半岛才买到的呢！我想您全家一定会高兴的。”

惠子巧妙地答道。

“是啊，是这样的，尤其是我儿子阳一郎，从小就爱吃。”

真子低头向惠子行了个礼。

“那么，我还有事，先回去了。”

惠子好像不大愿意再和真子搭话，马上就回去了。

“这些鲍鱼是惠子听说我没有买到她才买了送来的。”

回到屋里，加代子对丈夫说。

“那你去做一下吧。也许以后还真不好吃到了呢！”

丈夫若无其事地说，加代子却吓了一跳。

吃完晚饭，加代子在厨房收拾完后又回到了屋里。

“今天不巧，我在回来的路上……”

阳一郎一听马上站了起来。

“怎么啦？出了什么事儿？”

“没有什么。”

于是，加代子便对阳一郎说，在她从伊势回来的路上出了点儿小事故。

“在哪儿？没有对警察说吗？”

加代子说在铃鹿附近，并因为时间太晚了也就没有报警。

“可是，以后再报警可就没有用了。撞你的是什么人？”

“那个人……嗯——像是个职员样子的吧。因为都急着赶路，没有来得及问叫什么。”

加代子察言观色地说道。

“就是不问姓名，也应当记下他的车牌号码嘛！这样也可以找到的！而且，万一你有了伤，他还要负担一笔医药费呢！可这个样子上哪儿去找呢？”

“是呀！”

正在这时，知子少有地站在了加代子一边替她说道：

“就是报案，警方也不一定会当交通事故处理的。以后再找去，也许还会有什么别的麻烦呢！”

听了这话，阳一郎也点了点头：

“这倒也是。要不我问一问公司的律师吧！”

加代子一颗心放了下来，并答谢般地向知子点了点头。

第四章 知子的秘密

1

第二天，汽车被送到汽车修理厂去了。

“那我就走了。回来时，我还要给知子买点儿东西回来呢。”

说完，加代子就出了门。

今天是一个月一次的“京都名胜名园游览”的日子。

每到这一天，由京都文化中心主办，各种专业的老师便向听众演说关于京都寺院的发展历史等等知识，然后就是展销各种历史风味小吃。

当初，加代子和婆婆曾一块儿来过，但最近几次婆婆不再来了，而加代子却把它当成了消遣休息的良好机会。

由于婆婆也很乐意加代子能常常去光顾这些地方，因此每月的这一天，都成了加代子悠然自得的日子。

但今天，加代子出了家门刚刚一拐弯儿，就被两个男人叫住了。

他们向加代子出示了身份证，原来是名古屋的刑警。

“我们想向您打听点儿事儿。”

是汽车事故的事吗？对方记住了我的车牌号码！

加代子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她等着刑警的提问。

“在名古屋开了一家私人保育所的吉川女士被人杀了。听说那一天您曾经去找过她，所以我们想向您了解一下有关情况。”

这两名刑警漫不经心地说道。

他们怎么知道的？是她活着的时候说出去的？我怎么回答才好？

加代子拼命地想着各种回答的利弊。

“不，我没有去找过她。保育所？是不是那家收养过一年我们的孩子的保育所？”

“是的。听那儿的一位保育员秋子讲，那一天你曾打过电话来，吉川临出门时对她讲‘京都的高尾先生的夫人有急事来了，我出去一下’。是这样的吧？”

一个刑警紧紧地盯着加代子问道。

“我不知道哇？那天我正好去了伊势，所以，我不可能同时在两个地方出现的。我很感激她们为我抚养了一年孩子，我怎么可能再去杀她呢？”

“那么，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去伊势的还有哪几位？”

“可以，嗯……广田惠子小姐。”

“那么她的电话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那当然。”

于是，加代子就把惠子的电话对他们讲了。一名刑警马上就去了公用电话亭。

惠子会按我对她说的那样讲吧。不过，如果再一问其他人就露馅儿了。

加代子心中暗暗叫苦，她担心地看着电话亭。

不一会儿，那名刑警回来了。他用手指做了一个“OK”的样子。

这时，另一名刑警从一个口袋儿里取出一个蝴蝶结的护脖来。

“这是当时缠在死者脖子上的东西，你对它有印象吗？”

加代子做出一副第一次看到这件东西的样子，仔细看了看后，摇了摇头。

“是吗？不过，我们事先打听了一下，这附近的人说，只有您才常常戴着这么一件东西呀！”

“肯定是弄错了，因为我喜欢黑白相间的条纹，可这条不是我的。”

“是吗……”

他们互相对视了一下，又顺着来时的路回去了。

2

目送他们走后，加代子马上钻进了刚才刑警去过的那个公用电话亭。

惠子就像在等她的电话似地马上拿起了话筒：

“吓死我了！刚才两个爱知县的警察打来电话，问你去伊势的情况。”

“那你是怎么说的？”

“当然我说你是去了，然后他又问了两个同行人的名字。”

“你说什么？！”

啊！完蛋了！

加代子一下子傻了。

“不要紧，我光说了名字，他们查电话号码还得好长时间呢！而且我马上又给明子和礼子打了电话呢！”

“太感谢了，太好了！”

“放心吧，你就是成了杀人犯我也是你的朋友！别担心了。”

“太谢谢你了！”

说完，加代子放下了电话。

惠子是在不知道加代子受到了杀人嫌疑调查的情况下才这样做的，但如果她知道了事实真相会怎么样呢？

加代子一看时间，已过了游览的集合时间了。

她又不想马上回家，去哪儿消耗这段时光呢？

去惠子那儿吧！

加代子真想去，可又一想，不行，如果去了一聊起来，知道自己被扯进了一桩杀人案中，也许会马上再通知明子和礼子不要再作伪证了，否则她们三人也会被牵扯进去的。

无论如何应当赢得时间，别在这个当口儿让惠子改口，也许这段时间里警方会抓住真的凶手的。

正当她毫无目的地走着的时候，突然一个长得很像知子的女人和她擦肩而过。加代子一怔，又仔细看了看，多少还是不那么像。

是不是我太注意知子了？

加代子不了解知子的过去，她只知道她是从天津来的。

而且每年的新年，从她的老家天津都要有信来。

她记得信封上的地址是“滋贺县天津市坚田”这么个地方。

是啊，反正这会儿也有时间，干脆调查一下这个知子的身世吧。

于是，她要了一辆出租汽车。

她很快到了天津的坚田。

过去的坚田叫“矶志摩”，加代子担心找不到这个地方。还好，她看到了这一带写坚田的也有，写“矶志摩”的也有。

坚田的面积很大，但真的坚田是在琵琶湖畔的湖水浴场。这一天，来湖

水浴场的人很多，还有不少年轻人划着小船。

知子的家一打听就找到了。她家的房子比加代子想象的要大，院子也不小。

怎么这么个大户人家的女儿要来我们家当帮工呢？

也许是很久以前和婆婆认识的人家，或许她们家是婆婆的远房亲戚吧。她先在这个院落的四周转了一圈儿后，才向附近的人打听起来。

3

知子家过去在这个湖水浴场附近开了一家旅馆。

“可现在不行了。人们的眼光也高了，来这儿玩的人全都挤饭店，还有不少人开车一天来往，根本不在这儿住，所以慢慢地也就停了。现在家里只有知子小姐的母亲和从东京回来的妹妹百合子两个人住着。”

一个中年妇女十分热心地对她讲了许多事情。

“听说知子小姐在京都化野的一家叫高尾的府上帮工吧？”

“什么？你说知子小姐在高尾家帮工？”

这个妇女十分意外地问道。

“过去高尾家在这儿有一幢别墅呢！而且他们一家人一来，就住在知子家的旅馆，还在她家吃饭。别墅的事情委托给别人管理。好像他们并不怎么住的。那时，高尾家有一个独生儿子叫阳一郎，和上中学的知子很要好，那时他们俩人就成天形影不离的呢。”

听了这些话，加代子大吃一惊。

原来他们俩人早就有这种关系！

可以说，知子是阳一郎初恋的情人。

难怪她在家那么一副主人的样子。

“那么，知子的妹妹百合子呢？”

“听说在东京工作过，可又有人在京都市内见到过她，说不好。一年前，她突然回来了，还带着一个小孩儿，可也没有听说她结婚了，所以谁也不知道这孩子是谁的。”

说到这儿，这个妇女像忽然注意到什么似地又问道：

“你是不是给知子和百合子提亲的呀？”

“嗯，是的。我的一个朋友的儿子和知子认识了，想和她交朋友。”

“是吗？还想知道点儿什么？”

于是，加代子便问道：

“您说一年前百合子带来个孩子，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

“女孩子，很可爱的呢！”

这时，忽然从马路的对面传来一声喊：

“妈妈，干什么呢？快回家吧。”

一个小学生模样的男孩子喊道。

“那么，给您这个。”

加代子看这个妇女要走了，连忙把准备好钱的信封递了过去，并嘱咐她一定对此事保密。

这个妇女开始怎么也不肯收，无奈孩子在催促着她，她就只好收下来，赶快回家了。

“收您的钱可真不好意思。”

加代子等她走后，便戴上了太阳镜，悄悄地靠近了知子的家。

她没有看到小女孩儿。

也许那个小女孩儿不是知子的妹妹生的，是被诱拐的舞子呢！知子怕警方注意到，便又花钱把孩子送到了一家保育所，然后领回来另外一个别的孩子。知子和她妹妹究竟是在干什么呢？

如果知子作为内应，是会一手导演诱拐和威胁的事情的，因为她太熟悉阳一郎家里的所有事情和对诱拐的反应了。

加代子又在房后呆了一会儿，也没有看到有小女孩儿和百合子。

三泽现在在哪儿，干什么呢？

加代子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起了三泽。

她来到附近的一家冷饮店，要了一杯果汁喝着。突然，她看见从知子家的大门里推出了一辆小孩车。她一怔，看到后边还跟着一个打着旱伞的女人。她长得很像知子，大概就是她的妹妹吧。

这个女人打着旱伞，推着小孩车，和邻居家一个妇女聊了起来。

她不像是这个孩子的母亲。她此刻好像是要带着孩子出去买东西。

因为加代子不能走近，所以听不清她们在聊什么。而且，由于孩子车上还用伞挡着阳光，所以也看不清孩子的脸，只是觉得那孩子在睡着。

大概要分手了，两个人说话的声音大了起来。

“武子睡了呀！真乖！”

“武子？”

和自己的孩子“舞子”不是一个音吗！

百合子慢慢地推着儿童车去了附近的一家超级商场。

4

百合子把小孩车停在了超级商场门边，把孩子用背兜背了起来。

孩子像是睡着了，头伏在了百合子的肩头。从外边还是看不清这个孩子的脸。

要不我也进去看看，可万一她看出我来怎么办……

正当她还在犹豫时，百合子很快买完东西出来了。

她一出来，就把买的东西扔进车里，仍旧背着孩子走着。

加代子悄悄地跟在了百合子的后边，但半路上百合子又打开了旱伞。她还是无法看清那个孩子的脸。

她心急火燎地跟着，但这时百合子已进了家门。

从窗户里也许可以看到孩子的脸的。

于是，加代子又悄悄地来到了知子的家。

知子家的厨房窗口上安着纱窗。

从那儿看一看吧。

加代子又看了一下四周后，便悄悄地来到了窗户旁边。

从窗户里的确可以看到孩子睡觉的房间，但由于挂着蚊帐，所以很难看得清楚。

也许孩子翻个身的话就可以看清一些了。

正当她趴在窗户的纱窗上向里边张望时，身后传来了问话：

“您干什么？”

加代子吓了一跳，猛地回过头来。百合子冷冷地看着她。

“啊……我……”

“你是什么人？”

“我的一个朋友在这儿，不过我记不清……”

“叫什么？”

“嗯——小泉……”

加代子随口胡诌了个名字。

“小泉？这一带根本没有叫小泉的人！”

“是吗？那我也许听错了。我再去别的地方问问吧。”

加代子一边搪塞着一边向后撤。她知道百合子还在身后盯着她。

她一离开大道，就连忙向后看了一眼：百合子没有追上来。

加代子没有见过百合子，但百合子也可能会通过她的姐姐知子知道加代子，而且也许还看过她的照片呢！加代子心里又紧张起来。

如果知子知道了这件事，我怎么解释呢？

她看了一下时间，游园活动结束的时间快到了。

于是，她连忙叫了一辆出租车，急忙向化野的家驶去。

“可不能比平时晚呀！”

加代子心里对自己说道。

她一进家门，婆婆就追了过来。

“正好赶上有的寺院不能参观。听说现在古寺都收税了，所以不少寺院都不让游人去朝拜了。”

加代子连忙说道。

“噢，这可不好。”

婆婆很明白似地说了一句。

京都市规定，今年要从寺院里收取一定的古寺保护税，从7月10日开始施行。但由于此条规定伤害了许多寺院的利益，因此他们陆陆续续地采取了相应措施，拒绝游人参观、朝拜，借以引起群众对当局的不满。

因为这么大的事婆婆也知道，因此加代子用这个理由来搪塞过去是正合适的。

吃饭的时候，加代子有意地窥测了一下知子的表情。

她不知道百合子对知子说了什么没有，但看上去似乎知子还不知道呢。

第二天加代子就把自己那天去名古屋穿的黑白条纹的衣服拿到浴室的灶口烧掉了。

高尾家的洗澡水用煤气烧，但因院子里每年都有许多落叶，因此一到秋天加代子就收起许多，在洗澡时用它们来烧火，节省一点儿煤气的费用。

一切都很顺利。

然后再去商场时，再买一件和这个相似的来就行了。

在烧掉的那件衣服上原来有蝴蝶结，所以再买时就要买一件用料相同，但式样是不带护脖，而且没有蝴蝶结的。

如果再有警察来，我就拿出新买回的衣服让他看好了。材料差不多，但

谁也看不出来不是那件了。

加代子认为这样做就天衣无缝了。

第二天她就去商店买了，而且还戴着太阳镜，以防店员会认出她来。

第三天，修好的汽车送回来了。

这样一来，我去名古屋的一切痕迹就全都没有了。

加代子放心了。

她又给惠子打了个电话，对方的话也使她很乐观。

“我和明子和礼子都说好了。而且警察也再没有找过我。”

“那太感谢了。”

加代子十分感激。

婆婆和知子专心照顾着舞子，使她和加代子好像再也没有那么多的接触了，而加代子却十分庆幸有这么个机会，她对舞子已没有那么深的亲子感情了。当然，一年间的分离使她已不像刚刚有了这个孩子时那么热心了，但更大的原因是由于她意识到这个孩子可能不是自己的。

这一天，舞子吃过午饭后睡觉了，加代子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打瞌睡，她朦胧中听到了铃声。

她感觉知子出去了一下，但又马上回来了。

“噢……我妹妹从老家滋贺县来了，我去附近的小吃店一下。”

她对加代子说道。

是那个百合子！她来干什么？加代子的心剧烈地跳了起来，但她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问道：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你有个妹妹呀！”

“我妹妹有了孩子已经不再工作了，这次有个机会去九州，所以想把孩子寄托在保育所，这不来和我见个面嘛！”

“那你妹妹也把孩子带来了？”

“没有，好像放在家里，她自己来了。……你见过我妹妹吗？”

知子紧紧地盯着加代子的脸说道。这后一句话是加代子感觉到的。

肯定她们姐儿俩早就联系过，否则她为什么这样盯着我？

于是，加代子马上从自己的钱包里取出2万日元交给知子：

“也没有什么现成的东西。你看着给你妹妹和孩子买点儿什么东西吧！”

知子接过钱道谢后就走了，但加代子总觉得知子在说：

“这么点儿钱就想收买我？做梦！”

加代子连忙上了二楼，从窗户里向马路上张望着。

知子正和一个年轻姑娘并肩走着。虽然那个姑娘换了衣服，但加代子一眼就认出：那个姑娘就是百合子。

过了一个小时，知子回来了。

“我妹妹说她很感谢你给她的礼金，并带来了她孩子的一张照片。”

说着，她递过去一张照片。

“这是你妹妹的孩子？”

加代子做出很高兴的样子看着。

一个胖胖的女孩子，在沙滩上玩着。

不对，和神秘女人送来的照片……

加代子吃了一惊。

“多么好的孩子呀！好像和舞子一样大吧？”

“是呀，和舞子差不多。”

说完，知子把照片收入了她的上衣口袋里。

其实，在加代子看照片的时候，她心里就在想知子刚才在干什么了。

如果是知子和百合子共同策划的这起诱拐事件，那么百合子就会感到去她家的那个人有可能是加代子。

那么，今天她妹妹的到来，会不会是商量善后处理？

而且，她们完全可以随便找一个什么人的孩子的照片来骗自己，从而解除自己对她们的怀疑。

知子告诉加代子的说她妹妹要去九州的话也令人怀疑：这样加代子就不可能再去天津看看那个孩子究竟是什么样了。

这个奇怪的知子！

加代子在心中唠叨着。

6

第二天是祇园庙会。

婆婆和知子带着舞子观光去了。

加代子说她要在家里做好饭等着，因此没有和她们一块儿去。

当她做好了晚饭时，两名刑警带着一个年轻女人来了。

加代子又一次紧张起来，因为虽然只见过这女人一次，但她却认出这女人就是名古屋保育所的秋子。

“哎呀，又来打扰了。”

一名刑警说道，然后他又问家里还有别人没有。

“这会儿没人，也许一会儿我丈夫要回来，如果有事，请快点说吧。”

加代子说着把三个人让进客厅里，然后冷冷地看着他们。

“这一段时间里出了事儿，有些我也说不清楚，这次来打扰您了。”

秋子开门见山地说道。

大概刑警对她讲高尾加代子否认自己去过名古屋，秋子也不敢坚持说加代子去过了。

加代子马上答道：

“是啊，那天我正和我的朋友在伊势玩儿呢！我丈夫和家里人都知道。那么，你又听到什么了？”

“因为我在照料保育所里的孩子，所以记不太清楚了。当时，我只听吉川夫人说了一句‘京都高尾先生来了’，是您来了还是您丈夫来了我记不清了，而且，我们保育所里还有一个姓高尾的。”

秋子诚惶诚恐地说道。

“我当时穿了一件黑白条纹的衣服，你见过我吗？”

说着，加代子去房间里取出刚从商场买回的那件衣服让这三个人看了看。她已事先用洗衣机洗了洗，又在上面抹了一些化妆品，所以根本看不出是新的了。

这时，一名刑警又从袋子里取出那个蝴蝶结在上面比了比。

加代子装做仔细地看了看之后说道：

“这不是一套的，布的材料不一样，仔细看就可以看出来了。”

那两名刑警也看了一下，对加代子说：

“对不起，夫人。”

秋子见状也连忙说道：

“真对不起，夫人，我太鲁莽了……”

不，你说的是真话！说谎的是我！

加代子在心中说道，把他们三个人送了出去。

第五章 须磨海岸的再会

1

只是前后脚，知子她们就回来了。

“我们回来晚了。”

知子一进来，看到加代子手中拿的那件连衣裙就喊道：

“哇，好漂亮呀！是刚买的吗？”

“不，早就有。”

加代子说完，迅速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把这件衣服放进了西服柜里。

她感到知子的目光中充满了怀疑，但似乎也无可奈何。

好了，知子要是早回来一步，我可就全砸了。肯定刑警要怀疑上的。

丈夫回来后，全家人便开始吃饭。饭桌上的话题是今天的祇园庙会，加代子心情平静了。

吃完饭后，加代子若无其事地来到烧洗澡水的灶口。知子已把灶口里的灰扫出来了。

猛一看，还能在灰中看到布一样的东西。

这时，碰巧知子又来打扫灶口。

“哎呀，加代子，你怎么把衣服烧了呢？”

听了这话，加代子差点儿没晕倒。她认为她已经将去名古屋保育所时穿的衣服处理掉了，却没有料到这个知子居然观察的这么细致。

“噢，我在外边做了件衣服，剩下的布头也用不着，就一块儿扔在这里烧了。”

加代子只好这样说道。

“可这不像是布头呀！好大一块布呢！”

知子一边用火棍从灶口里向外扒拉着一边说道。这些灰中还有烧掉的衣服的痕迹。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儿！我的衣服上的扣子还在，没有烧干净，我太粗心了！”

加代子心中暗暗叫苦。

她马上把还没有烧完的一块布从知子的簸箕里捡了出来。

“这是你去伊势时穿的衣服吧？干吗烧了呢？”

知子盯着加代子手中的那块布问道。

究竟怎么说呢？加代子拼命地想着办法。可不能因此而毁于一旦！

“知子小姐，拜托了，你能不能别说。当我正在熨衣服时来了电话，我接了半天电话才想起来没有关上电源，于是衣服就烧坏了。我怕婆婆说我，只好烧掉了。”

“因此你就买了刚才那件来顶替？”

“嗯，是的，不过求你千万保密，我可以送你礼物。看，马路对面有家商店吧？你捡你喜欢的东西买吧。”

加代子已慌了手脚，她拼命地安抚知子道。

“真的？”

知子突然兴奋起来。

“那当然。来，我给你钱，你把剩下的那些布给我吧。”

于是，知子把簸箕里还有的布料给了加代子。

加代子马上回到房间里拿出钱包走了过来。她一下就掏出了 5 万日元给了知子。

“太感谢了！”

说完，知子就马上跑了出去。

看知子走远了之后，加代子马上重新把灶口打扫得干干净净。

这些灰倒到什么地方……

她担心警察会从这些灰中找出与那个蝴蝶结质材相同的证据。加代子怀着不安的心情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她把没烧干净的布，放在烧火盆里，用打火机点燃。这时，婆婆突然闯了进来！

“这是什么味儿？是不是衣服熨糊了？”

加代子吓了一跳。

“你在烧什么？！”

婆婆看着火盆问道。

“抽屉里的几块手帕都生了虫子，怪恶心的，我就把它烧掉了。”

只要说过一次谎话，那就只好一个一个地接着编下去。

“那可不好，抽屉要好好打扫了！我也很讨厌虫子呢！”

婆婆一听说有虫子，便连忙退了出去。

2

一天下午，那个神秘女人又打来了电话。

“你真的不想看一眼你的孩子吗？如果看到了，你就会知道哪个是你的真孩子了。你的孩子的头顶上是不是有两个旋儿？现在你家里的那个孩子就没有吧？如果你想看你的孩子的话，这个星期的星期六，你来神户的须磨海岸的须磨车站站前的饭店住上一夜。因为这会儿是夏季，你可以说是去海边玩一玩，这样，我可以让你看一看孩子，怎么样？”

这像是从录音带中发出的毫无生气和语调变化的声音。

“须磨海岸？”

加代子心头一惊，因为高尾全家每年夏天都要去须磨海岸度假的。看样子对方十分清楚这一点。

“是的。你和你的孩子两个人去住上一晚，如果你丈夫也要和你们一块儿去也没有关系，等你丈夫不在时我再和你联系。”

说到这儿，电话被掐断了。

加代子马上回到房间里，分开舞子的头发仔细看。

没有！果然只有一个旋儿！这孩子的确不是我的！

加代子恶狠狠地把舞子推醒了。

舞子看到妈妈的样子很可怕，“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喂，怎么啦，小舞子？”

婆婆走了进来，迅速抱起舞子亲她。舞子马上不哭了，但还在抽泣。

“噢——噢——好了好了——”

婆婆把舞子抱到了厨房。

加代子迷迷糊糊地看着婆婆和舞子走后，一屁股坐了下来。直到刚才她

还一直在怀疑这孩子是不是自己的孩子，这下可算彻底明白了。

这个孩子不是被诱拐的舞子！

脚底没有黑痣，笑时没有酒窝儿，头上的旋儿也只有一个！

回来时我怎么就没有发现这些呢！如果早知道，我就不会领回来了。

当她明白了这个孩子不是自己的舞子时，刹那间她非常想见到自己的孩子。

但是，那是她和三泽发生越轨行为生下的孩子。

她非常后悔在临近结婚之时和三泽做了那种事。

如果没有那种事，她今天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对阳一郎讲：这个孩子不是我们的。

也可以通知警方了。

而今天，这一切都不可以做。

退一万步说，抓到了凶手，找回了自己的孩子，那很有可能也查明了真正的孩子是自己和三泽生的，这下子就全完了。

无论如何要去一趟须磨，必须见一下孩子。如果那是自己的孩子，到时再想办法。

加代子反复考虑之后，下了决心。

吃晚饭时，加代子对阳一郎说，她想去一趟须磨。

“这个星期六就去？比每年早了点儿吧。”

阳一郎不在意地反问道。

“是呀，不过舞子回来了，我想带她一块儿出去玩玩，行吗？”

加代子撒娇般地说道。

“这个星期六还是急了点儿吧？”

阳一郎停下筷子掏出了笔记本。

加代子也从他身边悄悄地看着。在他的笔记本上，排满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其中只有星期日是空白的。

“嗯——这样吧，这个星期的星期日怎么样？星期六我不能去，我晚走一天，星期日赶到……不然的话，再过一个月以后才能有时间，怎么样？”

阳一郎一边看着笔记本一边问道。

“要等一个月呀，那还是这个星期去吧。我正好在大阪家的亲戚家住上一个晚上。”

婆婆此时也少有地插了这么一句。

“那么，我也可以在那一天去我妈那儿住上一天了。”

知子说道。

于是，大家在饭桌上定了下来，这个星期六和星期日去须磨度假。

太好了，而且星期六阳一郎不在身边。

加代子放心了。

入夜，躺在床上，阳一郎以少有的热情爬过来搂住了加代子，亲吻她。

自从孩子被诱拐后，也许是精神上受到了刺激吧，夫妻间的性生活几乎中断了。这会儿虽然孩子回来了，但由于她一时不习惯这个环境，夜间老哭，夫妻俩人也没有这个兴趣。

这天夜里，加代子又尝到了久未有过的欢快感，似乎两个人都想弥补这么长时间的空缺。她几次兴奋到了极点。

阳一郎也十分满足地在极度兴奋后深沉地睡去了。

如果就这样过着平静的生活多好！千万不要葬送了！
加代子一边观察着阳一郎的睡相一边这样在心中祈祷着。

3

星期六的下午，加代子抱着舞子最后一个离开了家门。

上午婆婆就去了大阪，知子也回了天津的娘家。

也许知子是从她妹妹百合子手中接过孩子去须磨呢！

加代子这样想道。

在须磨海岸，为来游海水的旅客建的旅店比比皆是，到处都是穿着泳衣的男男女女。

岸边也到处都有大个儿的海滨太阳伞，远处是小船和冲浪人。

加代子看着这些，心情十分舒畅。

在京都的家里，她每天都在压抑的环境中生活，而来到这儿，仿佛又回到了年轻的婚前时代。

她看了一会儿，便进了饭店。正当她在准备游泳的衣服时，神秘女人的电话又打来了。

“到第三换衣所前黑白色的海滨太阳伞那儿等着，30 分钟后必须赶到。我把孩子带去，明天白天我还可以再让你看一眼。今天就不多说了！”

说完，对方就把电话挂了。

终于可以看到我的孩子了。不管是三泽的还是阳一郎的，反正都是我生下的！

她迅速换好衣服，拉着舞子来到了海滩上。因为饭店离海滩很近，因此她在饭店里换好衣服就可以了。

舞子也穿着儿童比基尼泳衣，高兴地走在海滩上。

天空湛蓝湛蓝的，海风送来阵阵清爽。在这么美好的境界里见到自己那被诱拐了的孩子，真是莫大的讽刺。

正好在罪犯指定的时间，加代子领着舞子来到了第三换衣所前的黑白太阳伞前。

她看了一下四周，没有孩子。

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带孩子来呢？会不会是百合子……

几分钟之后，舞子不高兴地嚷着要去海里玩时，像一阵风一样，一个女孩儿跑了过来。她正在追赶着一只红色的在海水里玩儿的塑料球。

加代子的目光一下子被吸引了过去。

是那个孩子！

这是一个皮肤白皙、胖乎乎、头发长长的女孩子。她一笑，两个酒窝儿十分明显。

似乎她不认生，把抓住的球还递给了舞子玩。

舞子扭扭捏捏了一会儿，终于接过来玩儿了。

“好可爱呀！你叫什么名字？”

加代子和蔼地问道。

“我叫武子。”

说着，这个女孩子还用她那红扑扑的小手在沙滩上画了起来。

这时，加代子乘机一看，她的头上有两个旋儿。

“你妈妈在哪儿呀？”

“妈咪在那儿。”

说着，她用小手朝远处指了指，然后又马上把舞子手中的球要了回来。舞子一下子哭了起来。

“我说舞子，一会儿我给你买一个一样的球好吗？还给小朋友吧！”

那个女孩子拿着球，飞快地跑开了。

她去找她母亲去了。

但加代子并没有发现有年轻的女人，而是一个大学生模样的男青年把她抱了起来。

加代子想冲过去，可这时舞子又哭了起来。等她抱起舞子时，那男青年已不见了。

明天还会见到的，那时我一定要抓住这个孩子，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她的监护人就会出现。

随后，她又在附近找了一个小时，也没有再见到那个孩子。

肯定是我的孩子！

这天夜里，加代子一个人睁大着眼睛，一夜没睡。

阳一郎打来电话，说他明天一早就到。

要在他来之前再见一次那孩子就好了。

4

第二天上午直到10点钟左右，加代子还一直呆在饭店里。她想等电话，但那个女人再没有打来。

没有办法，她只好又带着舞子来到了海滩上。她想，也许和昨天一样，小女孩儿还会出现的。

但是，始终还是没有那个孩子来。她不死心，几次来到昨天呆的地方，希望能再看到那个男青年。

果然，她看见了那个男青年，但今天他带着的两个孩子都不是昨天的那个。

加代子朝他走过去。

“我想向你打听一下……”

“什么事？”

这个男青年一手拉着一个孩子看着加代子问道。

他有二十一二岁，穿了一件雪白的T恤衫，手臂和脸庞都晒得黑黑的。

“昨天是您带着一个一岁多的小女孩儿吧？她皮肤白白的，拿了一个红色的塑料球。”

加代子抱着一线希望向这个人问道。

“我在这儿打工，专门看孩子，一天里要看好几个，女孩子吗……”

这个年轻人边想边说道。

这时，两个小孩子拉着他的手要去玩儿。

“请您回忆一下，昨天大风把那个红色的塑料球吹过来，那个女孩子来追这个球，她名字叫武子，或舞子。”

“啊，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一笑有两个酒窝儿的女孩子？”

加代子兴奋地说道：

“对，对！那个女孩子的妈妈是什么样的人？多大年龄？叫什么？”

加代子一口气问了好几个问题。

这个年轻人为难地说道：

“这我可不知道呀！”

“不知道？为什么？你给人家带孩子，当然要问孩子的母亲了？！不对吗？”

“不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妈妈！”

“胡说！我不信！一个1岁的孩子，一个人来找你的？你就这么看孩子的吗？！起码她妈妈应当给你看孩子的费用吧？！”

“不，不是那样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我是K大学的三年级学生。我看到这儿的饭店贴出了求职广告就来了。我就只管看孩子，一小时2000元，都是通过电话联系业务。昨天是一个年轻姑娘打来的电话，说在须磨观光饭店的大厅里有一个小女孩，要我把这个小女孩儿看一个小时，其中要求带她去第三换衣所前的黑白太阳伞下玩一会儿。除了费用外，还有一个装了1万日元现金的信封在这个孩子的手里。于是，我便去了饭店的大厅，看到果然在沙发上坐着一个可爱的女孩子，手中拿着装了1.2万日元的信封。”

“是打电话联系的？”

“是的。在这一个小时里，要我带她去海滩的黑白太阳伞那儿去玩。正好来了一阵风把球刮走了，然后她去追球……”

“一小时后你把她带回饭店了？”

“是的。”

“那时见到她妈妈了吗？”

“没有，没见到。”

“于是你又把那个孩子放在沙发上了？”

“是呀，我是按事先她吩咐的做的。”

“这也太不负责任了嘛！应当交到她妈妈的手里呀！”

加代子气愤之极。

她是为这个年轻人没有见到那个女孩儿的母亲而生气。这个女孩子肯定是自己的孩子，如果再被人诱拐了怎么办？！

“话是这么说，可……”

这个大学生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女人比他的老板还强调责任。他迷惑地看着加代子。

正当她还想说什么时，突然传来了丈夫的喊声：

“加代子！”

他不会听到我和这个大学生的谈话吧？

加代子看了一下丈夫，阳一郎正生气地问道：

“你在干什么，舞子都哭了！”

原来，加代子只顾和这个大学生说话，声音又大，舞子害怕地哭了起来。

加代子慌忙抱起了舞子：

“对不起，小舞子，别哭了。”

大学生说了一句“失礼了”便带着两个孩子走了。

“那个男的是什么人？”

阳一郎一边看着那个大学生的背影儿一边问道。

加代子一边担心丈夫是否听到了她和那个大学生的谈话，一边答道：

“那个大学生是在这儿打工的，专门管看孩子的，一小时 2000 元。”

“你打算让他看孩子？”

“不，我觉得挺有意思就和他聊了聊。”

“一小时 2000 元，不错呀！”

阳一郎一边说着一边向着舞子说道：

“和爸爸一块儿划船去好吗？”

“嗯，好！”

舞子高兴地说着，拉住了阳一郎的手。

最近，舞子对阳一郎比对加代子更亲密了。

“你干什么？”

阳一郎问加代子。

“我休息会儿，有点儿累了。”

“好吧，那我和舞子玩儿去了。”

说着，阳一郎抱起舞子，朝租船处走去。

加代子一下子坐在了沙滩上，她漫不经心地目送着丈夫。

说累了倒是真话，从昨天到今天，她都被那个神秘女人的电话所牵扯着，因此，说精神上的疲倦更准确。

而且，那个女人改了主意，这会儿还没有把女孩儿带来。

我必须在这儿等着！

她看着阳一郎带着舞子在划船。

舞子朝她挥了挥手，加代子也朝她挥了挥手。

风大了，浪也高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担起心来，于是想起来看看阳一郎和舞子怎么样了，但一想到她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她又不想起来了。

她坐在这儿，看着大浪，心中却没有想丈夫和舞子。

她在回味昨天那个女孩子的音容笑貌。

她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而且是自己和三泽生下的。

为什么当时不抓住她呢？

想到这儿，她后悔莫及。

还有那个大学生，抱孩子送回大厅就了事儿，干吗不等一下她的母亲呢！

又过了一小时，还是没有人来。

这时，阳一郎已带着舞子回来了。

“刚才舞子向你招手，你怎么也不理她？！”

阳一郎发火儿了。

“我挥手了。”

“后来我们又招手了，你像睡着了似地，干什么哪！”

“对不起。”

“你最近对舞子很冷淡呀！”

“没有那事儿！”

加代子反驳道。

6

在饭店里吃完饭，他们决定返回京都了。

他们从须磨乘上了电车。

舞子累了，她倒在丈夫的手臂中睡着了。

加代子望着窗外，看着路边的大树一棵一棵地向后逝去。

她越想心中越乱。

那个女人为什么今天没有把孩子带来？

难道发生了什么意外吗？

那个孩子可是自己的呀！

那个女孩子的声音又回响在她的耳边。

当时她要写什么字？是舞子，还是武子？

如果当初自己的孩子回来了，那么今天躺在丈夫怀中和在海边玩儿的就是自己的孩子了。

还有一点，打电话的女人会不会是知子的妹妹百合子？

“你在想什么？”

阳一郎的声音把加代子吓了一跳。她一下子又醒了过来。

“什么？”

“我看你迷迷糊糊的，累了吧？”

“有点儿。”

“要不找大夫看一看，最近你的样子挺奇怪的。”

“妈都说什么了？”

“没什么。”

阳一郎没说什么。

肯定是知子或婆婆说自己什么了。

加代子在心里想着。

“妈只说了说三泽君的事儿。”

阳一郎说道。加代子一下子意识到这是个危险的话题。

“啊，怎么说的。”

她问了一句。

“你说他在新闻界干，这是编的吧？”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那你怎么说的？”

阳一郎问道。

加代子不知道怎么回答，停了一下。

阳一郎是知道了自己和三泽之间的关系追问呢，还是随便问问呢？

“我没说什么，是他说他现在在什么杂志社工作呢。”

“是吗？”

阳一郎幸好没有再追问下去。

天色暗了下来，快到京都了，都可以看到最高的京都塔了。

海滨生活就这样结束了，又要回到那令人不堪忍受的家了。

他们到家时，知子已经先到了。她若无其事地说道：

“你们都回来了。”

而加代子却从知子那目光中看到了一丝阴险的歹意。

如果神秘女人是知子的妹妹，那么她当然是同谋了。

然而，这会儿她却像个贤惠的女人一样，向加代子低头行礼。这个知子实在太可怕了。

她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是钱吗？如果是为了钱，加代子就可以“赎”回孩子，就是卖什么也要把孩子换回来！加代子在心中说道。

但是，除此之外她们还要什么？

回到家里，舞子又精神了，她喋喋不休地对婆婆说着海滩上的事儿。

虽然她刚刚一岁多，却能说好多话。加代子就怕舞子连在海边碰上那个小女孩的事儿也说了，不料舞子却没有讲。

“我还和爸爸一块儿划船了呢！”

婆婆也高兴地和舞子聊着。

如果那个孩子回来了，她们还会这样对她吗？

加代子想着。

诱拐的时候，婆婆和丈夫知道会有这么一手吗？

那么，舞子怎么办？

就算是解决了，还有一个三泽的事儿。

那个孩子明摆着是自己和三泽生下的，怎么看那孩子都像三泽。如果长大了，肯定越发像三泽的。

目前还看不出丈夫怀疑自己和三泽之间有什么事儿，但三泽这个人也太奇怪了。

如果那个孩子回到了家中，越来越像三泽怎么办？

当然要怀疑到加代子头上。

家中也许就成了地狱。

即便是这样，加代子也想把孩子领回来。这就是血缘。

“看她这么高兴，其实早该带她去一次！”

婆婆也高兴地说道。

加代子点了点头。

“我说加代子。”

加代子连忙答了一声：

“喂！”

丈夫阳一郎正皱着眉头看着加代子。

第六章 秘密会面

1

在那之后，好多天那个神秘女人再没有来过电话。

从表面上看，加代子的一家过着平静的生活。

丈夫阳一郎还和平日一样，按时上下班。上班时加代子抱着舞子一直把他送出大门；有时则是由婆婆抱着舞子送儿子上班。

可以说，在任何人看来，这都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加代子内心也希望这样的日子能长久下去。

但是，她每天又在一种不安和痛苦中煎熬着。

最令她担心的就是那个女孩子到底怎么样了。

她认定那个孩子是自己和三泽生下来的。

那个神秘的女人会怎样对待她呢？什么时候才会同意还给自己呢？她打算这样折磨加代子到什么时候？

孩子被诱拐了一年了，这一年中，一家人是在空虚中度过的。从这一点上来看，这也太残酷了。

那个女人会不会虐待我的孩子呢？

想着想着，加代子便流下泪来。

而且，婆婆和丈夫难道不怀疑自己吗？

现在，他们一定知道了这个孩子的事了。

如果他们一旦知道找回来的这个舞子是别人的孩子，会怎样发疯呢？尤其一旦知道她和三泽之间还有一个孩子……

在家里当佣人的知子，总是用冷冷的目光看着加代子。

也就是说，这一连串的事情都是知子姐儿俩干的？

知子从十来岁时就在高尾家干活，对高尾来说，是有一种痴情的爱吧。

当然，她对于自己的闯入是充满了憎恨的。

而且，自己又生下了孩子，她肯定处于一种绝望的心情中。

可是，当知子听说这个孩子不是阳一郎的孩子时，她会怎么考虑呢？

因为没有证据，所以她即使对阳一郎讲了，阳一郎也许只是付之一笑，不会理会的。

于是，她们诱拐了这个孩子，一年后再交回来。这时，必然要进行亲子鉴定，这样一来，加代子就暴露了。

那么，有一点说不通。

既然她们知道这个孩子不是阳一郎的，就应当制造一种加代子不贞的证据。

但她们却还回了一个不是当初被诱拐了的孩子，这到底是为什么？

难道是一种心理作战？

加代子就是在这些问题的困扰中度过每一天的。

突然，有一天三泽打来了电话。

那是下午4点钟的时候。

当时知子外出买东西了，婆婆在家。

加代子一边提防着婆婆听到一边尽量用简捷的话说着：

“有什么事儿？”

“我在你家附近，想见你一下，很快。”

三泽性急地说道。

“马上就去看是不可能的。第一，我们之间什么关系也没有了。”

“是这样的，我从那个女人手里得到了一封信，还有那个女孩子的照片。那孩子和我小时候太像了。”

加代子情不自禁地“啊”了一声，她在心中苦苦地喊着。

“在信中这样写着：高尾加代子生的孩子不是她丈夫阳一郎的孩子，是和你生的孩子。信中放的照片可以证明这次还给你们的孩子不是以前被诱拐的。”

“……”

加代子不知说什么好了。

“所以，我给你打电话，想要见一下你。信中还说如果你不答应我们见一面，就立刻把这个孩子的照片报告警方，公开搜查，并公布我和你的关系。信中还写了许多许多，反正你最好来看一下吧。”

三泽兴奋地说道。

加代子不知如何回答，就这样沉默着，但她的脑子却飞快地转动着。

那个女人为什么把信交给三泽？

反正听三泽那么兴奋，就应当马上看一下这封信。不，必须阻止她们公布这张孩子照片的企图。

最后，加代子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好答应见一下三泽。

2

加代子对婆婆说要去超级市场买东西后便出了家门，朝新京都饭店走去。

她要见三泽，但如果是在小吃店或餐馆里见就太显眼了，因此他们选择在新京都饭店的一间屋里见面。

他们约定，在三泽以“三田”的名字定的一间房里见面。

加代子叫了一辆出租车，来到了新京都饭店。

下午5点过一点儿时，她来到了大厅。幸好这会儿刚到了一个外国团体，大厅的接待处里人特别多。

加代子乘机躲开了门卫和服务台的目光，钻进电梯，一直上了6楼。

在6楼的走廊上，加代子也尽量躲开服务员的视线。

她来到了628室，按了一下门铃。门开了，露出了三泽的脸。

“请快点进来！”

三泽用紧张的语调说道。

此时此刻的加代子，再也没有与昔日情人相见的心情了。三泽让她坐好后，表情僵硬地让她看了一张照片。

“这就是她送来的照片。”

“啊！”

加代子不禁失声喊了出来。

照片上那个正在可爱地笑着的孩子，果然是她在须磨见过的那个女孩子。三泽看着加代子的表情问道：

“你看一看，是不是我们俩人的孩子？”

“也许是吧。”

加代子小声地说道。现在她已经乱了方寸。

“这封信里写着，你害怕这个孩子暴露了你和我的关系，生下孩子后就在医院里换了一个。”

“什么？！”

加代子马上看信。

果然，信中是这样说的：“加代子害怕事情暴露，便在医院的新生儿中，找了一个和自己血型相同的、大小差不多的孩子与自己的孩子换了。

“这样一来，如果做亲子鉴定，从血型上也是看不出来的。等过一段时间，再设法造成被人‘诱拐’的假像把这个孩子扔掉。

“你加代子无论如何也会意识到孩子一长大就会有暴露的危险，而且，如果人们一旦知道母亲换掉亲生儿女之事，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也许你会自杀呢。那么，我想你还是默默地离家出走吧。但究竟怎么办，你们两个人好好商量商量吧。”

加代子抬起头来，叹了一口气。

“这是胡说。我在医院里根本没有换孩子一事。首先，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孩子是你的还是我丈夫的。我想：从孩子一被诱拐，就是开始了对我的惩罚。”

加代子拼命地解释自己的看法。

但是，三泽却一点儿都不相信。

“那为什么孩子不在你那儿？”

“当时罪犯把诱拐了的孩子送回来时是调了包呀！为的是折磨我！”

“别人没有察觉吗？”

“刚生下来没多久就被诱拐了，那时候的孩子一天一变，都事隔一年了，根本弄不那么清楚。”

“什么时候发觉了的？”

“那个女人打来电话后我才知道的。直到那时才让我知道，这个女人够残忍的！”

加代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和给我送照片的是同一个女人吧？”

“嗯，我想是的。”

“那你打算怎么办？”

“你呢？”

“这个孩子肯定是我的，我想把她要回来抚养。所以，无论做出什么样的牺牲我也不在乎。如果你和我一块儿抚养这个孩子肯定不行，你丈夫那儿怎么办？不过，这封信上写的话是真是假我还不清楚……”

这一点加代子和三泽是一样的，他们还不肯百分之百地相信。

也可能三泽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加代子总觉得他和这个女人是一伙儿的。

“我们以后再慢慢商量吧。今天我可是瞒着家人偷偷溜出来的。”

说着，加代子看了一下手表。

她是说要去商场买东西的，如果回去的太晚，那老太婆又要生疑了。而且，那个知子也不是善茬儿。

“那我走了。”

“ 好吧，我们还会再见面的。为了我们的孩子，一定会的！ ” 103

“ 嗯。 ”

加代子点了点头。

第二天，天都大亮了，628 室的门上还挂着一块 “ 请勿打扰 ” 的牌子。
服务员来到这儿歪着头看了一会儿。

这个房间的客人只定了一天的时间，这会儿早就应当结帐了。

于是，她按了一下门铃，但没有人回答。

“ 我是服务员，可以进来吗？ ”

她一边敲着门一边问道。

但还是没有人回答。

这个女服务员便认为，一定是客人走时忘了把牌子摘下来了。

常常有这样粗心的客人。

于是，她便叫来另一个服务员，用钥匙打开了房门。

这是一个单人房间。

开始，她们认为屋中没有人。

“ 果然结帐走了呀！ ”

“ 干吗不把牌子摘下来呢？ ”

两个人说着说着脸色一下子变了。她们惊讶地看着地面。

在床与墙之间，一个男人伏在地上。

“ 先生，先生！ ”

她们大声喊道。

但这个人 not 回答。

两个服务员连忙跑到走廊上，把客房部长喊来了，同时拨通了 “ 119 ”。

七八分钟后，救护车到了，但其中一名抢救的大夫听了听这个男人的心脏后，摇了摇头。

“ 还是马上叫警察吧！ ”

其中一个人说，并拿起了电话。

“ 什么，叫警察？ ”

客房部长奇怪地问道。

“ 你认为呢？这个人明显是中毒死亡的，像是谋杀，所以要报警呀！ ”

这时，客房部长才恍然大悟。

“ 明白了！ ”

于是，他们连忙拨通了 “ 110 ”，同时报告了饭店经理。

京都警署的警察和法医马上到了。

狩谷警部一看死者，马上判断出是死于氢化钾中毒。死者的脸色潮红，连嘴唇也像抹了一层淡淡的胭脂一样。

在这个房间里，窗边有一张小桌子，桌旁放着两把椅子，桌子上还留着吃剩的水果，桌子下边扔着一个空了的啤酒罐儿和一只空杯子。还有一个空杯子在洗漱间，已经冲得十分干净了。

很明显，死者是喝了放了毒药的啤酒中毒身亡的。

而且，凶手已将自己用过的杯子洗干净了，当然，上边不会找到指纹了。

喝了毒药的这个男人，应当还可以挣扎着去打电话的吧？

“ 在登记卡上写着这个人的名字，叫三田澄夫。 ”

桥口刑警回来报告道。

当加代子在电视新闻中看到三泽死亡的消息时，差点儿昏倒。

他应当是在饭店里见过自己后被杀的。

当时加代子对三泽所说的话半信半疑。

她怀疑三泽和那个神秘的女人是同伙儿。

但从目前三泽被害来看，他当时说的是真话，而且肯定是被那个神秘的女人杀了的。

为什么要杀死三泽呢？

加代子马上明白了。

为了折磨自己。

三泽死之前，自己是在那个房间里的，肯定会留下指纹，而且也许有人看到过她。

和名古屋的吉川和美被杀一样，凶手是为了把疑点转移到她加代子身上。

不，和上次比，自己这次陷进去的可能性更大……

加代子没有听到舞子在哭，一个劲儿地呆呆地想。

对于上次吉川和美的死，可以说自己没有杀人动机，而且没有留下指纹，虽然是侥幸逃脱的，但毕竟警方没有抓住什么。但这次不同，首先她具备作案动机。

三泽是加代子婚前的恋人，而且她在婚前还和死者发生了性的关系，后来生下了和死者的孩子。

而且，做为人妻，她居然又秘密地和以前的恋人在饭店单间里幽会。

那会怎么样呢？

加代子十分担心。虽然天气很热，但她浑身发抖，嘴唇发青。

在当时和三泽谈话时，自己已经知道了那个神秘女人对三泽也说了谎话，并且证明三泽和那个女人不是同伙儿，干吗没有注意到她会对三泽下如此毒手呢？

但是，那个女人以杀死三泽来折磨我是为什么呢？她为什么那么恨我？

加代子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那个女人把信写给了三泽，说明她已知道了自己和三泽生有一个私生女之事，也许她认为用一个被替换了的孩子足可以使自己发疯而自杀？

在生这个孩子的时候，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这 107 是三泽的，她坚信是和自己的丈夫阳一郎生的，根本没有想到会被替换的。

那么，只能这样解释：那个女人给三泽写了这封信，认为他们俩人肯定会见面，而她在见面之后杀死三泽，加代子就理所应当地成为杀人嫌疑犯了。

“小舞子，怎么啦？”

突然传来了知子的喊声，加代子一下子醒了过来。

“哎呀，舞子，快把金鱼缸放下，割破了手了！”

知子大声喊道，把婆婆“招”来了。

加代子一看，舞子一边哭着一边用一只手捂着另一只割破了的还流着鲜血的手。

全家人顿时慌乱成一团儿。

舞子被送进了医院，手被缝了 5 针。加代子成了罪人。丈夫生气地瞪着加代子，婆婆心疼地哭着，知子也在一旁冷冷地看着她。她恨不得有个地缝儿钻进去。

“舞子哭了那么长的时间，你就一点儿都不知道？！要不是知子看到，舞子说不定流血流死了！加代子，她不是你的孩子吗？”

“对不起。”

平时尽可能不与加代子正面冲突的婆婆也愤怒地指责起她了。

加代子知道再怎么解释也没有用。

“当时我牙疼，吃了几片药，有点儿犯困。真的，实在对不起。”

连不愿说她的丈夫也给了她一句：

“你最近是怎么的了？”

4

随着事件的深入调查，加代子感到警方的手正越来越靠近她。

首先公布的是，在窗边的桌子和椅子上以及门把手上，发现了同一个人的指纹。

电视新闻的播音员煞有介事地说道：

“在死者的房间里，到处都是指纹，因此，应当说有不少客人到过那里。但是，服务员每天都擦洗桌子，打扫洗漱间，所以只会有新的指纹。门把手上也有不少指纹，也是新的。而奇怪的是，这些指纹都是一个人的。这些指纹相当清楚，说明是死者死之前来过的 X 先生。这是重要的线索。但是，这究竟是一位先生呢，还是一位女士还不清楚。但目前警方认为极有可能是一位女士……”

听到这儿，加代子浑身战栗。

播音员继续说道：

“有人见到过这个女人。据本台记者的调查，已有人来举报。死者对面的房间里是一名男客，当时他听到了敲门声，但因认为是客人的恋人而只从门缝里看了一下，看到是个女人钻进了 628 号房间。另 109 外，一名服务员也曾在走廊的拐角处见过一个女人。从一个女杀手来看，进入到男客房也许是个侦查死角吧。”

加代子的面色苍白。

有人看到我了，而且我还留下了指纹，我太笨了！

唯一可以挽救她的是：首先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她又没有前科，因此单从指纹上查是查不到她头上的。

但是，又过了几天，加代子再看电视时心情可就不那么乐观了。

三泽的女朋友对此事大谈线索。

这是一个比三泽大有 20 岁的女人。

“三泽先生肯定是去和一个叫什么‘加——子’的女人见面去了。他特别喜欢那个女人，因为我听他早就说过想和那个女人结婚什么的，不过，她现已嫁了人。三泽先生从来没有说过那个女人的全名和住址，只打过一次电话，就是在他死的当天。当时我还看到他手里有一个电话号码呢。”

“您还记得那个电话号码吗？”

一名记者问道。

加代子的呼吸都要停了。

“我只记得最后四位数，是 8815。因为它和“爸爸已哭”谐音我才记住了，不过，局号我忘了。”

“那么，分别打各局的‘8815’号，家中有一个叫‘加子’的不就可以找到了吗？而且她当天要是见过三泽的话？”

“是的。不过，‘加子’也许是爱称，真正的名字是叫‘佳子’还是‘嘉子’就不好说了。”

这个女人说道。

加代子一下子惊呆了。

看到电视的警方肯定也会去调查这个女人的，而且也会查遍京都各局的“8815”号，这一点很容易做到的。

这样一来，三泽原先在丈夫的公司里干过的事也会暴露出来，也许会进而查出他和加代子的不清不白的关系的。

而且，一旦警方以此为突破口，查到婆婆和知子时，她们肯定会把自己最近魂不守舍的原因归结为是自己杀死了三泽。

我还不死在他们来到之前呢！

但她又醒悟了过来。

如果我死了，我的孩子怎么办，肯定会被那个女人杀死的，无论如何，我临死之前也要再见她一面呀！

因此，自己现在不能死。

5

这种担心成了事实。

一天，两名刑警找上门来了。

幸好这一天婆婆、知子和舞子都外出了，不在家。

高个子的刑警问道：

“您家的电话号码是多少？请把全家人的名字写下来。”

已经到了这步田地，说谎已无济于事了。

一名刑警接过加代子写的纸问道：

“夫人是叫加代子吗？”

“嗯。”

加代子拼命地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大家对夫人都怎么称呼呀？”

“嗯？什么？”

这次加代子确实有点儿蒙了。

“就是有没有爱称什么的，是叫您阿加还是阿代？”

“噢，是这样的，婆婆和女佣人叫我加代子小姐，我丈夫不加尊称，直呼加代子。”

“你上学时，同学们是怎样称呼你的？”

“叫什么的都有，我旧姓山本，因此还有的同学叫我阿山呢。”

“……”

这两名刑警互相看了一眼之后又问道：

“你知道一个叫三泽的男人死在饭店里了吗？”

加代子曾考虑过好多天，如果警方来调查，就说认识这个人，但绝对不承认案发当天去见过他。于是，她很平静地说：

“ 嗯，三泽先生曾在我丈夫的公司里做过事，我认识他。不过，后来他又辞职了。结婚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但我丈夫和我打算去为他开追悼会。 ”

这的确是真的。

在家中不说到三泽是不自然的。那天，加代子主动问丈夫：

“ 你还记得三泽吗？今天我在电视里看到有关他的事了，他被人杀死了。 ”

刑警又问她最近见过面没有。加代子知道他们这是在了解她是否有“不在现场证明”。又问了一些别的事情后他们就回去了。

这两个刑警相信还是不相信加代子的话，她心里也没有底儿。

加代子在饭店里见三泽时穿的是一身西服，刚才和刑警们见面时，穿的是一身和服，还梳了一个高发，就算是警方可以根据目击者绘出她的外表来，但根本不会马上和她对上号的。

丈夫喜欢和服，因此她在家中常常穿。这一点街坊四邻都知道，这也是她在家中穿和服的原因之一。

知子在看了电视后曾故意说过：

“ 这个人就是那次在咱们家门前走来走去的人呀！加代子小姐，你不认识吗？ ”

幸亏刑警来时这个知子不在，不过，如果他们再来几次，也许就会露出马脚的。

这时，那个神秘女人又给心神不定的加代子打来了电话。

“ 你这人好残忍呀，竟然杀死了三泽先生…… ”

这个女人一开口就这样说道。

“ 胡说，是你杀死了三泽！不是我！我只是在饭店里见了他一面。你为什么那么恨我？告诉我，我怎么你了？ ”

加代子感情激愤地问道。

“ 那我不知道。不过，你去那家饭店，进 628 房间时，我都用照相机照下来了。怎么样？要我送给警察吗？ ”

这个女人得意地笑了。

这时，加代子才意识到自己光注意会不会被别人发现，却没有料想这个女人会在暗中来这么一手的。

接着她又说道：

“ 我想还有别人见到过你。 ”

说完，她低声笑了起来。

“ 没有想到吧？我有证据呀！ ”

“ 什么？ ”

“ 照片呀？怎么样，要不要？ 500 万日元呢！ ”

“ 什么？！500 万？！我哪有这么多的钱？！ ”

加代子打算反驳对方，但她感到没有底气。

“ 那我只好把它扔到什么地方去了。 ”

这个女人得意地说道。

“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

加代子没有办法，只好向她问道。

她无法把家里的钱拿出去，可又有什么办法来保全自己呢？

“你真不明白吗？你是个美人吗，我想任何一个男人都会喜欢为你出钱的嘛……”

“什么？我……”

加代子说不出话来。

也许只有这么一个办法了。

“真的，你很漂亮，又有不少男人喜欢别人的妻子。你可以在这一类的杂志上登上你的电话号码，这事儿不就成了？”

这个女人用一种胜利者的口吻说道。

要是她的话，她肯定会这么干的，卑鄙无耻的女人！

加代子一想，心中不免紧张起来。

“我不干，我会给你钱的！”

加代子一边喊叫着，一边为自己处于这种窘迫的境地而痛苦不堪。她痛哭起来。

“好吧，那我就等着。你要出逃可是没有用的。如果你想逃跑，我会马上让警方在全国通缉你的！”

说完，对方挂上了电话。

第七章 意外的事实

1

加代子觉得自己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如这个女人所说的那样，她想逃也逃不了了。

如果三泽没有被人杀死，那么她还可以向丈夫和婆婆解释，然后离开这个家。然而，在三泽被杀死之前，她却在饭店里和他见过面，如果这一点被警方查明的话，那她逃到哪儿都是没有用的。

到底从哪儿去弄这 500 万元呢？

而且，就算是给了她 500 万日元，谁能保证她不再对自己进行敲诈呢？

加代子整日陷入了痛苦之中。

她有两点不明白。

第一，这个神秘女人为什么紧紧抓住自己不放？她为什么要恨自己？另一点就是，这个女人为什么说她在饭店里目击到了自己。

加代子绝对坚信自己从进饭店到出饭店没有任何人看到，但为什么这个女人只看到了自己，而没有说她也看到了凶手呢？

只有一个答案。

也许这个女人装扮成来饭店当临时工的妇人，穿了一件白工作服。一般的客人以为她是工作人员，而其他工作人员也把她当成同伴而未加注意。

可她会不会也换成和我一样的服装进了房间呢？

加代子又转念一想：

也许她不是装的，本身就是饭店的工作人员呢！

是三泽对自己讲要去新京都饭店的，会不会是在他来之前那个女人曾向他作了某种暗示？

用什么样的方法暗示的还不清楚，但肯定是她进了三泽的房间并杀死了他。

加代子忽然从窗户向庭院里看去，舞子正和知子玩儿秋千。

这个孩子是别人的孩子。我那可怜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杀死三泽的女人是心毒手狠的女人，所以她也许在给了我照片，又让我去须磨见过孩子后杀死她的。想到这儿，加代子的胸口就像压上了一块大石头似地痛苦不堪。

2

加代子整整想了三天如何弄到 500 万日元的办法。

趁家人麻痹的时候，偷出家里的存折，或是丈夫收集的古钱币，但这都不是上策。

在此之前，由于自己已经全部取出了在自己名下的存款，连丈夫送的结婚礼物——一只贵重的手表都当掉了，所以自己再无分文。

干脆提出和丈夫离婚，这样还可以得到一笔财产。说不出什么理由也不要紧，写一份离婚申请书离开家就是了。高尾家在京都也是个大户，丈夫肯定不同意离的。不过，这么一闹，反正等于给警方提了个醒儿，会把侦察目标集中到我身上来。

舞子不是自己的孩子，扔下她离家出走也不会有什么牵挂的，不过，要是每天闲下来想自己的亲生女儿怎么办？

自己已想到这种地步，就算是钱到了手，而那个女人还是杀死了自己的孩子怎么办？

现在我的孩子真的还活着吗？如果已经死了，自己这样闹就是无意义的；如果还活着，为了自己的目的，还是早点儿办为好。

吃夜宵时，不知为什么丈夫突然注意到了加代子神情不对。

“你的脸色这么白，最近也瘦了不少，你怎么啦？要我说去看一下大夫吧？”

“是呀，我也挺担心的，这一阵子你老是迷迷糊糊的……”

婆婆也从一边插了一句。

“那我明天去一趟医院吧。我也感到最近一直有点儿疲惫，还怀疑是不是得了癌症了呢。”

加代子连忙掩饰着。

这时，舞子突然喊了起来：

“耳朵疼，耳朵疼！”

加代子一摸她的头，有点儿热。

“会不会是中耳炎？是扁桃腺发炎引起了中耳炎吧？”

阳一郎担心地看着舞子说道。

在这一刹那间，加代子心里一惊。

阳一郎的耳朵和舞子的耳朵外形太相似了。阳一郎的耳朵在男人中少有的薄，而且耳廓的上方比较尖，舞子的也和他的一样，简直是一模一样的。

“也许是怀孕的时候缺钙吧？”

当初阳一郎就此事问真子时，真子是这样笑着答复他的：

“过去，我怀你时吃过酞胺哌啶酮，后来听说那种药对胎儿有害，我就再没有吃，也许是这个原因使你的耳朵缺了一块，变尖了吧。不过，这个样儿也没有什么妨碍呀！”

加代子突然想起了许多年前的这段话。

真子、知子坐阳一郎的车去医院后，加代子陷入了沉思之中。

是不是我没有发现一个重大问题？

加代子想道。

这个神秘女人对三泽说的全是真的。

加代子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开始重新考虑起来。

首先应这样想：这个孩子不是三泽的，而是自己和丈夫阳一郎生的。

但是，不知是护士弄错了，还是谁故意调包，反正孩子在医院里被人换了。

因此，加代子从医院抱回的那个孩子不是自己的。

而且，那个孩子在自己身边生活了3个月，也就是在须磨见过的那个孩子。那孩子头顶上有两个旋儿，有黑痣，有酒窝。

这么说，这次回来的孩子，就应当是自己和阳一郎的孩子了。

想到这里，加代子马上又担心起舞子的耳病了。

但是，为什么那个女人如此顽固地加害于自己呢？

会不会是这个女人的姐姐或妹妹生孩子时和自己住同一个医院，因此把孩子调了包？

后来她回到家，才从血型等检查中发现弄错了，因为受不了丈夫的怀疑而自杀了呢？

这个神秘女人做为死者的亲属一直抚养着这个孩子，她决心弄清真相。

终于她弄明白了，错在了加代子的孩子身上。

她想和加代子把孩子换回来，因此对加代子的过去进行了调查，结果打听出了加代子与婚前的恋人三泽的一段风流韵事，还认为加代子与三泽生下了孩子，而其丈夫阳一郎还蒙在鼓里，于是就打定主意一定要换成！

但这个女人并没有采取一般的方法，即到加代子家，把事情的原委讲清，然后交换双方的孩子。

她知道加代子绝不会承认这件事，因为如果加代子同意了，很有可能也就把她和三泽的不轨行为抖出来了。然而，这个女人又不能不为死去的姐姐或妹妹昭雪，便采用了抢走孩子以换回自己家的孩子的做法。

于是她采取了一年半前使用的那种手法，偷走了孩子，并把偷走的、即自己家的孩子放在自己身边抚养，而把不是自己家的那个孩子放到了名古屋的保育所。

但是，如何对付加代子那边儿就成了她的麻烦。

如果马上把加代子的孩子送回去，那么加代子一家就会看出这孩子不是自己的，因此她就采取了诱拐的办法。

并且等到孩子一岁半时再送回去。

从交换孩子这一点来看，诱拐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而且为此已折磨了一年加代子，事情也该结束了呀。

加代子这样想道。

然而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孩子回来后的这段时间里，加代子一家是沉浸在幸福和喜悦之中的。

3

一定是这个女人这样认为：

高尾家的孩子回来了，已经没有什么痛苦了，但自己的姐姐或妹妹却因此自杀身亡了，却是回不来了的了。

也就是说要利用孩子再做文章，让自己的亲人在九泉下也能安心！

至少加代子应当为其和三泽之间的不轨及她亲人之死付出一笔安慰费吧？

加代子认为自己这样判断是正确的。

但是还有一个疑点，这个神秘女人在调查之后应当知道，现在回来的这个孩子并不是加代子与三泽生的，而确确实实是加代子丈夫的，那她还会这么干吗？

也许她并不甘心，因为当初要不是加代子，她的亲人未必会死的。

于是，她就决心折磨加代子。

想到这里，加代子深深地喘了一口气。

这说明我生的孩子不是三泽的，而是我丈夫的。

加代子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这样考虑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孩子回来时，丈夫就带她去进行了亲子鉴定。如果不是他自己的，他当然不会接受的。

对此丈夫说过好几次：

“经过几次详细地血液检查，的确是我们的孩子。”

肯定他还带舞子做过更复杂的检查。

舞子从医院回来的时候，加代子已经改变了当初的怀疑，她一把把舞子紧紧地搂在怀里问丈夫：

“不要紧吧？”

“嗯。”

舞子和平常一样，对母亲总是比对父亲要亲一些。

“扁桃腺肿大，已经影响到耳朵了，不过，吃两三天药就没事儿了。”

丈夫也安心地说道，然后脱去了衣服。

那天夜里，加代子睡了一个很久都没有睡过的好觉。

如果舞子是我和丈夫的，我根本没有必要害怕那个女人的纠缠。我没有杀死三泽的动机，因此我绝不屈从于她！

想着想着，加代子深深地睡过去了。

第二天，加代子醒来后感到十分轻松。她决心弄清那个女人的真相。

我先去我生舞子的医院进行调查吧！

正好婆婆让加代子上街去买东西。

“我想给你死去的父亲做法事，需要些东西，请你去百货商场买买看吧。我不放心舞子，所以在家守着她。”

“好，我去。”

加代子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去一趟医院。

她生舞子的医院是上京区靠近京都御所附近的石井医院。

由于她没有什么借口去进行调查，只好以咨询为借口：自己出现了妊娠反应是怎么回事。

不一会儿她就排到了号。她进了妇产科的诊室。

接诊的正是该院的院长。

4

石井院长看着加代子的脸，和蔼地说道：

“你的小舞子好吗？听说你的孩子被人诱拐了，我当时还真吓了一跳呢。不过，总算平安回来了。”

“是呀，还让您惦记着，太感谢了。不过，关于舞子我还有点儿事情，想和您谈一谈……”

“我明白了，和孩子分开快一年了，肯定在心理上有很大的创伤，尤其做为一个母亲。我还要看三个病人，随后咱们再好好聊一聊吧。”

看来石井院长十分乐意和长得十分美丽动人的加代子谈话。

“你说你有了什么妊娠症状？”

“是啊。”

“那你来这儿，脱下裤子，我在诊床上给你看一看。”

“当初生孩子时上过一次诊断床，想起来太不好意思了。”

但这时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硬着头皮上了床。

“没有妊娠呀！你说的反应，是心理的反应吧？女性对各种反应都很敏感的。”

加代子穿上裤子出来后，院长对她说道。

当然她没有怀孕了。自从孩子被诱拐之后，夫妇都受到了精神上的创伤，几乎再没有进行过性生活。差不多一年了，都习惯了，就连舞子回来后也很少过过。

而且，加代子几乎每天都处在那个神秘女人的威胁之中，心理压力极大，偶尔丈夫有几次要求，她也常常因没有兴趣而无法合作成功。

“你要再生一个就好了，因为只有一个孩子，万一发生什么意外，交通事故呀，诱拐呀或是得了什么重病，都会给做父母的造成永久性创伤，而如果再有一个孩子，就可以减轻这种心理压力。而且，两三个孩子在一起还有个伴儿，玩啦，学习啦……”

院长用亲切的话语规劝加代子再要一个孩子。

这时，休息时间到了，护士们在大门上挂了“休息”的牌子后，也三三两两地出了大门。

院长也走出了诊室，把加代子让进了一个接待室里。

“好，有什么事请说吧……”

加代子心里很乱，不知道该对院长说真话还是不说真话。最后，她下了决心。

“实际上我是瞒着我丈夫来的。我觉得这次回来的舞子和我一年前丢的孩子不一样。”

“什么，这是真的？！”

院长饶有兴味地问道。

“我从贵院带回的舞子，脚底下有一颗黑痣，一笑还有两个酒窝儿，头上也有二个旋儿，可这次回来的这个孩子什么也没有哇！”

“可你领回孩子时发现不对为什么不再送回去？”

“当时我忘了这些特征了，而且经过亲子鉴定，血型也和我丈夫的一样，全家人都光顾着高兴了嘛。加上小孩子一天好几变，长相不可能大小时完全一样，这个您也知道的。”

“那倒是……”

“3个月大时被诱拐的孩子，一年后变化会是很大的，当时我在心理上有接纳她的准备。可从那时起，就有一个女人老给我打电话来。”

于是，加代子便把那个女人几次打来电话等等事情对院长说了，并解释说，孩子的那些特征都是那个女人提醒的。

“在这个女人打来电话之后，我才注意到孩子的这些特征全都没有了。现在这个舞子脚上没有黑痣，头顶上也只有一个旋儿，而且，从这个女人送来的孩子三个月时的照片来看，也和现在这个孩子的脸庞不一样。”

院长听罢还是一副吃惊的面孔。

“那你应当马上对你丈夫说，并且报警呀！那比和我说有用嘛！”

“您等一下，请听我把话说完。我确实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婆婆和我丈夫对这次找回来的孩子爱的不得了。再说了，您想一想，当时孩子丢失时，警方下了那么大的力量也是一无所获，这次这个女人光打个电话，根据录音就可以抓住她吗？我才不信呢！因此我就打算耐着性子，在给她赎金的过程中认识她，或等她把孩子还给我。”

加代子把她和三泽之间的事全都隐瞒了。

听了加代子的话后，院长也理解似地点了点头：

“原来是这样呀！的确你说得有道理。当时警方什么作用也没起，你不相信他们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后来那个女人又来过什么电话吗？”

“是呀。”

加代子深深地喘了一口气后，又接着说下去。

5

“根据这个女人所说，我萌生了一个想法：当时 127 我在生这个孩子时，也许她的姐姐或妹妹也在这家医院里，会不会是她把我的孩子调了包？”

“什么？在我的医院里会发生这种事？！”

刚才还一脸好奇表情的院长，此刻有点怒不可遏的样子了。

因为此事已关系到他的名誉了。

“我什么也不知道，就把我认为是我自己的孩子带回去了，只记得孩子脚底下有个黑痣。但是，那个女人把孩子带回去后，一做血液检查，发现与其丈夫的不符，便受到家人的怀疑和责难。由于无法忍受，她就自杀身亡了。”

“你相信这个？！”

“是的，这是我的推理。打电话的女人知道是和我的孩子弄错了之后，十分气愤，于是她便决定用诱拐孩子的办法来惩罚我，而对她来讲，就等于把自己家真正的孩子弄到手了……但这些是不是事实我不明白，所以今天才来找您，希望您能帮我查一下，不然的话，这个女人会没完没了地加害于我的。”

“简直是一派胡言！”

“不，对我来说这是十分痛苦的，我不能总把别人的孩子留在我的身边呀！”

“那么，结局不是还和原来一样，你还会产生别的苦恼的吗。”

院长对加代子说道。

“那样我就不相信那个女人的话了。我想求求您，把我生孩子前前后后的情况，包括为我接生的人、护士、病历等等调查一下，有没有因为怀疑弄错了孩子而吵过架什么事情。尤其是病历。如果弄清了，我再也不会受那个女人的折磨了。”

“这个可太困难了。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人来查对孩子是否弄错了的事情。在我们这个医院里，弄错孩子的事情是不可想象的。”

院长用不高兴的口气对加代子说道。

而加代子则拼命地请求道：

“今天我对您说的事，连我丈夫都不知道，我也怕让警方或新闻界知道。我只是想知道事实真相，如果弄清楚了，我一定给您送一笔酬劳的，但我绝不会因为弄错了孩子而向您发难的。不过，如果您不答应，我也没有办法，万一我丈夫知道，或是传到了社会上……”

加代子没有把话说完，而是用两眼紧紧盯着院长。

院长考虑了一会儿对她说道：

“好吧，我按你的意思办，你明天来吧。现在还是不要马上查找为好。”

加代子点了点头。今天她是说去百货商场的，也没有更多的时间了，若回去晚了，婆婆还会生疑的。

第二天，加代子来到了医院。

院长把当时那段时间住院生孩子的人的病历、129姓名、住址让她看了。

“住院分娩，大体上需要一个星期。因此我把这段时间的情况都写在了这上面。从你住院到生完孩子出院这段时间，共有11名女性生孩子。把你所怀疑的人看一下吧。一般说来我们是不会弄错的，如果有意外的话。我也会追查的。”

仅过了一天，院长的态度就有了180度的改变。

加代子抄下了这11个人的情况后，便回到了家中。

6

但是，最近一两天里，她一直没有外出的机会。

没有办法，加代子一边陪着舞子玩儿，一边看着这11个人的名字和住址，打算暗中背下来。

舞子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而且是和丈夫生的，现在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怀抱中。

舞子哭了。正在此时，加代子突然想起来，在壁柜里还有许多她被诱拐前买的玩具呢。

在舞子没有回来时，丈夫不想触景生情，便打算把这些玩具都处理掉，但加代子不同意，便把它们放在了壁柜的紧里边。

“小舞子，等一下，我给你拿点儿玩具来！”

说着，她擦了一把汗，把一个大箱子拖了出来。

舞子瞪大了眼睛，吃惊地看着这些玩具，有小水桶、小铲子、奶瓶、布娃娃等等。

舞子高兴地一个一个地抱在怀里，开始玩了起来。

加代子看着一个红色的小水桶，突然想起了什么。

这是舞子被诱拐之前玩过的，里面的橡皮泥已经干了，但还留着当时她的小手印儿呢。

这可是舞子3个月时的手型呀！

于是，加代子马上取来了印泥，让小舞子的手沾了沾，然后印在一张白纸上。

加代子仔细地辨认着。

不对，指纹和手型都不对！

这个舞子不是被诱拐的那个舞子，这一点看来是无疑的了。

也就是说，这个舞子是在医院里被调包的那个了？

她一边擦着哭着的舞子的手，一边在拼命地思考着。

是呀，当时虽说孩子和母亲在一起住，但刚生下来的时候有几天是放在婴儿室的呀！那时是可以被人偷换的！

当时只在孩子的脚上挂着一个姓名卡片。

也许洗澡时会摘下来的吧？

这时，她又想起来，产院在大人生产完孩子时，是要在保健手册上按上婴儿手指印的。

对，找找看！

于是，加代子马上从佛坛下的抽屉里取出保健手册。

啊！

正好在最后一页上印着手印。

正好也是右手的。

加代子把这个手印和小水桶里的手印看了看，比较了一下。

好奇怪呀！

经过比较，加代子看到，手册上的手印和水桶里的手印完全相同。但现
在这个舞子的手印则完全不同。

手册上和桶里的手印是食指的，是“簸箕型”的，而现在的舞子的食指
手印则是“斗型”的。

这说明，自己的舞子从生后到被人诱拐前一直没有被人调换。

同时也证明了，现在的这个孩子不是加代子生的，是别人的孩子！

第八章 奇怪的女人

1

加代子的痛苦也只是刚刚开始。

自己的亲生女儿，生下来后就被人诱拐了，但自己还不知道，而现在“找回来”的这个女孩子从指纹和手型上又不是自己亲生的，已经可以断定这是一个别人的孩子。

诱拐孩子的罪犯为什么把我的孩子留在身边呢？我身边的这个孩子又是谁的呢？

加代子在想着各种各样的原因。

如果是一个女人非婚生的孩子，她也许出了一笔钱把孩子放在保育所，但一年之后，她既不能领走，又不能再给保育所钱了。

于是，她万般无奈，只好打高尾家的主意，因为她在一年前的报纸上得知高尾家的孩子被人诱拐了。她知道自己孩子的血型，也因为报纸上报道过而知道了失踪的舞子的血型，因此她认为高尾家会根据血型相同这一点领走孩子的……

不，也许是罪犯故意弄来一个别人的孩子 133
“送”回来的呢！

“这可太不可思议了！”

加代子从回忆中清醒了过来。她大声斥责了一下舞子，把自己的手从舞子的手中挣脱出来。

舞子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加代子连忙把她抱起来，但一想到这是一个别人的孩子，心头就产生了一种厌恶感。

过了一会儿，舞子不哭了。加代子喊来了知子，让她看一会儿孩子。

知子带舞子出去玩儿之后，加代子连忙把从医院妇产科抄来的单子揉成一团儿扔到了垃圾袋里。

她现在已经知道了在医院里孩子根本没有被调包，所以，她就是把那时在妇产科住院生孩子的女人一一查一遍，也找不出什么结果的。

知子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吗？

不知为什么，加代子突然对知子的怀疑变得十分严重起来。

知子在少女时期就认识了阳一郎，而且十分崇拜他，也正是这个原因，知子才成了高尾家的佣人。

直到加代子嫁过来为止，她一直受到婆婆的宠爱，而且十分尽心尽力地照料着阳一郎。她会不会渐渐地使自己有了处于一个“夫人”的地位的错觉呢？

“如果结了婚，就把佣人辞了吧。”

她这样求过阳一郎。

但阳一郎却断然否认了：

“这个孩子从年轻时就来到我们家了，我妈已经完全适应了这个孩子的介入。如果结了婚就不让她当佣人了，那我妈就会把什么家务都让你加代子干。由于你一下子也不可能马上习惯我家的各方面情况，所以在这之前，还是让她干吧。”

因此，即使是在婚后，加代子还是无法摆脱或说是消除知子在这个家庭

中的影响。

但是，做为新婚之妻，每天不用操心家务事，倒也算是一件幸事。

然而，这种状况没能维持几天。

一天早上，丈夫对加代子说道：

“ 怎么样，今天你为我找条领带吧？ ”

婆婆却插了一句：

“ 干吗不用知子买的那条？ ”

正当加代子不知该拿哪条领带时，知子已经从西服柜里取出了一条和丈夫的西服相配的领带，并麻利地给打好了。

而且，知子从不称加代子为“ 夫人 ”，常常只称她的名字，后边再加个尊称而已。

偶尔阳一郎也说过别让知子干了，但加代子那时又怀孕了，因此也就说说而已，知子一直在高尾家稳稳地住着。

“ 等生了孩子后可麻烦死了！你一来要照顾我妈，二来还要干家务、喂孩子，这可不行了，我可不希望你马上操劳的老起来。 ”

阳一郎这样对加代子说。

丈夫过于袒护知子了。也许过去两个人曾发生过肉体关系……

加代子突然冒出了这么一个念头，但她又马上摇了摇头。

2

加代子仔细回忆起来，的确是这样的：在她生下孩子的那几天里，知子总是沉着一副脸的样子。

如果她和阳一郎没有过那种关系，她会不会因为没能和阳一郎成为夫妻，没有能成为这个家庭的成员之一，而感到悲痛呢？

也许诱拐的罪犯就是知子呢。她有机会和条件弄走孩子放到一个什么保育所去的。也许正好那个时候她妹妹百合子回娘家生孩子，可能是结婚后回来生的，也可能是非婚生育，反正知子会和妹妹商量，把妹妹生下的孩子弄到名古屋的保育所，打算将来让这个孩子成为高尾家的孩子。方法就是采取这种“ 诱拐——返回——进高尾家 ” 的形式，而高尾家就会把这个百合子的孩子当高尾家的孩子养育。也许在当初的计划里，一旦这个目的达到，就把诱拐了的孩子杀死或丢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百合子的母性已使她不忍心下手杀死加代子生的孩子，于是便策划了下一个计划：要求加代子付出一大笔抚养费，并开始折磨加代子。

加代子还在继续思考着。

但突然电话铃的响声打断了她的思路。

“ 喂，我是高尾家。 ”

“ 啊，是加代子小姐吗？ ”

又是那个女人。

“ 钱怎么样了，500 万元。 ”

“ 不，不行，太急了。 ”

加代子用坚定的口吻说道。

“ 那我只好把三泽先生死时那天的照片送给警方了。 ”

那个女人漫不经心地说道。

加代子突然想起来，便按了录音机的开关。她想认真辨认一下，这个女人是百合子还是别人，因此她打算和这个女人多罗嗦几句。

“钱吗，只有一点儿。这么急又要这么多，我的确有困难。不过，我现在已经明白了，这个舞子不是我的孩子，我正想把她还给您呢。”

“什么，你知道这个孩子不是你的？可你连你自己的孩子都弄不清楚了吧？”

“不，我想起刚生下的孩子有指纹了。我今天把它比了比，一点儿都不对。所以，是还给你呢，还是再送到什么保育所，我现在还没有拿定主意。如果你把孩子要走，我倒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提出给我 137 500 万日元的抚养费……”

“……”

对方一下子沉默了。也许因为加代子的态度突然变了，她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不过，你要真这样干，你丈夫和婆婆会怎么说？他们会相信在舞子之外还有一个他们的孩子吗？”

那个女人找到了加代子的致命弱点。

“我想把保健手册上的指纹和手型让我丈夫看一下，他会相信的。”

加代子一边盯着磁带的转动一边说道。

“那这样也可以。不过，做为代价，你自己的孩子就永远地回不来了。”

那个女人威胁道。

“这也没有办法嘛。不过，我可以把你给我的孩子的照片交给警方，向全国发出找孩子的通缉令。”

“如果在这之前孩子死了怎么办？如果埋在地下的话，恐怕怎么找也找不到的。”

“那就会把你找到！”

加代子愤愤地说道。

“噢？这也不要紧，我并不和那个孩子住在一起，谁也找不到我的。怎么样？”

这个女人相当自信，加代子有点儿不安了。

难道她不是百合子？

的确，如果自己真的报了警，也许这个孩子真的会死掉，那么和这个女人就失去了一切联系。她既然能杀死一个保育所的人，那么对一个孩子她会下不了手吗？

“怎么样，500 万元交不交？”

这个女人又咄咄逼人地问道。

“我给你吧，不过，要等几天。我不对丈夫说这个孩子的真相，但也不可能那么快弄到钱吧？”

结果，加代子对这个女人束手无策了。

“好吧。那么，再见！”

那个女人挂上了电话。

怎么样，能不能听出是百合子的声音？

对方挂断了电话后，加代子陷入了思考之中。

再去一次滋贺县？

但是，听知子说，百合子准备把孩子送走后去九州工作，如果她真的走了，那可再也听不到她的声音了。

500 万日元还没有办法筹集到，时间已经过了二天了。正像有天助似的，这时知子一下子得了急性阑尾炎病倒了。

当家里决定立刻送知子去医院时，加代子给知子的娘家打了个电话。

接电话的是知子的母亲。

“是这样的，知子小姐得了阑尾炎住院了。因为 139 要手术，是不是可以让她妹妹来一下？”

“哎呀，这可糟了，我马上让百合子去您那儿一下。住哪家医院了？”

她的母亲问道。

加代子告诉了她医院的名字后，便挂上了电话。

这下可好了，百合子再不情愿也要来的！我第一次见她时戴了太阳镜，她肯定认不出我的。

不急着想来不行，手术进行完了的时候，百合子赶到了。

这次她没有带孩子来。

“多亏了你们的照顾。”

当加代子听到百合子说的第一句话时，她就一下子失望了。这声音和磁带上的不一样，和那个神秘的女人完全不是一个人。

知子还没有从麻醉中清醒过来，加代子就和百合子在病房里聊着天儿。为了慎重，她还带来了录音机录了音。

因为她认为，人的声音通过磁带后可能会有所改变的。

但是，当她回到家里，把在医院里录的磁带放入录音机中播放时，还是不一样。

“还是不对呀！”

她失望了。

那个女人不是百合子。

不过，也许是知子的朋友，不是她妹妹呢！

虽然这种推理可以成立，但却无法查找。

第二天是倒垃圾的日子，加代子把垃圾袋拎了出去。这时，她又想到：

对了！罪犯也许是和我同一个时期住院生孩子的女人哪！如果不是知子干的，那么凡是知道孩子的事和家里的事的人都是可以这样干的呀！

于是，加代子又从垃圾袋里找出了那张纸条。

当时，由于都是住院生孩子的人，那么她们之间自然也比较熟悉了。

她们常常在一起相互探讨喂养孩子的方法，相互比较各自的孩子，聊天儿，过得挺愉快。

也许就在那时，其中一个人知道了高尾家比较富有，便打了这么个坏主意呢。

也许其中的一个女人的孩子死了，为了要一个孩子，便诱拐了我的孩子呢。不过，因为那毕竟还不是自己的孩子，也可能她又生了自己的孩子，因此她又后悔了，想再把孩子送回来。正在这时，她从电视中知道了高尾家孩子回来了这件事。

“不对！你的孩子在我这儿！”

她回忆起了那个威胁自己的神秘女人的话。
她又想起当时生孩子时三泽曾打来过电话。
也许后来某个人调查了她的过去。
那么，也许送回孩子的人和威胁自己的人是两个人了。
也就是说，送回孩子的那个女人是利用了一年前的诱拐事件，而知道自己和三泽之间的关系的人才是威胁自己的那个神秘女人。
她把垃圾倒完后，回到屋里把从垃圾袋里找回的纸团打开平铺在桌子上。
从明天开始，我要对这 11 个人挨个儿进行一下调查。
有了目标，加代子一下子精神起来了。
这时，又有一个女人的形像突然浮现在了她的脑海中。

4

这个令加代子感到可疑的女人，就是当时她分娩时和她住隔壁的一个主妇。
名字……名字……叫……濑户志摩子。
一开始听说这个名字时，加代子觉得像日本的一个著名岛屿——濑户岛子一样。那是一个位于濑户内海的小岛，风景很美。几天后，一次她外出散步，偶尔从她的门前过时才看清是叫“志摩子”。
她们出院时互相留下了地址。
“出院后我们还要说说对方孩子的事呀！”
加代子和志摩子定了下来。
她记得志摩子的丈夫是一家大公司的科长助理，当时正在东京单身供职，只来过一次医院。
志摩子出院后曾来过加代子的家两次。
当时加代子感到奇怪的是，她两次来都没有带女儿美波。
“小美波呢？”
加代子问道。
“我妈带着呢！因为有二个孩子……反正这事儿我不好说，别说这个了。”
志摩子回避了。
如果她俩是中学同学，对方的家庭情况也就知道了，但她们的话题只限于聊孩子如何如何了。
加代子感到很意外；不带孩子来，却还在不停地谈孩子的事。
来两次都提过离婚的事，也许是因为孩子的事吧？
加代子在想着。
大凡有了孩子再提出离婚，最常见的是孩子的血型与父亲或母亲不符，那么一般认为即是妻子的不贞。
难道是她诱拐了我的孩子？
她的丈夫单身赴任，生孩子时只回来过一次，大概生后两三个月都没有回来吧。
也许丈夫有了情人。这样，没有人爱抚的志摩子受不了这种寂寞，就和身边的男人同居，并生下了这个孩子。当然，几乎不回家的丈夫自然对这个

孩子表示怀疑了。

如果孩子……

她一直期待着丈夫回来，但丈夫始终不回来。那么，她就会认为丈夫有了离婚的准备了。

于是，志摩子便有了一个想法。

如果孩子的血型与丈夫相同，对自己的离婚有利，例如抚养费什么的。如果是血型不同，丈夫则可以以不是自己孩子的理由拒绝支付抚养费。

幸好丈夫从未见过这个孩子的面，那么，把一个和丈夫血型相同的孩子弄到手，丈夫也不会知道的。

她会这样想的吧？

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她才没有带孩子来过。

加代子深深地出了一口气。

志摩子把自己的孩子放在了名古屋的保育所，诱拐了加代子的孩子。

而且，果然达到了她的目的，她得到了一大笔抚养费。

但是，她又想换回自己的孩子了。

不过，离婚不到一年她是不敢这样做的。如果这时就要回孩子，会被当成诱拐者而受到起诉的。而且，高尾家怎么才会同意接受这么一个从天而降的孩子呢？

另外，一年时间过去了，她的感情已很难离开身边这个孩子了。

再有，如果把自己的孩子放在高尾家“寄养”，那么将来还可以继承他们家的一大笔财产呢！

志摩子是这样考虑的。

那么剩下的一个问题就是加代子的孩子该怎么办了。

当然不能送回去，但也不能总替别人养一个孩子呀。她想杀死她，然后彻底地让她“失踪”，但她和这个孩子生活了一年了，有了感情，想杀死她可下不了手了。

于是，她便把这个孩子做为威胁我的筹码。她说过，如果我不讲任何理由地离家出走，当然是办了离婚手续之后，那么她就把孩子还给我。做为交换，她也不对阳一郎公开我和三泽的关系。

但无论如何，加代子认为应该调查一下濑户志摩子的事情。

5

数日后，加代子找了个借口，坐出租汽车来到了京都车站，然后在那儿故意换乘了地铁。她不想让出租汽车司机知道自己去了什么地方。

地铁过了乌丸大道后，向南驶去。

加代子在丸太町下了地铁后向北走去。

以地铁为中心，东侧的丸太町和今出川之间，是京都御所。

西侧是KBS——京都广播局、平安会馆和私学会馆。在这些机构的后面，有许多住宅，其中就有濑户志摩子的家。

加代子手中拿了一张地图，到处打听志摩子的地址。加代子一次都没有去过，但她终于还是找到了。

这一带都是过去旧政府的官吏们的住处，志摩子的家就在近卫町附近。

“啊，是这儿！”

加代子终于找到了“勘解由町”。

勘解由是过去平安时代监督国立办事局的外交大臣。

加代子在这儿慢慢地找着门牌号码。

没有叫“濑户”的人家。

也许离婚后搬家了，或是离婚后又恢复了旧姓？

不知所措的加代子站在马路边上发着愁。她突然自言自语地说道：

“对了，她以前好像说过‘家前有一个吃茶店……’，那我就按这个线索查一下吧。”

于是，加代子又一个一个商店地找了起来。在这条大街上共有两个吃茶店，一家的对面是建了几十年的大楼，另一家对面有三幢小楼。

是哪一家呢……

加代子决定先从最右边的这家问起。她接了门铃后，从里面走出一个面色和蔼的中年主妇来。

“对不起。……这一带是不是住着一位叫濑户志摩子的人？”

加代子恭敬地问道。

“噢，你问濑户先生？是我的邻居，可半年前就搬走了呀！”

这个主妇答道。

“去哪儿了？”

“她离婚了，丈夫去了东京，夫人去了名古屋了。”

“是吗？她的孩子呢？”

“孩子，是不是美波？”

“对，是叫美波。去哪儿了？还有别的孩子吗？”

“不，就一个，叫美波。去哪儿了……”

“是啊，跟着爸爸还是妈妈？”

“嗨，美波生下后一个月就死了！”

说着，这个主妇用袖子擦了一下眼睛。

“不过……可是……她生孩子的两三个月后还来过我家呢！”

“那美波呢？”

主妇用怀疑的目光盯着加代子。

“不，志摩子说她的孩子很好，一直让她母亲带着呢！”

“她撒谎。美波生下后一个月就死了。后来他们夫妇关系不好了，于是就离婚了。”

“美波是病死的？”

加代子不相信地问了一句。

“不，是事故。她妈妈把美波放在婴儿车里去买东西，一辆汽车撞了上去。婴儿车全压烂了……”

主妇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不禁呜咽起来。

加代子和主妇分手后，乘出租汽车回到了家。

在她手里有一张写有志摩子在名古屋的地址的纸条，是那个热心的主妇给的。

她的孩子明明死了，为什么还要撒谎说孩子挺好？会不会来我家后看到

舞子想起了她的美波？

加代子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冥思苦想。

我还是想去名古屋见她一面，听她说些什么。如果知道她不是凶手的话，就可以把她从怀疑者中除去了。

加代子又让心情平静了一会儿，便开始考虑对丈夫再说一个什么借口了。

吃晚饭的时候，加代子一边小心地看着丈夫的脸色一边说道：

“ 嗯……我想去一下名古屋。 ”

“ 名古屋？干什么去？ ”

阳一郎吃惊地问道。

“ 我们的孩子在那家保育所住了一年，平安无事地回来了，总得送点儿礼什么的吧？ ”

“ 送礼？当时不是送过了吗？而且那家老板也死了，干吗还送？ ”

阳一郎不同意。

“ 那我就说实话吧。你还记得和我一块儿住院生孩子的濑户志摩子吗？她来过咱家两次的…… ”

加代子以似乎很保密的样子说道。

“ 噢，就是在医院里常常帮你忙的那个人？ ”

“ 对，她搬到名古屋了，不能来玩儿了。我想她有可能常去保育所给孩子们送水果什么的。 ”

说着，加代子把那张写有志摩子新地址的纸片让丈夫看。

“ 名古屋市千代区……原来这是你的目的呀！ ”

阳一郎好像总算明白了加代子想去名古屋的理由似地说了一句。

“ 那就让她去一趟吧。舞子我来照看。 ”

婆婆真子在一边插了一句。

婆婆很少能站在儿媳的立场上说句公道话，今天不知是怎么啦。

“ 那么要住下吗？ ”

阳一郎认真地问道。

“ 不，坐新干线，当天去当天回来。 ”

阳一郎听罢点了点头。

第九章 背叛

1

第二天，加代子 10 点离开家门，中午时分就到达了名古屋。

因为濑户志摩子的旧姓是矢野，于是加代子就先找姓矢野的人家。

“一位叫矢野志摩子的女士住在哪儿？”

一位 70 来岁的妇人十分和气地对她说道：

“顺着道儿一直走，拐弯儿后第三家就是。”

“您知道是她一个人住在那儿吗？好像她还有一个 1 岁多的女孩子吧？”

“不，就她一个人。”

这个老妇人还告诉她说，矢野志摩子在附近的一家公司里当办事员，只有到下午 5 点左右才回家。

她看到加代子很为难，便又说道，这会儿公司正午休，不妨去公司里找志摩子，并把去公司的道儿指给了加代子。

加代子来到了这家公司。

这是一家专门制造汽车零件的公司。加代子正在考虑该怎样提起这个人时，从公司里走出来五六个男男女女。

好像他们要去休息。

其中有志摩子。

“志摩子小姐——”

加代子冷不防喊了起来。

志摩子猛地一回头，惊呆了般站在那儿。

“哎呀，高尾小姐，你怎么在这儿？”

“来找你呀！在哪儿吃饭？”

“噢，附近……你也来吧。”

说着，她把加代子让进一家餐馆。

她的声音不是那个神秘女人的声音。那个女人虽然故意压低了声音，但毕竟不同于志摩子的声音。

“孩子死了吗？”

加代子开门见山地问道。

“什么？噢，是的。”

“那为什么不告诉我？不是出院后一个月就死了吗？”

“……”

志摩子默默地点了点头。

“对不起。”

过了一会儿，志摩子才说了这么一句。

“开始去你家时，我就想对你说我的孩子死了的事儿，但怕让你扫兴就没有说。再说，孩子死了，我丈夫又要和我离婚，弄得我很狼狈，我不想让人嘲笑我，所以……”

“干吗这样想？”

加代子紧紧地盯着志摩子问道。

“在医院时，我是你的邻居，咱们同时生下了一个孩子，这也是一种缘

分吧，我们也成了好朋友。不过，我去您家一看，你简直是个大富翁了。我不过是个老百姓，又没有汽车，也没有佣人，你家的舞子有那么多玩具玩儿，又有一张那么漂亮的床……我不会和你成为永久的朋友的。在医院里还算是朋友，不过，出了院就不同了。如果我说我的孩子死了，那我们还能有什么可谈的呢？我太可怜了！”

说着说着，志摩子的眼泪流了出来。

“是这样……”

加代子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而且，你婆婆也是个整日没个笑脸的人，如果你家说起我的孩子死了，她不骂我才怪呢！实在对不起。”

“不，我实在是不知道你的想法，和你在一块儿光谈孩子的事了，也对不起你！”

“我每次去时都想对你说实情，可你丈夫一见我就问：‘怎么样，美波好吗？’我就情不自禁地顺口答道，‘嗯，很好。’所以也没有办法说实话了。看到你们幸福的一家人，我怎么好扫你们的兴呢？”

志摩子反复强调着这一点，连加代子也认为这是真的了。

吃完饭后，志摩子从手提包里取出一个信封来。

“请你看一下，这是美波的照片，你看一看就明白我的心情了。”

“是照片？快让我看一看。”

加代子连忙接过来，仔细地看了起来。

这是生后一个月的美波。

还有死时和葬礼时的照片。加代子紧紧地盯着。

她好可怜呀，孩子死的那么早！可我还怀疑她！这么一个人怎么会是凶手呢！

加代子打消了对她的怀疑，和她分手了。

但是，她在回保育所方向时，脑子里又产生了一个问号：

会不会因为她的孩子死了，心里不平衡而产生了威胁我的念头？的确，她会羡慕我们的幸福家庭的，但是，她会不会因羡慕而转向嫉妒，诱拐了我的孩子呢？而且她离婚后一个人生活，肯定是很困难的。她想用诱拐来弄一笔赎金也不是不可能的呀！

加代子在一看到照片时产生了一种做为母亲的同样的怜悯之心，但此时此刻又觉得志摩子的声音和那个神秘女人的声音太相似了！

她想送回诱拐的孩子后收取赎金，但是，她应当知道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一旦警方介入，她有可能会被捕的。

后来，她从名古屋的保育所那儿知道了曾经有那么一个女孩子的事儿。

她便打算假装成这个孩子的母亲，并写了封信，让高尾家来领回孩子。

而加代子一家根本没有意识到会有这么一场骗局，完完全全地沉缅在得到了孩子的幸福之中。而这时，志摩子又让加代子知道了这个孩子实际上不是她和阳一郎的孩子，而是她和三泽生的孩子，这样一来，加代子既不能报警，又不敢让丈夫知道。

从这一点来看，这样弄到赎金是最安全的。

加代子的心情渐渐沉重起来。

不过，如果是她诱拐了我的孩子的话，那么她又从哪儿弄一个孩子来呢？附近又没有听说有人丢孩子，她又是一个人住在这儿……

加代子来名古屋见志摩子，又要到保育所还人情，这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所以，她带了整整一大箱子礼品。

箱子里有带给保育所里孩子们的各种玩具、衣服等等。

她接了按门铃，保育所里走出了一个年轻姑娘。

这是上次那个叫秋子的姑娘。她正在带孩子，怀里还抱着一个尚未睡醒的孩子。

“前些时候一直麻烦您，今天特意来送点儿薄礼……”

加代子一说，秋子才认了出来，连忙小声说道：

“对不起，请小声点。太感谢您了，这么大老远的，孩子们肯定非常高兴的。”

于是，加代子也连忙压低了声音说道：

“实在不好意思，请收下吧。”

这时，从里面传来了一个声音喊秋子。

“秋子所长，快来一下。”

秋子回过头应了一声。

“那么，我告辞了，您忙吧。”

加代子仅仅呆了几分钟就出来了。

秋子当了所长了？

坐在出租车里，加代子继续思考着。

“是啊，不管凶手是志摩子还是别人，都不会把诱拐来的孩子还给自己的。她们一定要躲在一个安全圈子里，如果需要出面，也绝不会让我发现的。当然，放在这样的保育所里是最合适的。”

加代子一想，便打算再回这家保育所。

她决心调查一下这家私立保育所。

她拿着神秘女人送来的女孩子的照片，让附近几户人家看了看，但都说没有见过这么一个孩子。

也许不在名古屋，而在我想不到的一个地方，也许在附近的大阪府或滋贺县吧？

如果能找到孩子，加代子不惜以离婚来换取自由。这是她这些天来一直考虑的事情。

要尽可能不给高尾家造成被动地完成这件事情。

要省事儿只有一个办法，对丈夫明说了这件事，然后报警，向全国发出通缉，寻找这个女孩子。可这样一来，尽管孩子找回来了，但也等于向丈夫宣布，这是她和三泽的孩子，那与丈夫离婚就只差一步了。

因此，为了不把事情弄大，只好自己引“罪”离婚。

自己孩子找不到，却又在每天辛辛苦苦地为别人养育孩子，加代子的心里十分矛盾。

从名古屋一回去，加代子马上又去了京都的大阪和滋贺的几家私立保育所，但是一无所获。

那么，唯一的线索就是那个神秘的女人了。

可为什么一个月了她也没有打电话来呢？京都已进入秋季了。

京都此时已遍山红染，观光客人纷纷涌到化野来了。

加代子家附近的化野念佛寺里，也整日整日挤满了人，大多是年轻女人或女大学生。

3

一天，加代子也去了念佛寺。

虽然这个寺庙离她家很近，但她几乎都没有去过。做为一个年轻的妻子，她觉得寺庙中几百尊冰冷的石碑令人生畏。

但是，毕竟是没有来过，而且又是在一场雨后来，加代子觉得天气好，念佛寺也似乎比较可爱了。

对她来说尤其极有吸引力的是，那儿有许多孩子的石像。

这些没有人来供奉的死了的孩子是多么可怜呀！

她心中一想，就不禁一阵阵痛苦。

如果我的舞子被凶手杀死了，不但没人供奉，还不知会葬在什么地方呢！

加代子在每尊石像前都点了一枝香，她希望能得到它们的保佑，使她的愿望实现。

正在这时，三名公司职员模样的年轻姑娘向加代子喊了起来：

“喂，请您接一下，刚才一个坐车来的女人说是给您的信。”

其中一个人递过了一封信。

加代子疑惑地接过信来。

她打开一看：

孩子的保育费该送了，快准备一下。

信中就写了这么一句话。

“是什么人给的？”

加代子严肃地问道。

“噢，是一个坐着白色汽车，戴了一副太阳镜的女人，我们也不清楚。她就说了把这封信交给‘站在佛像那儿的那位女人’就走掉了。”

一个看来是观光的姑娘说道，并征询似地向另外两个同伴看了看。

“错了吧，她身边还有一个女人呢。”

其中一个姑娘有点儿吃不准似地反问道。

“不，是我的，多谢了。”

加代子行了礼，马上离开了这里。

这三位姑娘奇怪地对视了一下。

那个女人终于来京都了，要我准备 500 万日元。

加代子撇了撇嘴。

回到家里，她反复思考着，最后决定从丈夫的存款中弄出 500 万元来。

过去她都是胆战心惊的，但这次她下定了决心，一旦向丈夫挑明，就准备离婚而去了。

交了 500 万，孩子就可以回来了。我要拼命干活养活舞子。

于是，第二天，她拿了丈夫的存折和印章，堂堂正正地去银行取了 500 万日元来。

两天后，那个女人打来了电话。

“钱准备好了吗？”

“嗯，好了。”

“什么？真的？胡说吧？”

“真的。从我丈夫的存款中取出来的。所以，你应当明白我已经做好离婚的准备了。因此，我希望这次你一定要送回我的孩子，今后就我和孩子两个人生活了。”

“是吗？”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女人沉默了一会儿。又过了一小会儿，她对加代子说道：

“好吧，我把孩子还给你。两天后夜里8点，从高濑川的三条开始的第二个桥头，你带着现金来吧。”

同时，她还一再叮嘱，要带旧钞票，到桥的西侧，等等，然后挂上了电话。

接完电话，加代子的心情十分紧张。

我的孩子真的活着吗？她肯定是我自己的孩子吗？

各种各样的想法一下子充满了她的大脑。

两天后，被婆婆派去银行的知子，惊慌失措地跑了回来。

“夫人，不好了，不知谁从银行取走了500万日元呢！因为存款不够了，所以银行不允许再存定期，而改成活期的了。”

站在旁边的加代子听到这话一下子脸色苍白。

婆婆真子大声喊了起来：

“这……我不信！……这怎么可能……”

“怎么啦？”

“等一下，我马上去一趟。”

说着，婆婆立刻换上衣服，和知子一块儿出门了。

她们马上就会发现是我干的！

加代子心里十分清楚。

尽管加代子不在场，但营业员却认得她，会告诉婆婆的。

等她们走了之后，加代子准备了自己的行李，并把那500万日元牢牢地捆好，藏在了门上的牛奶箱里。

如果丈夫一回来，家里肯定会乱成一团的。那时，我就要离开这个家了。我马上赶到约好的地点去！

一个小时之后，婆婆回来了。她面色铁青，紧紧地咬着嘴唇，径直朝加代子走过来。

“加代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拿没拿那500万元？请你解释一下！”

加代子默默地点了点头。

不一会儿，被电话招回的丈夫进了家门。

“加代子，你怎么啦？”

“我、我对不起你！”

加代子仔细斟酌着词句对丈夫说道。

“没有什么对不起的。那 500 万日元真是你拿的吗？”

阳一郎的面色苍白。

“是的。”

“为什么？我不是不同意你动存款，可你应当对我说一下呀！”

阳一郎盯着加代子说道。

婆婆真子和知子也盯着加代子。

“对不起。这几年来，我借了不少钱。因为越积越多，我担心债主讨上门来败坏名声。我嫁过来之后，虽然能有点儿零花钱，但大部分钱都在婆婆和知子手里掌握着，我还不起这些债。加上自从孩子被诱拐后，我买了许多衣服、首饰等来弥补一下我心里的思念，所以一分钱都没有了。但这些钱我都没对你们讲过，我实在还不了了，已经好几倍的利息了……”

平时连大气都不敢出的加代子，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把大家都惊呆了。

她借了别人的钱是真是假，大家不清楚，但全家的“财权”在婆婆手里这却是实情。

这么多年来积怨，加代子一口气说出后心情特别痛快。

不过，我的确是个坏女人呀！因为我还有一个不是和丈夫生的孩子！

她激动地说完之后，流着眼泪跑回了自己的房间，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提包又来到大家面前。然后，她一下子拉开提包的拉链，把里面的东西一股脑儿地倒在地上。

“请看一下，这里面只有换洗的衣服，我就带着这点儿东西走。离婚申请书请随后送来吧。”

“等一下。加代子，你能不能不离婚？如果家中出了这种事儿，让阳一郎的脸面往哪儿搁？我们家在这一带也算是个大户人家呢！别激动，有话慢慢说。而且，你走了，舞子怎么办？我可不许你带走她。”

婆婆大声喊道。

“真的，孩子怎么办？加代子。”

阳一郎的口气也变得强硬起来。

连他也认为孩子比我重要呀！

加代子更坚定了离家出走的决心。

“今晚我们好好谈谈？要不，出去走一走吧？加代子。”

阳一郎又问了一句。

一刹那间，加代子的心紧缩了一下。如果今天出去走走的话，这婚就离不成了。由于京都人极好面子，婆婆绝不会允许离婚的事发生的。

然而，如果和解了，怎么按约定的时间把钱交给那个女人呢？这样一来，孩子就永远也回不来了，而且，也许孩子会因此而断送在那个女人手里……

加代子仔细想了想后，静静地把地上的东西又装回了手提包中。

“啊，这件事就这样了吧。今天就不说什么了。”

婆婆十分宽宏大量地说道。

但是，加代子收拾完提包，拉上链子，又朝大门口走去。

“加代子！加代子！”

知子冷冷地看着婆婆追加代子。

“加代子，你不对舞子说点儿什么吗？你怎么这么冷酷？！”

加代子听到这话，回过头来看着知子，一句话也没有说，然后又回过身，在门口穿上了鞋。

“如果出了这个门，就不要再回来了！听懂了吗？”
丈夫的声音也传了过来，但加代子连头也没有回。

5

几个小时后，加代子走过了小吃店前的桥，在 8 点差几分时来到了指定的高濑川。

过去，这条高濑川是专门过送罪犯的船的，我就是罪犯。

加代子两眼紧紧地盯着这条河水。

她环视了一下四周，看不见一个女人走过来。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这次要好好看看她的模样！

“如果这个女人是知子，或是志摩子的话，自己就绝不交钱，而且还要把孩子要回来！”加代子心中暗暗说道。

都 8 点 20 分了，那个女人还没有来。在这条还算不太偏僻的小马路上，今天偏巧一个人也没有。

8 点 30 分的时候，突然在桥头的对侧出现了一个带着一个 1 岁多的女孩儿的女人。

这个女人戴了一副太阳镜，穿了一套黑色的西装，黑色的头发，把加代子吓了一跳。

这个女人看了一下加代子，从自己那边儿把一个球样的东西滚了过来。由于这个桥在加代子这边呈一个下坡面，因此这个球一直滚到了加代子脚下。

加代子接住后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圆形的透明胶囊状物体。

这是装孩子的玩具的物体，但此时此刻，这里面没有玩具，而是一张纸条。加代子用手打开这个圆形的胶囊，把纸条取出读了起来。

你把带来的钱和这封信放在桥边你脚下的水泥桩旁边，然后向南走。

要走到第一座桥那儿。如果你按我说的去做，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由于天黑，这个女人又戴了一副太阳镜，加代子无法看清她的面容。但她觉得这个女人既不是知子，也不是志摩子。

没有办法，她只好按这个女人写的那样，把钱和这张纸条放在了水泥桩边上，自己一直朝南走去。

加代子一直走到了第一座桥边，她看到那个女人拉着孩子的手走过了桥。然后那个女人拿走了钱和那张纸条，把孩子留在了原地，自己向北走去。加代子这才发现，在北边停了一辆车。她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女人钻进了汽车，渐渐地开远了。

车牌子上也贴了胶布，根本看不见号码。

大概她开走一会儿才会揭下胶布的。

这时，加代子方才猛醒，她拼命朝那个孩子奔去。

这是她梦寐以求想要得到的孩子呀！

“舞子，舞子！”

加代子抱起这个孩子拼命地亲着。

她仿佛是在梦中，真不敢相信这个女人会还给自己孩子的。

加代子情不自禁地紧紧搂住了孩子。

孩子一惊，突然大声哭了起来。

“对不起，舞子，别哭了，是妈妈呀！”

加代子从手提包里取出了巧克力糖。

但是，孩子还是在哭。

加代子从孩子的哭声中更加认定这是自己的孩子。

她一边安慰着孩子，一边朝市内走去。她打算今晚住在饭店里。对她来说，就是离了婚也不能回娘家了。

开始孩子还十分拘谨，但过了两三天后，就有了笑模样了。

孩子来了，我也回不了家了。但无论多么困难，我也要把她养大！

加代子下定了决心。

为了慎重起见，加代子做了亲子鉴定，结果没有什么疑问。

手、耳廓形状、血型、毛发等等完全和加代子相同。由于只知道三泽的血型，所以还不知道其他还有什么地方和三泽相同。

不知道谁是她的父亲也罢，反正她是我的孩子！

三个星期后，加代子把孩子托给一个朋友照管，自己回了化野婆家。

她要把自己的处境对她们讲明。

因为此时已是晚上了，婆婆、知子和丈夫都在。当然孩子也在。

大家全都十分冷淡地对待加代子：一个妻子，偷偷地拿了家里的 500 万日元，又在外边过了三个星期。

最后她们商定，由于孩子在高尾家，因此不必给加代子什么赔偿费，来高尾家后所买的东西也全部归高尾家所有。加代子一一答应，因此离婚一事马上成立了。

“你是不是要一点儿赔偿费，你一个女人怎么过？”

丈夫好心地劝道。

“那让她拿回那 500 万来！”

婆婆在一旁冷冷地说道。

知子依旧沉默不语。

6

加代子离婚后，一个人带着孩子租了一间独居的公寓。礼金和保证金都是她的朋友惠子借给她的。

但是，生活费马上就成了难题。

由于她几乎没从家里带来一分钱，她把结婚时的和服、西装全都卖了，也没有多少钱。

于是，她只好把孩子托到什么地方，然后去工作。但她讨厌保育所。

回来的舞子话很少。也许这一年多来不停地被人转来转去，她心灵上受到了刺激，到夜里一睡着就不停地哭泣。

“妈妈，老师——”

加代子看到这种情况，也没有办法，只好想还将孩子送回保育所。

我是母亲！好不容易才把孩子找回来，却还要送到保育所，这怎么行！而且从早到晚她和老师生活在一起，我和没找到孩子有什么区别？！

加代子陷入了痛苦的考虑之中。

她每天都要看看招工栏，但做办事员也不过 10 万日元而已，扣除房租

后，生活费还是没有着落。如果再交保育费，她根本活不下去的。

想到最后，加代子只好决定去干夜总会的女招待。

因为这是夜间的工作，因此，白天她可以和孩子呆在一起，晚上再托给别人。这样收入可以渐渐多起来。

于是，她按着招工栏中的地址，找了几家夜总会，但人家总是问一句话：

“你有‘经验’吗？”

而且还有的问：

“你一次可以‘招待’几个人？”

“我是第一次，不知道能招待几个人。”

“第一次，如果是第一次，还是年轻姑娘好。”

对方拒绝了。

连卖身都这么困难！

加代子几乎绝望了。

但找到第7家后，那里终于答应收她做工了。

“工资吗，干上一个月后再给。是的，因为它比一般事务员高出两倍，所以你一定要努力干呀！”

这家店子的经理对她说道。

从此，加代子每天从早晨开始照料孩子，一到傍晚，就把孩子托付给附近的人家，然后开始化妆，到酒吧去上班。

在这儿工作的妇女，必须在晚上7点之前到岗，以前就在干的女招待还不必那么守时，但新来的加代子必须严格遵守这个时间。一般说来还算漂亮的加代子，在这些浓妆淡抹的姑娘中间，就显得那么逊色了。

如果女招待年轻、漂亮，再风流、会卖弄，自然客人就多，因此她们挣来的钱就多；而加代子由于不是这种风流女子，当然找她作乐的男人就少，每天挣不了多少钱，因此她在同行面前总是抬不起头来。

当她第一次被“引见”到客人面前时，这些男人们对她的羞怯还挺感兴趣，有的给她劝酒，有的则干脆对她动手动脚，把手伸到她的乳罩里和裙子下边。因此，加代子常常表现出反感，渐渐地客人们也就把注意力放到更年轻、放荡的女招待身上去了。

“我说，你在这儿干活引不起客人的兴趣可不太好哇！”

一天，经理终于发现了加代子这个“问题”。

“你的衣服太正经，也不浓妆，这样恐怕不好。”

经理开始指责她了。

加代子回家时，常常是夜里1点多了。

托付孩子的人家，最初也是等着加代子下班才休息。但一个星期后，这家人再也熬不住了，于是常常把舞子哄着了就休息。所以，每次加代子回来取孩子时，舞子总是要大哭一场。

我是不是不应当干这行？我离开高尾家是不是错了？这会儿高尾家又有了一個新女主人了吧？

加代子常常这样问自己。

一天，加代子正好从高尾家旁边走过，出乎意料之外，她发现果然有了一个新出现的女人。

第十章 两个舞子

1

高尾家多了一个女人。

这是那名在名古屋私人保育所工作过的保姆——秋子。

那天，她正好抱着舞子从院子里出来，一看到加代子，不禁吃了一惊，呆呆地站在那里。

“是你，怎么在这儿？”

加代子脱口问道。

“啊，是的，夫人，我并不知道您离开这个家了，我是顺道儿来京都的，我又很想舞子，就来了。我来了以后，舞子也很喜欢我。”

的确，舞子是在生后三个月被诱拐的，也许从那时起就一直由秋子照料，当然她是很喜欢秋子的了。

“是吗？那你什么时候来的？”

加代子觉得秋子不是顺路来看舞子，好像是这家的人一样。

“我辞了名古屋的工作，在京都的保育所上班。不过，老太太一直让我辞了工作到她家来，可现在我还没有想好。”

这次加代子倒十分吃惊了。

是不是婆婆想要把她娶到家里来？

“你成家了？”

“……”

“也好，我已经离婚了，你就好好带舞子吧！”

听到外边有人说话，加代子的丈夫阳一郎走了出来。

“秋子，怎么啦？”

他边往外走边问，一看到是加代子在，不觉一怔。就在这一瞬间，他又恢复了平静，马上对秋子说道：

“好了，快回去吧。”

等秋子走后，阳一郎来到了加代子面前。

“打开窗户说亮话吧，对你的突然离家出走，我并没有多大记恨。不过，我打算和这个女人结婚了。反正舞子离不了母亲，妈妈也喜欢她，你说呢？”

“是的，我不理解，我怀疑，我也管不了你们的事儿！”

“是吗……那你现在怎么样？工作了吗？和谁在一起？”

阳一郎看到加代子对他和秋子要结婚一事反应冷淡，也感到很意外。

“我现在工作了，没和什么人在一起。”

她没说和孩子在一起。

“啊，是吗，还可以吧。噢，你等一下。”

阳一郎返回院儿里，不一会儿拿着一个存折走了出来。

“这是以你的名字立的帐户，正好到期了，我想你会用得上的。”

听到这话，加代子心如潮涌。

“太感谢了！祝你幸福。”

“嗯。”

加代子必须赶快离开这儿。

阳一郎人太好了。

我那么任性地离家出走，可他还是这样待我，我太对不起他了。我再也不能来了……

加代子回到家，打开存折一看：每个月为她存了5万日元，两年里已经有120万元了。

对现在的加代子来说，这真好比雪中送炭呀！

又可以好好生活了！

加代子冲着化野方向，双手合十，深深地感谢着。

2

几天后，加代子带舞子去了百货店。她想给孩子买些玩具和好吃的。这些都是她早就想买而没钱买的东西。

京都和东京不同，这儿的百货店不多。

比较大的有高岛屋、大丸、阪急百货店和京都站站前的近铁百货店，其中高岛屋和大丸是最老的，也是最有名的，所以顾客也特别多。

加代子先去了高岛屋，买了点儿东西后，又去了大丸。

当她在玩具柜台看几种积木时，突然听到了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

“不就是这个吗？……对，就是这种的。售货员，是上边那个。”

这是她做梦也忘不了的声音，是那个神秘的女人的声音，口音中带着明显的名古屋的方言。

加代子的心都停跳了。她通过柜台的玻璃反光向那个人看去。

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个女人正是秋子！她正在努力对舞子讲着那件玩具车的玩儿法。

简直不相信，是她在威胁着我……可是，我们见面时，秋子的声音很低沉，而且是标准的普通话呀！

“老师——”

高尾家的那个舞子在喊秋子。

“好了，我们回家吧！玩具买好了。”

两个人说着离开了玩具柜台。

突然，加代子的孩子看到了秋子，也指着她们的背影说了一句：

“老师！”

“老师，别胡说了……”

加代子连忙止住了孩子。

秋子和高尾舞子很快就不见了。加代子带着舞子一边在餐厅里买食品，一边拼命地思考着。

她没有见过那个女人，只是在电话中听到过她的声音，但那声音却清清楚楚地留在了她的脑海里。

这么说，当时我去名古屋找志摩子时听到她的声音有点儿和那个女人相似，也是因为志摩子的发音有名古屋的地方口音了？当时我带着东西去保育所见到秋子时，她说孩子在睡觉，因此我们谈话的声音很小，而在高濑川交换钱和孩子时，我也没有看到过她的脸，也没有听到过她的声音，看来都是为了掩饰她在口音上的特征。不过，她为什么要这样干呢？

肯定地说，这个女人是一直在保育所把舞子带大了的，因为刚才舞子还清清楚楚地叫她“老师”呢。

而且在高尾家的舞子也是她一手带大的，自己的舞子是和高尾舞子一块儿生活的。

加代子糊涂了。

难道我弄错人了？我把凡是具有名古屋地方口音的女人都当成罪犯了？

她回到家后也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她无意中又看了看从高尾带来的磁带。

这是那个女人来电话时自己偷偷录下的，也是偷偷从家中带出来的。如果婆婆和丈夫知道她带着这个，肯定会怀疑自己的出走与孩子被诱拐有关，从而会发现别的事情。

这里的声音的确是秋子的。

于是，这一天她比平常要早一些到了酒吧。她找了一个有名古屋口音的女招待，让她给高尾家打电话，并把电话内容录了下来。

这个女招待在电话中说是秋子的熟人，让她来接电话。

“是老师吗？我的孩子一直受到您的照料，太感谢了。您身体好吗？”

看样子秋子有点儿莫名其妙，但因为对方说的是名古屋话，便认为可能是保育所中哪个孩子的家长，便答上了话：

“是的，我很好。您是哪一位？”

“我是玛丽的母亲呀！您怎么忘了？”

“嗯？玛丽的母亲？您有事儿吗？”

秋子问道。

“玛丽”这个名字，是上次加代子去名古屋保育所时，无意中听到的。

“没什么事儿，问候您一下。”

“可您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可没对任何人说过呀！”

这个女招待看了一下加代子。

加代子示意好了，于是这个人便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加代子便去找了京都大学的音响学研究专家，请他们辨别一下磁带上的声音有何不同。

“肯定是一个人，声纹是一样的。是同一个人！”

这名专家肯定地答道。

“如果这件事儿与诱拐什么的有关系，还是报警为好。”

专家建议道。

3

第二天，加代子把孩子托给一家人，自己去了名古屋。

她再次来到保育所。

接待她的是一个叫由纪子的 27 岁的保育员。加代子没有见过她，她是两年前才来的。

加代子拿出两个舞子的照片，问她见过这两个孩子没有。

“嗯，有哇！这个孩子是一年多前和一封信一块儿扔在这儿的，一年多了，后来被高尾家认领了。”

由纪子不认识加代子，她指着高尾舞子的照片说道。

“这一个呢？”

加代子指着现在在自己身边的孩子的照片问道。

“噢，这个吗，她不是代理所长秋子的孩子吗？她生孩子前就辞职了，生了孩子3个月后又带着孩子来上班了。我想她是为了连工作带看孩子全不耽误才又来这儿上班的吧。但因为我们这儿对公私的事情分的很严格，所以只有所长知道这个孩子是秋子的。连这孩子都喊她‘老师’呢！”

“我当初一直以为这是死了母亲或父母离婚了的孤儿，可有一天，我无意中听所长斥责这个孩子时才知道她是秋子的。”

由纪子是关东地区人吧，说话的发音很标准。

“是秋子的孩子……”

由纪子盯着加代子问道：

“您为什么来打听这件事儿？您是不是认识秋子呀？”

“嗯，是的，我也有个女儿，和她的一样大，所以很要好。”

“是吗，那太好了。”

由纪子高兴地笑了起来。

加代子谢过礼后，走出了保育所。她来到名古屋城的广场一角，坐了下来。

她打算好好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首先弄明白了的就是，秋子也生过孩子，就是现在在自己身边的这个孩子。

难道现在我身边的这个孩子不是我的？如果是她的怎么办？

“不。”

加代子站了起来。由纪子看过的只是出生后3个月的孩子，她从照片上认出来，说明不会错的。

这说明秋子诱拐了我的孩子后去了名古屋，并把这个孩子当成是她自己的孩子入所了。

那么，她根本就没有结婚？

可听由纪子说，到她生孩子之前才辞了工作的，那么当时她的肚子应当是大的呀！

也许是塞了布什么的伪装的吧？

但她们每天都在一起，所长或由纪子不会看不出真伪的。

是啊，也许是真的怀孕、生孩子了呢。那么，就是后来她的孩子死了，才诱拐了我的女儿？

加代子这样想，但有一点她不明白：为什么她不把这个孩子还给高尾家？

本来高尾家已经因孩子失踪而受到了创伤，那么，她把一个好好的孩子送回家，双方完全可以不报警，秘密地进行交易，秋子可以要1000—2000万日元的，可她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

看来还是担心警方插手此事，例如，她怕在接受钱时被警方抓住。

秋子到底想干什么呢？

从所长说的那张写有‘这是高尾家的孩子，请让他们领回去’的字条来看，肯定是秋子写的，但最后查明这是当初就放在一块儿的，也就是说，一年前诱拐孩子时秋子就这样计划过了。

想到这儿，加代子突然明白了。

“啊！”

她的孩子没有死，就是现在高尾家的那个舞子！

加代子终于看到这场诱拐闹剧的真相了。

秋子这个女人，在名古屋的私立保育所工作时就怀孕了。当时，她挺着一个大大的肚子工作，一直到孩子出生前都在工作着。后来辞了职去生孩子，正好这个时候加代子也刚刚生下舞子。

3个月后，她又到保育所上班了。

就在那时，在保育所门前放了一个3个月的孩子，以及一年的保育费和一封一年之后来领取孩子的信。

那个孩子实际上是她自己的孩子。她深知私立保育所所长的性格，所以她必须采取这种方式才能将孩子“入托”。而且，她诱拐了高尾家的孩子，并谎称是自己的孩子而在保育所里入了托。

若是她把诱拐来的那个孩子也放在门前，还留下一笔钱，这一点连所长也会意识到这是一个诱拐来的孩子，如果传到警方那里是很危险的。但是，如果带在自己身边并说成是自己的孩子别人就不会怀疑了，因为大家都见她肚子一天天地大了起来过。

于是，她便等了一年。这一年中，3个月的婴儿长成了1岁3个月的幼儿。从外表上看，孩子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这时，她也开始活动了。

“孩子是京都化野高尾家的孩子”的信寄到了保育所，而且还写上，如果通知了高尾家，还可以得到一笔酬金。

果然，所长马上打去了电话，孩子被高尾家领走了。

也就是说，她把自己的孩子伪装成高尾家的孩子“送”进了高尾家。而且，随后也将自己“送”进了高尾家。这个方法不是很高明吗？她将以高尾家夫人的身份，带着孩子生活。这样一来，她还可以继承高尾家的一大笔财产呢！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她便开始威胁加代子，向她勒索金钱。

她把诱拐的孩子处理完了，也把我从高尾家赶出来了，这是一举三得的计划呀！

加代子想到这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她的孩子没有父亲，也就是说非婚生的女儿。仅仅这一点，她就希望能当上正式的妻子。但是，带着孩子再婚是很困难的。于是，她便策划了这场诱拐的闹剧。可以说，从一开始，她的目标就是当上高尾夫人……

可是，她怎么会知道加代子的这个孩子不是加代子和阳一郎的孩子，而是和加代子丈夫的部下三泽生的呢？

也许她还有这样一种担心：如果她把这件事向高尾家告了密，即使加代子带着孩子离了婚，那么秋子也很难带着孩子嫁到高尾家来。

阳一郎不可能爱一个别人的孩子，而且这个家中还有阳一郎的母亲和一个小姑一样的知子。

然而，现在阳一郎相信这次回来的是自己亲生的孩子了，并且还请来了带了舞子一年的保育所的老师，因此阳一郎很感谢秋子。而他的母亲和知子甚至对秋子有可能成为阳一郎的后妻也持赞许的态度。

对秋子来说，大功告成了。

但是，这项计划成功的一个重点，就是回到高尾家的秋子的孩子，已被阳一郎当成是自己的孩子而受到十二分的疼爱。当然，在舞子回来时，高尾

家确实通过亲子鉴定而相信了这一点的。

阳一郎为什么会轻易地把秋子的孩子当成是自己的孩子呢？

想到这儿，加代子突然“啊”地叫了起来。

她马上想到舞子的父亲正是阳一郎！

5

加代子重新整理了一下思路。

在和加代子结婚之前，阳一郎肯定和秋子有过性的关系，并且使秋子怀了孕。

然而，他对秋子不过是逢场做戏，不料假戏成真，但对加代子却是真心喜欢。遗憾的是，秋子在怀孕时并不知道这一点。

而且，秋子生下了一个孩子。

这时，她才知道阳一郎已经结婚的消息，同时发誓，一定要让阳一郎承认这个孩子，而且自己要坐上他妻子的宝座。

于是，在她生产3个月后，她找机会诱拐了加代子的孩子。

她出于憎恨加代子的原因，雇人调查了加代子的婚前情况，结果查出了加代子在婚前与三泽发生过性关系的事实，而且怀疑加代子的孩子是三泽的种子。

但是，如果不做各种检查是没有证据的。因此，在诱拐了这个孩子之后，她给这个孩子进行了血液鉴定。

其结果和她预料的一样，这个孩子不是阳一郎的，而是加代子和三泽的。

那时，秋子肯定得意地笑了。

于是，她把沉浸在失子的痛苦中的阳一郎叫了出来，向他说明了一切，并且着重说明了失踪的孩子不是他和加代子的，而自己的孩子才是和他阳一郎生的。

阳一郎最初感到震惊，但由于他知道了他爱着的加代子竟然和三泽生下了孩子并要由自己来抚养的实情后，便对加代子产生了一种厌恶感。

阳一郎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孩子，并感到自己的孩子是那么可爱，因此渐渐对生下了自己的孩子的秋子产生了好感，并萌生了把自己真正的孩子弄到身边的愿望。

当秋子看出了阳一郎的心情后，便向他全盘托出了她的计划：即先要回孩子，再“立”秋子为正房太太。

阳一郎同意了。

对于高尾家来说，如果妻子已经因为她自己的不轨而离家出走，而这是由于她自己的不检点导致的一种结果，阳一郎便无法再和她复婚了。

而同时，秋子也是和自己在婚前发生性关系、并生下一个孩子的女人，阳一郎也无法和她公开成婚。

加之秋子是这个诱拐闹剧的主谋，这也成了一个大大的丑闻。

阳一郎的母亲真子也不会同意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当自己的儿媳妇。于是，他只有听从秋子的这个计划了。

这样，加代子这个夹在几个人中间而不受欢迎的人，只好离家出走。那么，找一个能带孩子的女人便顺理成章地提了出来，当然，去舞子呆了一年多的保育所找一个和她比较熟悉的保姆，也是合情合理的。而这时秋子出现

了，她又是“独身未婚”，如果阳一郎和她结婚，也不会产生什么丑闻的。

丈夫也是个同谋呀！

当加代子分析到这儿时，心中不免无限惆怅。

原来，秋子向她要挟，并不是为了钱，而是给加代子出难题，使她自己不得不离开高尾家。

秋子之所以杀死了所长，也是因为只有所长一个人知道这两个舞子来所的情况；而且由于加代子让她看过两个舞子小时候的照片，由此她会怀疑秋子的。

而且，在加代子拜访过所长后再杀死她，可以造成一个加代子是杀人凶手的嫌疑，这也是一箭双雕吧。

“好厉害的女人呀！”

加代子心中喃喃说道。

当然，也是她杀死了三泽。

也是为了把我装进杀人凶手的口袋里！

加代子紧紧地咬着嘴唇。

一方面，秋子把加代子身无分文地赶了出来，一个人带着孩子过着清苦的生活，另一方面，她又夺回了丈夫，夺回了妻子的座位，带着自己的孩子过着悠闲的生活。

这一点，婆婆和知子也肯定是不知道的。

知道了这一切的一切后，肯定她们会大吃一惊的。不过，她们知道了也不好，因为这就等于她们也知道了加代子和三泽的关系。

不管怎么说，我是万恶之源呀！如果我在婚前不以身相许三泽，也不至于到今天这步田地。

加代子流下了热泪。

她只和三泽有过这么一次，却铸成了千古之恨，这不能不说是遗恨终身哪！

6

加代子产生了一种冲动：她要向真子和知子说明这一切。

至今你们认为是个好人的秋子，实际上是要尽了手腕钻进高尾家的贼。她是诱拐舞子的凶手，她是杀害保育所所长和三泽的凶手，这种女人难道还不可怕吗？

她的一番话，也许会使她们大吃一惊吧？仅仅这样想一想，加代子的心情就异常激动。

但是，她也非常明白，真子不会马上把秋子从这个家里赶出去的。

因为对婆婆来说，她无法离开她十分疼爱的孙女。毕竟这是阳一郎的骨肉呀！她绝不会像赶走加代子一样赶走秋子和她的孙女。

而且，这样做也会遭到阳一郎的反对的。

阳一郎与秋子是同谋。他并没有直接参与诱拐，又没有亲自参与杀害所长和三泽，但当他知道了这些的时候，他已经陷入了同谋犯的陷阱而无法自拔。

这样一想，加代子又丧失了信心。而且，秋子毕竟是那个可爱的舞子的亲生母亲呀！

诱拐和杀人一事，秋子也肯定和阳一郎讲过了。为了自身的安全，阳一郎也不会同意让秋子离开的做法的。

这样一来，阳一郎和婆婆会向秋子承认“错误”，请求她带着孩子住下来。

最后的结果，加代子所说的一切的一切，都成了泡影，什么作用也不会起的。

况且，杀死所长和三泽的证据也没有哇！加代子十分遗憾地咬着嘴唇。

难道就没有报复她的办法了吗？

加代子陷入了沉沉地深思之中。

是的，威胁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她给我造成了痛苦，我也不能让她舒舒服服地过！

她下定了决心。

然而，她又仔细地想了想，还不能这样做，秋子不是轻易能被吓住的女人。而且，此时的条件与秋子要挟她时不同。

尤其有些情况她对阳一郎全部交了底。

再有一条，威胁者必须处在被威胁者不知道一切的情况下威胁才有效，而秋子马上就会知道这是加代子干的。她会在电话中嘲笑她的。

要挟她是愚蠢的！

加代子继续想着办法。

最好的办法，就是诱拐现在在高尾家的舞子。

也要让她尝尝孩子被诱拐了的痛苦滋味。

然而，诱拐后把孩子藏在哪儿可是件大事。

如果秋子知道是加代子干的，会马上找到的。

送到保育所的办法是秋子用过的，这样效仿可不行。如此说来，只能杀掉了。想到这儿，连加代子都吓了一跳，因为这毕竟和诱拐有本质上的不同。

诱拐后马上杀死是可以不留下任何痕迹的，而万一尸体被人发现，加代子的嫌疑最大。

对！

加代子下定了决心，决不能把自己牵连进去。

那么，干脆连秋子也干掉？！

加代子陷入了苦恼之中。

一天，加代子有事出门。当乘车来到祭园时，她看见了一个酷像知子的女人站在台阶下。

靠近一看，果然是知子。

“知子小姐——”

加代子把头从车窗里伸出来，向知子喊道。在高尾家时，她最讨厌知子，但不知为什么今天却特别愿意见到她。

知子吃了一惊，回过头看着加代子。

“啊！”

她快步走了过来。

“你好吗？怎么样呀？”

“我很好，知子你呢？”

加代子问道。

“还那样吧。我……打算不在她家干活儿了。”

知子的样子很可怜。

“ 什么？不干了？为什么？ ”

加代子也吃了一惊。

这时，路口的绿灯亮了，加代子连忙把知子拉进了汽车。

第十一章 事故

1

知子上了车。当车子来到河原町大道时，加代子让车在一家小吃店前停了下来。

“咱们边吃边谈吧。”

“好的。”

知子爽快地答应了。

在高尾家时，知子总是用一种冷淡而排斥的目光看加代子的。

她自认为自己是加代子的小姑子。

她是因为爱阳一郎才到高尾家干活儿的，所以我嫁到高尾家的时候她是十分痛恨我的。那么，当我生下孩子的时候，这种痛恨就达到了高潮。也许她好几次都想提出来不干了。但是，当她看到我因为失去了孩子而处于极度的悲痛时，她也产生了一点点怜悯之心。而且，她还利用这个机会，想让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冷淡下来。尤其是当我离开家后，知子马上感到自己俨然是一个主妇了。她也许认为该她翻身了。不过，还没等她好好体味一下当个女主妇的“威风”时，秋子又闯了进来，而且他们家的三个人好得像一个人似地，因此，知子马上又陷入了被冷落的境地。大概就是因为这一点她才打算辞去高尾家的工作的吧。

对加代子来说，她太了解知子了。

这时，她喝了一口咖啡，看了看知子。

“知子小姐，干吗不想在高尾家干了呢？我离开了那个家，可你不会受到什么影响的嘛！还有舞子……”

加代子明明知道知子并不喜欢那个不是加代子生的舞子，却偏偏这样说。但不料，当她说道“舞子”时，知子的眼睛一亮。

“加代子小姐，你知道那个舞子的真实情况吗？”

“什么？怎么啦？难道她不是舞子吗？”

加代子故意问道。

“加代子小姐，你别骗我了，你知道那个舞子不是你生的！是那个女人生的呀！这一点，我从你和那个女人对这个孩子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的。加代子小姐，你是知道了这一点才离家出走的吧？”

被知子说中了内心想法，加代子感到十分狼狈。看来这个知子什么都知道了。

说实话吧！反正已经离开了高尾家了，用不着担惊受怕的了。

加代子下定决心后便向知子和盘托出，但知子只是不动声色地听着。

一直等加代子讲完之后，知子才点了点头说道：

“这下我全明白了。那个秋子简直是个恶魔！而且，连老爷……真可怕呀！”

知子对阳一郎的神一样的崇拜一下子破灭了，她说不下去了，眼睛里流出眼泪。

“可你为什么不要把这些事对夫人讲？如果夫人知道了肯定会生气的。”

知子太年轻了。

“我还不知道说了之后会有什么下场吗？阳一郎也是同谋犯呀！而且，这样一来，证明舞子是他们两个人的真正的孩子，真子怎么会忍心把他们拆散呢！”

加代子不再说什么了，她决心再寻找报复的机会。

“是啊……不过，这也太便宜他们了。这种女人，迟早要把老爷也拉进陷阱的。”

知子还在流着泪。

当加代子听到知子这样说时，心里十分高兴。

两个人对视了一下。

在高尾家时，两个人完全是敌对的双方，而此时此刻，双方都感到是互相心心相通的唯一朋友。

过了一会儿，知子突然停止喝咖啡，像下了决心似地说道：

“我还留在那个家里，而且一定把那个女人赶出去！”

“谢谢你，知子小姐，我也想狠狠地治一下这个家伙！你能帮助我这太好了！不过，即使她走了，我也不会再回去了，因为我不能养育一个不是我生的孩子。”

加代子也一边流着泪一边说道。她对阳一郎再也没有什么好感了。

“明白了，不过，在高尾家我的自由还受那个坏女人的限制呢。这一点，请您相信我。”

知子对加代子第一次用了“您”这个尊称。

2

加代子为知子知道了事实真相着实地高兴了好几天。

把知子留在那儿，不就可以好好地报复阳一郎夫妇了吗！

但是，知子果然会像她说的那样去做吗？加代子又没有了信心。

知子对秋子明显地怀着敌意，但对阳一郎还是爱着的。

把秋子赶出家门，知子会乐意效力的；但如果因此会给阳一郎带来什么不快的话，则知子未必能下决心这样干了。

不，无论如何也要造成一种知子对阳一郎的背叛行为。

加代子考虑到这些后，便决定先观察一下动静再说。

过了几天，加代子突然从电视里看到了这么一个消息。

在京都化野的高尾家中，被诱拐后又找回来的舞子，使全家处在喜悦之中。但是，正是这个引起全家悲欢离合的小舞子，不幸淹死在了浴盆里。

这天，舞子和她的奶奶真子两个人在家里。当真子有事离开的时候，小舞子从睡眠中醒了过来。她去浴室找她的母亲，正好浴盆边上还有一个玩具，大概她没有找到母亲而要去够那个玩具，结果和玩具一同落入了水中，不幸身亡……

肯定是知子杀的！别看那天她什么也没有说，但她心里早就打定了主意，她就是这么一个个性极强的人。她肯定认为，如果这两个人没有了孩子，夫妇关系就会恶化的。

加代子这样认为。

明确地说，知子对高尾家的舞子毫无感情，她也憎恨这个联系阳一郎和秋子之间感情的孩子。

加代子也考虑过是采取诱拐这个孩子还是干脆杀死这个孩子的办法。

但真的要杀死这么一个“无辜”的孩子，加代子多少还是有点儿于心不忍的。然而，知子却默不作声地这样干了。

知子太可怕了。她也肯定恨过我和阳一郎生的孩子的，也许她还动过杀死我的孩子的念头呢！

但是，加代子的心情马上明快起来，她在心中多少还是感谢知子干了这么一件罪恶的“好事”。

因为她也希望让秋子尝一尝失去爱子的痛苦心情。

而且，秋子在表面上还不能承认这是她的孩子。

太棒了！

加代子离婚以来第一次这么开心。

而且一想到阳一郎会沉缅在怎样的悲痛中，加代子就更加高兴起来。

对他来说，这也算是我的报复吧。我和三泽发生过性的关系，而且还有了孩子，这确实是件对不起他的事情，不过那是结婚前的事情，结婚后我还是没有不贞的行为的。对这个孩子，我也一直坚信是我和他的孩子，如果说是因为我知道了这个孩子不是我的之后才离的婚，那也只能说明我能够正视这个问题。而对他来说，他不是也可以不让秋子生这个孩子吗？尤其是他们合伙干下这一桩桩罪恶的事情，不是存心折磨我吗？！当他们威胁我时，我不是连死的心都有了么？！……所以，这次也要让他尝尝这种痛苦的。如果这个孩子不死，那么阳一郎和秋子就永远不会分开；而如今这个孩子没有了，他们的关系就完了！

加代子看着身边的舞子这样想道。

最近，舞子白天也爱去托她的那家人的家了，因为正好那家人也有和她年龄大小差不多的女孩子。

舞子是一个人呆在保育所里长大的，怪可怜的。不过，如果我不上班，就尽可能地要和她在一起。

舞子正在玩昨天加代子买回来的玩具，正好每天托她的那家的主妇带着孩子来了。

“小舞子，到我们家去玩儿吧！”

“好！”

舞子高兴地跟那个主妇出门了。

3

加代子目送着她们走远后，就回到了房间里。这时，大门口的门铃突然响了起来。她出去一看，是电视台的采访记者，是她认识的人，叫须贝。

“对不起，请问一下，舞子死了，这个消息您知道了吗？”

须贝说着把麦克风送到了加代子面前。

“是的，知道了，刚刚从电视里知道的，我感到很突然。”

“突然？不会吧，死的可是你的孩子呀！我以为夫人会感到十分悲痛才赶来的。不过……我想请您谈谈您的感想。”

“感想……我只是觉得很突然，但为什么这样想，我也说不清。”

加代子心烦意乱地说道。做为一个母亲这样认识这件事，的确也太令人奇怪了。

这个叫须贝的采访记者并不满足加代子的这种解释，一再向她提出各种问题。

“夫人，您是在和婆婆的关系恶化后被赶出了高尾家的吧，对这方面的情况有不少传闻，都是真的吗？新的高尾家的夫人是不是不关心舞子的日常起居？您对此不感到气愤吗？”

“不过，出事的当时她不是不在场吗？这也是没有办法的。留在家里的是她的婆婆吗，这怎么解释呢？”

加代子一说，须贝又来了精神。

“是吗？您对您的婆婆不满吧？为什么她正好一时不在就发生了这种事儿？”

“这我不知道，不过，因为婆婆对这个孩子也十分疼爱，所以我认为她不至于是漠不关心的吧。”

“的确，事情出了之后，真子女士已快疯了，而且秋子小姐也是如此，但奇怪的是做为母亲的您，却显得异常镇静呢！”

须贝紧紧地盯着加代子问道。

但加代子心里想：如果换了你，你也会像我这样的吧。

“我从那个家出来之后，便决定彻底忘记那个家的一切情况。从这一点出发，我可以认为舞子已经死了。因此，我也无权再过问那个家庭的事儿了。”

加代子极力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虽然她知道这是没有道理的。但奇怪的是，须贝竟然像是理解了似地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做为一个亲生母亲，虽然表面上没有流露出极大的悲痛，但在您的内心世界里，却无时无刻不承受着巨大的痛苦的压力。”

终于，这个采访结束了。

须贝走了之后，加代子也紧张地出了一口气。

她终于意识到，在别人眼中，她还是舞子的亲生母亲。

这一点，在后来许多记者要求采访的来访中得到了证实。但是，加代子已下决心通过与大门相通的对讲机拒绝任何再来采访的人。

这样做，她认为也符合一个心情痛苦的母亲的做法。

过了一天时间后，加代子给高尾家打了电话。

虽说是“自己”的孩子死了，但实际上那是个陌生人。她想知道一下高尾家的人对此事有多大的痛苦。

接电话的是知子。

“啊，是您那儿……”

知子情不自禁地喊了起来。她好像想要说什么似地，又好像旁边有什么人听着，于是知子又马上改了一下语调：

“您要找哪位？”

“嗯……我找真子女士吧。”

“好的。”

过了一会儿，电话里传来了几声喊声，真子来接电话了。

“是的，我是真子。啊！是加代子？！可不得了了！加代子呀！舞子她……实在对不起，我一时疏忽，我真不知怎么向您道歉才好，加代子，我……加代子……”

此时此刻，真子已成了众矢之的。加代子听到她的哭声，感到了结婚以来第一次的优越感。

“婆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您是那么地爱着舞子，您也不会恨她的。您不必谴责自己了，……您要多保重。”

“加代子小姐，太感谢了。我真的很内疚，我实在感到……死了的舞子哇……我对不起你……”

真子不停地哭着。这时，不知是谁从旁边插了进来。

“喂，喂！”

4

这是那个令加代子终身难忘的女人的声音，是秋子。

加代子十分紧张。

“喂、喂，是加代子吗？”

“是我。”

“是你吗？是你杀死了孩子！”

秋子用充满了憎恨的语气说道。

“不，你在胡说。你想想，一个亲生母亲怎么会杀死自己的孩子呢？倒是你做为一个后妈，有可能会杀死不是自己的孩子的！”

加代子的情绪总算镇静下来了。

她认为秋子绝对不敢在婆婆面前说出死去的舞子是她自己的孩子。

果然，秋子没话说了。

但过了一会儿，她又说道：

“你是恨我来到了这个家才这样干的。因此，你趁没有人的时候进来，要夺走孩子，但她不走，你便一气之下杀死了她！”

秋子又转为进攻了。

“请你不要无中生有。我那天一天都在家里，傍晚我去了美容室，根本没有作案时间，可以说，我有‘不在现场证明’。反过来说，人们倒可以认为是你杀死了她，因为那个孩子对你来说是妨碍你以后关系的关键。”

加代子狠狠地揭了秋子的隐痛。

她知道，双方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可秋子无论如何也不敢承认死了的舞子是她亲生的女儿。如果承认了，就等于承认了自己是诱拐舞子的凶手，婆婆也会大吃一惊的。

“请你记住，我一定要报仇的！”

秋子说完就恶狠狠地挂断了电话。

想必此时此刻秋子一定又气又急吧。加代子的心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开心过。

但是，如果说起来的话，别人都会认为死的舞子毕竟是自己的孩子。

不幸的只是阳一郎，因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和秋子、知子之间的关系。

过了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

加代子心里一惊。

因为这个电话号码，只有酒吧店里少数几个人知道。

会不会是那个秋子或婆婆打来的？

她一边想着一边拿起了话筒。

是知子。

“啊，是知子小姐。”

加代子终于放下了心。

“刚才对不起了，因为他们全都在旁边站着呢！”

这时，从电话中传来了汽车的声音，大概她是从公用电话亭打来的。

“知子小姐，太感谢您了，为了我……”

加代子的眼泪都流了出来。

“不，您千万别这么想，这件事和您没关系。那么……时间不多了，我就简单通知您一下，您打来电话后，婆婆和秋子大吵了一架呢！婆婆倒没有说你什么，但秋子一口咬定是你杀死了孩子，她像疯了一样地嚷嚷，阳一郎也吓得躲在屋里没有出来。她的样子好凶呢！”

“是吗？活该，这是她罪有应得。如果警方来调查，你有‘不在现场证明’吗？你如果说去买东西……”

“这个不要紧。好了，今晚是守灵，明天是葬礼，你也来吗？”

这时，从听筒那边传来了“乒”的一声金属碰撞声，加代子吓了一跳。

“我不能去，如果去了，又得被记者纠缠不休的……”

“那……”

突然，电话断了。

加代子想也许还会再打来的，但却一直再没有电话铃响了。

于是，她马上化了化妆，去酒吧上班了。

5

最近，专门找加代子的客人也多了起来。开始，这儿的其他女招待认为加代子抢了她们的饭碗，对她如敌人一样充满了恶意。时间一长，大家也对她渐渐地好了起来。

这天，她来上班后，一个叫玛丽的头号女招待来找她。

“啊，你来了，够早的呀！”

不知为什么，她今天阴阳怪气地冲着加代子说道。

加代子冲她淡淡地笑了笑。因为加代子是新手，所以必须在7点半就到酒吧，而玛丽是酒吧的“顶梁柱”，许多客人都冲她而来，因此她自恃“功劳”大，常常8点半才来。

“告诉你，我不干了。”

“什么，真的？”

加代子听她一说，吃了一惊，仿佛她一走，这个酒吧就会冷清下去似的。

“我要走了。凭我的本事，这个店也太小了。我要单挑一摊儿干干。”

的确，玛丽年轻，人长得白嫩、漂亮，又唱得一手好歌，多少家酒吧高薪来挖她。

也许是她的常客中，有一个东京大艺术团体的老板，她才有办法独立干的吧。

“我想把我的客人给你介绍一下。”

“什么，可是不如你呀！我又不如你那么有才、漂亮，年龄也大了一点。”

加代子高兴地像在梦中似的，但同时也有点儿担心。

“那好办嘛。这些臭男人，凡是到不了我那儿的，保证你都会使他们满意的，我算知道这些人了。”

“是吗，那太好了。我真感谢你，真的……”
加代子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如果我能有她一半的客人，我的生活就好过多了，我还可以搬到一处大一点的公寓里，甚至可以请一个保姆……
她正想入非非时，玛丽又说道：
“好吧，我先把一些客人的名字告诉你……”
于是，玛丽把加代子领到了里边的一间房间里。
“以后你就要替我招待他们了！”
玛丽小声地对她说道。
“你也来了不少日子了，不是新手了，知道怎么讨男人的喜欢，但没有固定的客人可就不行了。”
玛丽比加代子小，可此时此刻却像个大姐姐似地开导她。
“是啊，我只有一个固定的客人，还是一个月来3次的。”
听加代子这么一说，玛丽立刻笑了笑，摆了摆手。
“这是最起码的。可我呢，一个月至少有10个固定客人，不这样我们女人怎么能过得好呢！”
这是实际情况。
“可是，怎么吸引住他们呢？”
加代子毫无信心地说道。
“所以要努力呀！比方说，你要设法记住每个客人的生日，常打电话，送些小礼品什么的，还要了解他的家庭情况……要在性上征服他们。”
“性上征服他们？”
“嗨，就是要和他们睡觉呀！男人都是这样，和你好的目的都是这个。”
玛丽瞪着眼睛，不解地看着加代子说道。
“睡觉……可我行吗？”
“你要想多挣钱就得这样，这也没有办法，女人吗，就这点儿本事，否则干吗做个女人？只要你开过一次头儿，那就无所谓了。”
“好吧，让我考虑考虑。”
这时，客人来了，她们只好就谈到这儿。
当天夜里，玛丽就给加代子介绍了3个客人。
“这位是藤山建设公司的藤山先生。”
“请多关照。”
加代子恭谦地向他行礼。
藤山用一双色迷迷的眼睛扫着加代子的全身。
“因为是玛丽小姐介绍的，那么我们以后要好好相处呀！”
随后，玛丽又带着加代子去了别的房间。
“这位是外科大夫伴先生！”
这位姓伴的大夫，是京都一家大医院的院长，加代子也知道。
要是能和伴先生好好干的话，那我后半生也没有问题了。
最后一位是叫吉村的一家食品公司的董事长。
今后也许会有什么意外的成功呢！
加代子十分感激玛丽。

这天夜里，加代子回到家，刚刚换好衣服，玛丽就打来了电话。

“喂，那位叫藤山的人，明天想约你出去吃饭。明天6点你在饭店的大厅里等他。”

“好吧，太感谢了。不过……”

加代子明白藤山决不会只是请她去吃饭。听了这话，玛丽又说道：

“是的，你当然明白怎么回事儿。藤山的公司每月可赚好几百万日元呢！你可不要惹他生气。以后你能和他签了正式契约就更好了呢！说不定还可以当上老板娘呢！”

说完，她就挂上了电话。

加代子并不喜欢那个藤山，因为他太老了。她甚至觉得他都可以做她的父亲了。

不过，既然干上了这一行，只好认命了，干到底吧。

她终于说服了自己。为了养育孩子，她不得不这样干下去。

第二天，她把孩子又留在了人家家里，自己则按指定的时间来到了一家饭店。

当她来到这家饭店的大厅时，只见藤山正一人坐在一个角落的沙发上喝着咖啡。

“想吃什么吗？”

他看着加代子，微笑地问道。

“啊，什么都可以。”

“好，那我们到地下餐厅吃日本饭吧？”

他带着加代子去了他常去的日本餐厅。

“请送到这儿来。”

他们进了房间，坐定后，藤山要了饭菜。

“来，干一杯。”

藤山不停地向加代子劝酒。他自己也喝了不少。

“你的眼睛真美，就连年轻姑娘也不如你有魅力呀！”

藤山说着，拉过了加代子的手。

“有人来了。”

加代子想把手抽回来，但她明白，今晚是躲不过去了。

吃过饭，藤山付过帐后，便带着加代子上了电梯间。

“我……”

加代子犹豫了一下。藤山轻轻地对她说道：

“特意为你准备的，来看一下嘛。”

进了房间，桌子上有一个纸包。

“请看。”

“什么东西？”

加代子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个精美的女式坤包。

“回头你给孩子买点什么吧。”

他从玛丽那里知道了加代子有个孩子。手包内有10万日元。

“你每个月陪我3次就可以了。”

“太感谢您了。”

加代子刚低下头，藤山的手又伸了过来。他搂着加代子的肩，猛地吻住

了她的双唇。

“这样不好。”

“你都有了孩子了，干吗还这样！好了，去洗个澡吧。刚放好的热水，很解乏的。”

和这样的男人约会一次可以得到 10—30 万日元，这是酒吧里的同伴说的。如果拒绝了，玛丽会因栽了面儿而发火的，其他的客人也不会再来了。

算了吧！

加代子进了浴室。她把门锁上，脱光了衣服，进了浴盆。正如藤山说的，水温正好。

他常来呀！

加代子把身子沉到了水中。

她看到自己的肌肤依然光彩照人、白嫩细腻。

是啊，自己是个女人，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干下去吧。

加代子连忙用肥皂洗了洗，便裹了一条浴巾出了浴室。

她半裸着酥胸，来到了寝室。

“啊，好快呀！”

藤山看到加代子那令人销魂的白嫩胸部，急不可耐地从被子里跳了出来。

他轻轻地把加代子拉到了床上，让她躺在了他的身边。

藤山早已赤身裸体。

“好漂亮呀！”

他温柔地托起加代子的下巴，拼命地吻着，同时用一只手抚摩着她的乳房。

“我爱你。”

他甜蜜地说道。

第十二章 再次诱拐

1

藤山像个老手一样，他温柔而富有技巧地摆弄着加代子。

他一边说着“可爱”、“美丽”、“销魂”的话，一边抚摸着加代子的两个乳房，不停地吻着。

就连希望尽快“完事”的加代子，也感到心中涌起一阵阵的渴望的燥热。

她有一个仅生过一个孩子的年轻身体。

藤山的嘴唇从她的双唇吻向她的脖颈……

“不，不！”

加代子也不清楚自己在喊些什么，她只知道自己无法拒绝。……

“你好棒啊！是第一次这样吗？和别的男人？”

藤山一边回味着一边问道。

“是的。”

说完，加代子的脸一下子红了。

生完孩子后，加代子的生理功能日趋成熟，但因诱拐事件她的精神受到打击，和丈夫之间的性生活几乎停止了。

“我不能没有你，好吗？”

藤山盯着加代子。

加代子点了点头。

她开始是讨厌藤山的，但这会儿却有点儿喜欢他了。她认为藤山这个人举止优雅，谈吐大方，是三泽和阳一郎优点的结合体。

事后，两个人都去洗了澡，穿好衣服，走出饭店。

两个人同时进了酒吧。

进了酒吧后，加代子把藤山让进了单间，就去更衣室换上了工作服。

这时，玛丽马上跟了进来，担心地问加代子：

“还顺利吗？”

“嗯。”

“太好了！那么，我再给你介绍几个？”

玛丽高兴地拿着手提包走了出去。

当加代子化好妆要出去时，一个接线员走了进来。

“不得了了。听说你的孩子不见了，刚才来过好几次电话了。”

“什么？”

加代子疯了一般冲到电话机旁，给那个邻居打了电话。

“舞子，舞子怎么啦？！”

“噢，夫人，对不起，不好了！舞子今天特别想睡觉，我就一个人在别的屋里看电视。等我叫她吃饭时，看到后门开了……”

加代子马上明白了。

舞子被人诱拐了，还是那个女人！

秋子！她认为加代子杀害了自己的孩子后，便执意报复，再次诱拐了舞子。因为舞子认识她，所以根本不会哭闹就会跟她走的！

也许她会杀死舞子的！

加代子一想到这一点，脸色都变白了。

她对老板说明了理由，马上回家了。

2

加代子找不到舞子。连邻居、附近的街坊帮着找，最后警方也调集了人员，还是没有找到。

难道这个孩子真的与我无缘吗？

虽然她也梦想着会像上次那样地再次回来，但毕竟眼下是又被人诱拐了。大概这一次不会再活着回来了。

悲痛之极使加代子近乎疯狂了一般。她决定把一切都公布于众，借助警方的力量找回舞子。

首先，警方向她询问，在丢失孩子的这段时间里，她在干什么。

邻居说平时加代子6点半才出门上班，而那天她提前2个小时就出门了，而酒吧又说那天加代子迟到了。

孩子失踪时，母亲的行踪比平时蹊跷当然会引起警方的怀疑了。于是，警方派人向周围的人打探起来。

开始加代子还不想说出藤山，但因她的说法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最后只好招出了藤山，于是警方马上去调查了藤山。

调查结果，加代子确实有“不在现场证明”。

警方又开始了解舞子的父亲是谁。

加代子十分为难。说是高尾阳一郎的孩子吧，说不通；说是三泽的吧，又会扯出三泽被杀案，还会把杀人嫌疑扯到自己身上。

于是，她只好说，这个孩子是她婚前的私生子。

但警方却不满意这样的回答。

“请坦白地说，孩子的父亲是谁，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也许这个人会把孩子带走的。”

加代子为了少些麻烦，便对警方撒谎说道：“我说。一天晚上，我从车站回家的途中被坏人强奸了。所以，我也无法知道谁是这个孩子的父亲。可我认为不可能是她的父亲把她带走了。”

警方虽然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但看到现在她的确在干着接客这种行当，也就只好接受了她的说法。

第二天还是没有找到孩子。

加代子一夜也没有睡，昏昏沉沉地听到有人敲门。

这次来了两名刑警。

“我们打听到了你的旧姓，过去你曾是高尾阳一郎的夫人吧？以前你的孩子就被诱拐过一次，我们通过京都府警方得知的。但奇怪的是你离开高尾家时已经把孩子放在他们家了，而且那个孩子已经溺水而死，为什么你又有——一个叫舞子的孩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加代子不知如何回答是好，默默地坐在那里。但是，她认为孩子肯定不会活着回来了，便瞒下了三泽的事，把其它事情全说了。

“和我昨天说的一样，在我和高尾阳一郎结婚前，我被坏人强奸了，可我没和他说，而是和他结婚了。后来我生了孩子，我相信这是我丈夫的孩子，一直精心养育着。在3个月头上，就像你们知道的那样，孩子被人诱拐了。一年之后，从名古屋的保育所来了电话，于是我们把孩子领了回来。已经过

了一年，孩子的外表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我丈夫带她去做了亲子鉴定。结果证明她是我丈夫的血统，但有一点，和我生她时保健手册上的指纹不一样。”

“那么，你对你丈夫讲了吗？”

刑警吃惊地问道。

“我想说，可在我要说之时，一个女人打来电话威胁我。根据她所说的，我的孩子确实被诱拐了，但回来的不是我的孩子。她说我的孩子还在她那里，领回的这个孩子是别人的。我想要回我自己的孩子，但代价是500万日元。我没有这么多钱，于是，我就私自从高尾家拿了500万日元，赎回了孩子，为此，我和高尾离了婚。”

“如果你说的是真话，这可能是一起大的犯罪呀！那个溺死的孩子，根本不是高尾家的孩子了。”

这两名刑警惊讶地盯着加代子。

是说到这儿为止呢，还是把秋子全部说出来？

一刹那间，加代子也糊涂了。如果说到此为止，高尾家的孩子溺死就与自己无关。若往下说，她对于秋子的恨有可能引起警方的怀疑，认为是加代子为了报复而杀死了那个孩子。

不过，那天我去了美容院，我有“不在现场证明”呀！还是说了吧，因为舞子是秋子诱拐的！

于是，加代子把秋子的事情详细地对这两名刑警讲了。

3

“……由此看来，我认为诱拐的罪犯是现在高尾阳一郎的妻子，就是那个叫秋子的女人！她在我和阳一郎结婚之前就与他有过肉体关系。在我生舞子的同时，她也生下了一个女孩儿。但是，阳一郎是甩了她和我结婚的，因此秋子恨我，于是在我产后3个月诱拐了我的孩子。经过调查，她知道我的孩子的父亲不是阳一郎，她便要利用这一点要挟我。她把我的孩子当成她自己的孩子放在保育所，而把她自己的孩子扔在了保育所门前，还放了钱和信。一年后，她让高尾家把她和高尾生的孩子当成我和高尾生的孩子要回了高尾家，这样，亲子鉴定当然证明孩子的父亲是阳一郎了。随后，她又把我逼出了高尾家，而她做为高尾的续弦进了高尾家。在一般人们看来，我是因为和婆婆关系恶化才离开了高尾家的，但这样正好中了秋子的计。

“然而，他们却是真正的亲子三人！”

“这是我最近终于明白了的事实。不过，我对此无能为力。我有一个不是和我丈夫生的孩子，那么，我被高尾家赶出来是理所当然的了。我只有和我唯一的女儿厮守着生活一辈子了。我想秋子已经没有什么指望了。那是上天对她的惩罚。她的舞子死了，我想这也许是个事故，是个意外。但她决不会这样认为的。她难道不会认为是我干的吗？现在，她又一次诱拐了我的孩子，也许已经被她杀死了呢！”

加代子紧紧地咬着嘴唇。

“有什么证据吗？您认为那个秋子是诱拐的罪犯吗？”

刑警问道。

“还没有肯定的证据。不过，如果调查一下死了的孩子的血液，就可以

证明，她是秋子和阳一郎的孩子。”

刑警又和加代子交谈了一会儿之后便回警察署了。

他们临走时在电话机上安装了录音设备，等待录下罪犯的声音，并且留下了一名刑警。

下午，知子来了。

孩子失踪的事情还没有公开，刑警走时嘱咐她对任何人也不要说。

加代子想对知子说一下孩子失踪的事，因为这会儿她毕竟是自己唯一的朋友，但碍着警察在，她只好漫无边际地和知子闲聊着。

这时，知子对加代子说，她只是外出来买东西，顺便到她这儿来一下，并趁那个刑警不注意的时候，迅速把一个叠成了一个小块儿的纸条交到了加代子的手里。

加代子连忙打开看了起来。

舞子平安无事。我看到秋子小姐把她藏在了地下室，我已带她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因为警察还不知道，我想悄悄带来，所以先来看看情况。

加代子由于激动，脸一下子涨得透红。

“谢谢你，太感谢了，知子小姐！舞子还活着！”

加代子高兴地竟然哭了起来。

听到加代子的哭声，那名刑警马上奔了过来。加代子马上把那张纸条让他看了。

于是，这名刑警马上打电话，把刚才来过的那名刑警叫了来。

当他们都赶到时，知子对他们讲清了事情的经过。

“昨天我出去买东西，出了门才想起来我忘了带钱包，于是，我就回去取。我一回家，正好看到秋子小姐朝地下室走去。地下室里只放了一些不要的破旧家具，都好多年不用了。她去那儿干什么？我觉得很奇怪，就在天黑了之后悄悄地到那儿看了看。在地下室最里边的一个书架下边，我看到一个嘴上贴了胶布的孩子。这个孩子的手被捆在了书架上。我仔细看了一眼，和加代子小姐的孩子一模一样。我想马上给加代子小姐打电话，但又想了想，决定还是让我妹妹开车来把孩子带走了。现在，这个孩子在滋贺县我的老家。无论是高尾家还是加代子小姐，对我来说都是很好的朋友，所以我想不让警方知道，悄悄带回来。”

知子静静地说道。

4

于是，刑警马上赶到了滋贺县，从知子的家里把舞子带了回来。

“知子小姐，太感谢你了！我真不知说什么好。多亏了你！如果不是你把舞子救了出来，也许她就被别人杀死了！”

加代子紧紧地握着知子的手，热泪盈眶地说道。

于是，刑警们马上赶到高尾家，向秋子打听了情况。但是，秋子断然否认了。

“我根本没有诱拐加代子小姐的孩子。其实，我一直在家为死了的舞子守灵、行葬礼。事实是，加代子小姐从高尾家离开后，对于我的到来恨之入骨，与知子合谋，要把我从高尾家赶出去。她们可真的说过这种话呀！知子小姐也恨我来到了这个新家，因此她们会联合起来，我还能去干什么诱拐的

事情。我不但没有诱拐过高尾家的孩子，而且这次的事件也与我无关！”

秋子气愤地说道。

的确，从证据上来讲，目前还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证明秋子诱拐了舞子的证据。现在只有知子的证言。

而知子用遗憾的口吻说道：

“其实，我在地下室发现这个情况时，就想过是不是马上通知警察。但是，对我来说，加代子小姐也好，高尾家也好，对我都是有恩的，因此我想还是不要把家丑张扬出去。而且，当我看到舞子时，她已经昏昏沉沉的，可能已经吃过了安眠药，反正看上去她的样子十分虚弱了。于是我才想到先救出她来，送到我家为好。我是想给加代子小姐打电话，不过我又想她听说后肯定又会报警，所以就先来告诉她然后再做决定。”

于是，刑警们想起应当把阳一郎和秋子都叫到加代子的家里。

他们打算让知子和秋子分别抱一下舞子。由于舞子才是个 1 岁半的孩子，她无法说出是谁诱拐了她，可如果谁抱走她而她表现出紧张来，那就证明谁是诱拐她的人。

“舞子，来吧！”

知子从容地向舞子伸出双手招呼道。同时，秋子也热情地向舞子说道：

“舞子，让我抱抱。”

出人意料的是，舞子竟然向秋子一边走去，而且被秋子抱住后，还“嘿嘿”地笑了起来。

“看，请看！这个孩子不怕我。如果是我诱拐了她，她能这样吗？！”

秋子骄傲地对大家说道。

加代子也糊涂了。

“这是因为她在名古屋保育所时一直由你看护才这样的。你带她出去时，也用不着费力，更不用使用暴力，比方说，你在牛奶里放点儿安眠药什么的就可以了。等她睡着了之后再捆起来不就行了吗？那么她怎么会害怕呢？而舞子对知子就不如对秋子那么熟悉，而且是知子把她带到了自己的家中，舞子醒来看到的是知子，当然会害怕她了。刑警先生，这下你们明白了吧？”

但听了加代子的这些话，刑警们都沉默了。

做为此事的第三者——刑警们来说，被诱拐的孩子是在知子的家发现的，但孩子没有找她，而是让秋子抱了她，那么，就不能认为秋子是罪犯了。

于是，站在一边的阳一郎要求说一下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秋子不是那么坏的女人。关于加代子，我是第一次知道她和别的男人还生过一个孩子，这太令我吃惊了。给我更大打击的是，我的孩子溺水死了。现在，我心中只是充满了悲伤！”

说完，他用冷酷的目光看着加代子和她的孩子。

结果，这次诱拐事件就在弄不清谁是罪犯的情况下结束了。

怎么着都行，反正孩子回来了。

加代子心中庆幸道。

只是酒吧店的老板可受不了这种事情的影响，还有那个和她刚幽会了一

次的藤山，发现加代子与诱拐和杀人事件卷到了一块儿，吓得说什么也不想再和她见面了。酒吧的生意不能因为她而“黄”了，所以，加代子不得不辞去这个工作了。

无论如何也要生活下去，加代子坚定地想道。

就是不干这一行了，我也要把舞子抚养成人！

就在这个时候，高尾阳一郎托人捎信，想见一下加代子。

加代子认为没有必要，但阳一郎执意要来，并说要给她一些生活费。加代子觉得有些奇怪，便答应在一家饭馆见他。

加代子似乎觉得她和阳一郎分手已有好多年了。

他在请加代子吃了饭后，出乎意料地对加代子说道：

“其实，我知道淹死了的孩子不是我的。警方在做了尸检后才告诉我的。”

“怎么？不会的吧……”

加代子吓了一跳。

“我也感到意外。那个孩子极有可能是秋子的，但不是我的。你明白吗？反正那个女人是不可信的。”

阳一郎用沉重的语调说道。

“可当时带回孩子时，你不是带她去做了亲子鉴定吗？”

加代子表面似乎对这件事并不热心，但她却真想在事后好好了解一下那个孩子与秋子的关系。

“是的，的确进行鉴定了，当时还写了证明材料，还判定她的父亲是我呢！”

说着，阳一郎取出了那份证明，上面写着被鉴定人的父亲有70%的概率是阳一郎。落款儿是京都某大学的医学部教授。

“听刑警讲，要做一个亲子鉴定是很困难的，要把父、母、子三个人分别做好多项检查才能确定。可是，如果像这次警方所说的，那个孩子不是我的，我可真受不了的。”

“是啊……因为舞子的母亲更多的可能性是秋子，那么这个孩子肯定是她的了。你被她骗了。”

“也许吧。我可一直认为我们俩的孩子就是我们俩的，但是，你却背叛了我。事到如今我还认为你是不是弄错了，我再也受不了这种打击了。”

因为是你把我赶出家门的，这也是自做自受吧！

加代子在心中想道。

“秋子知道了这个结果后也没什么话说了吧。说真的，她过去确实是个轻浮的女人，可也仅仅如此罢了。”

“……”

“我妈也说了，让秋子离开我们家。当时妈什么也不知道，听说孩子死了后都要疯了。后来听了刑警的检验报告，知道了这个孩子还不知是秋子和什么男人生的呢之后就受不了了。”

“我的确和那个叫三泽的男人有过那种事儿。但是，那是在结婚之前。和你结婚的时候，我早把那事忘了。因此，我始终坚信那个孩子是我们俩的，所以我决不会欺骗你的。我希望你能相信这一点。可是，自从那个女人打来电话威胁我，并说这个孩子不是我的之后，我真的感到对不起你。这个女人可真够狠的。”

加代子恳切地对他说。

于是，阳一郎对加代子说，以后就不必天天去上班了，他会每个月给她送生活费的。

6

由于警方的调查证明了高尾家的舞子不是阳一郎的孩子，于是秋子的背景就复杂了，便对她周围的事情开始了调查。

结果发现，早在她在京都生孩子前就与数个男人都有性的关系。关于孩子，她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那是个名古屋的艺人。

于是，警方传来了这个艺人，向他询问了此事，但他一口否定，认为此事是传说，并希望警方对此予以澄清。

最后，警方再次进行了调查，结果证实了这一点。

这个孩子确是秋子和这个艺人的。

在事实面前，这个艺人不得不承认了。同时，他还供出，当时秋子白天在保育所里工作，晚上就到专门提供卖淫的场所挣钱。

而这个艺人及阳一郎就是在这种地方和秋子认识的。

由于这件事又扯进来了一个艺人，于是他也马上被新闻媒介曝了光。秋子也一声不吭地离开了高尾家，无影无踪了。

而警方则因考虑秋子是否与名古屋保育所所长之死有关，开始了调查。

同时警方还来再次找到了加代子，询问那天她去名古屋的一些情况。

而加代子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去了趟名古屋，反正什么事儿也没有干，索性向警方说明了那天她的行踪。

“当时，我是带着我生的舞子的照片去的。我去是为了确认一下一年前有人寄存在这儿的孩子的孩子究竟是不是我的。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保育所的所长说长得很像。大概是由于秋子老带她而长得比较相似的缘故吧。当时所长还让秋子小姐来看看。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秋子才杀死了所长的。”

这次，刑警们听了之后终于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而且，警方也去名古屋的保育所里进行了调查，包括对已经不在那儿工作了的人都进行了了解。除了秋子以外，别人几乎没有犯罪的可能。

由于加代子离家和离开保育所以及回到京都的时间都很清楚，因此她被排除在犯罪嫌疑之外。

然而，秋子还说了这么一件事：加代子在结婚前就认识三泽，在三泽临死的那天，他们还秘密幽会。

于是，警方又来到加代子的住处进行询问。加代子很爽快地承认了这一点，而且向警方坦白了那天的行动，然后说道：

“秋子小姐知道那天我和三泽的行动，正好说明她是诱拐舞子的罪犯，而且也是杀害三泽的凶手。请务必认真调查。我认为当时她一定是进行了化妆，穿了服务员的服装。”

由于以前秋子和加代子都没有暴露行踪成为嫌疑人员，因此无法从饭店的服务员口中得出有关她们的情况。而今天他们可以带着这两个人的照片再来饭店进行打听了。

一名客房服务员指着加代子的照片说道：

“我记得这个女人。那天那个房间里的男客死了，因此我对那天找他的

人印象很深。我第一次送他要的咖啡时，还没有看到来客，也就是这个女人，也许已经走了，或者在洗漱间什么地方吧。随后，我去端水果时，在走廊上看到一个女人从里面走了出来，就是这个女人。我把水果送进房间时，那个男客正一个人迷迷瞪瞪地呆呆坐在那里。由于我把水果放了下去，又把咖啡端走了，因此案发的现场不会有咖啡杯了。我认为茶杯与案子没有关系，已经处理掉了，实在对不起。”

这是他的证词。

另一名女服务员指着秋子的照片说，她见过这个女人。当时这个女人穿了一身饭店的制服在走廊里走动，但因不是熟人，所以印象就很深。

他们所说的时间，正是加代子走后，三泽死之前。

于是，警方又对秋子进行了严密的调查。

现在可是一团糟了。本想说清楚，可是这盆水是越洗越脏。能说明这一切的，只有知子了。她淹死了秋子的孩子，又救出了我的孩子，可我连谢也没有谢过，怎么求她呢？

加代子想到这里，认为当初自己太大意了，不知知子还会不会再帮忙。

她又一次约见了知子，给她买了一块西服料子，还把自己的手镯解了下来，送给了她。

知子也常常来加代子这儿玩，也和舞子一块儿玩。但每当知子抱起舞子时，不知为什么，加代子心中总有一种恐怖感。

她说她为了我才杀了秋子的孩子，我能认为她是个好人吗？

敏感的知子一下子看出了加代子内心的想法：

“夫人，可不是我杀死秋子的孩子的。那真的是一次事故呢！”

知子对加代子说道。

阳一郎和婆婆真子也认为那是一次意外。加代子知道这一点。

我也认为是一次意外，如果不是的话，那知子也太狠了！

加代子安慰自己道。

一天，加代子在上街买东西时，无意中在一家饭店的餐厅里见到了正在和知子吃饭的阳一郎！

肯定不会是阳一郎要知子来的，而知子却知道和男主人单独吃饭意味着什么。

两个人在一起亲昵的样子，完全是一对恋人的样子。

看到这一切，加代子心中涌出了一种怀疑。

第十三章 婚礼

1

加代子怀疑的是，诱拐了自己孩子的人，会不会是知子。

第一次诱拐者当然是秋子了。但这次诱拐者，恐怕就不是秋子了。

知子在十多岁就十分崇爱阳一郎，于是，她长大一些后来高尾家帮忙。当时，她肯定认为能住在高尾家照料阳一郎是自己终身有幸的事。

但是，阳一郎和加代子结了婚。加代子和自己在同一个家庭里生活，而且还生下了一个孩子，知子非常悲伤、嫉妒。

在以前，知子从不称加代子为“夫人”，只叫她“加代子女士”，或直呼她的名字，连正眼都不看她。

但是，高尾家中发生了异常变化。

孩子被人诱拐了。当她看到加代子如痴如狂地四处打听孩子的下落时，知子肯定是幸灾乐祸的。而且她利用这个机会，不断地在加代子和她丈夫之间做手脚，扩大他们的矛盾。

然而，事情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孩子又回来了。

夫妻之间充满了喜悦，知子又重新陷入了苦恼之中。

但是，他们突然离婚了。

知子看到他们夫妻之间的这一系列变化，也感受到了人世间的世态炎凉。

当加代子离开这个家后，知子才猛然醒悟了。当然她也暗暗高兴：今后可以和阳一郎真正地在一起生活了。然而，她高兴得太早了。

阳一郎的续弦——秋子——又来了。

知子终于意识到，自己并不受阳一郎的“青睐”，她绝望了。他们三个人亲密无间，知子没有“插足”的机会了。

当她的心情平静下来时，又从加代子那里听说了秋子的事，便决心斩断这三个人之间的联系纽带。

而且，是她杀死了孩子。但是，虽然孩子死了，然而他们夫妻之间却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焦急万分的知子便再次诱拐了加代子的孩子，而且故意嫁祸于秋子，这样便可以把秋子也从高尾家赶出去。

事成之后，知子陷入了好久以来没有过的愉快之中。而且她认定，带着一个三泽的孩子的加代子，无论如何也是回不了高尾阳一郎的家了。

对于阳一郎来说，这是两个背叛了他的女人，他对女性已充满了不信任感。他再也没有兴趣去寻找一位新的伴侣。于是，他当然会把目光投向对他始终如一、爱得死去活来的旧情人知子了。

知子现在是最幸福的。阳一郎也会爱上这个他认为最忠实于他的女人。也许他们就要结婚了。

加代子继续想着。

阳一郎什么也不知道。如果一旦他知道了是知子把那个孩子弄到浴盆中溺水而死的话，他会做何感想？如果知道了是她诱拐了我的孩子的话……

然而，遗憾的是还没有证据。但是加代子看到他们两个人那么亲热地在一起吃饭，就不禁醋意大发。

“知子最可恨！”

加代子不觉喊出声来。然后，她便连忙离此而去。

我还是爱着阳一郎的！

加代子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内心想法。

然而，阳一郎是决不会允许自己带着一个和别的男人生的孩子进入他的家庭的。

是啊，他给我钱，意思也许就是为了和我诀别的。他肯定会和知子结婚的！

加代子跌跌撞撞地回到了家。

2

工作没有了，她整日无力地呆在家里。

一天的傍晚，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

这是真子打来的。一开始她就像发生了什么事似地说道：

“喂……是我……真……子，快，快来，救救……我……”

她痛苦地断断续续地说着。

“您怎么啦？喂，喂……”

“……”

加代子慌了。她想去高尾家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便把孩子又托给了一个邻居，自己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了高尾家。

到了高尾家一看，真子面色苍白，身冒虚汗，在被子中不停地呻吟着。

“您怎么不舒服？要坚持住呀！”

加代子马上给救护中心打电话。这时，家中没有一个人。

这样喊来救护车，传出去会不会又招上什么事儿？

她虽然这样想，但一看真子痛苦的样子，便打消了刚才的想法。

救护车很快就到了。加代子和车一块儿去了医院。

在急诊室里进行了紧急处理之后，真子的情况渐渐有了好转。

“谢、谢谢你了……”

真子无力地握着加代子的手，流着眼泪对她说道。

阳一郎和知子不知去哪儿了。找到他们的时候，已经是夜里 11 点钟了。两个人听说后，大吃一惊，迅速赶到医院。

“当时我谁也找不到，就……”

真子对阳一郎解释道。阳一郎十分冷淡地看着加代子说道：

“麻烦你了，非常感谢！”

回家后，舞子已经睡了。虽然她感到十分疲倦，但一想到今天真子对她的态度，加代子的心里就感到一阵欣慰。

自从嫁到高尾家里后，可以说这个婆婆从没有给过她笑脸，连加代子都觉得自己十分可怜。

阳一郎和知子到底去了哪儿？大概吃完饭后又去哪儿喝酒了吧。他也变了。他从来没有和我两个人去外边吃过夜饭呀！

她想着想着，便有点儿迷迷糊糊了。突然，她被孩子的哭声惊醒了。

她发现孩子的嘴唇都白了，而且精神有点儿萎靡。

孩子病了。

于是，她又马上打了电话，带孩子去了医院。

到底怎么回事儿？一天要了两次救护车？
孩子经过大夫诊断后，说是得了肠套叠，要马上手术。
护士抽血进行化验后马上将孩子推进了手术室。
老天爷，求求你们了！
加代子站在手术室的门外边暗暗祈祷着。如果幸运的话，孩子不会有危险的。
怎么搞的，又被诱拐，又得重病，这孩子真是多灾多难呀！
孩子终于得救了。
看着用了镇静药后的孩子睡得十分香甜，加代子松了一口气。
如果这会儿她爸爸在的话……
她突然这样想道。
加代子一下子回忆起了三泽的音容笑貌，但十分浅淡，似乎怎么想也想不清晰了。她和他只有一次性的关系，而且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和三泽最后一次会面是在他的末日。但是那时加代子心里完全都是孩子的事儿，没有对他产生什么好感。
真是的，和我不爱的人生下了一个孩子！
突然，在她脑海中浮现出了笑盈盈的阳一郎的脸，那是舞子被诱拐前他抱着舞子时的笑脸。
如果这是他的孩子，会是怎么样的呀！
她想着想着，怎么看这个孩子的睡相也和阳一郎是那么相似。
第二天，主刀的大夫笑着来到病房，对加代子说孩子已经不要紧了。
“多亏了先生的照顾，如果不是您半夜救她，这孩子……我真心地感谢您。”
低头行礼的加代子，突然看到了大夫手中的一份病历。

3

病历上面写的自己的血型是“O”型。
“大夫，这是真的吗？我的血液是‘O’型的吗？”
“是的，因为考虑到亲属给新鲜血最好，所以给您也查了一下。这个，怎么啦？”
“不，太好了！”
“那么，请你们母子多保重吧！”
大夫走了之后，加代子陷入了沉思之中。
三泽是B型血，阳一郎是A型血。
“如果我是O型的话，那么孩子就不是三泽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她一直认为自己是A型血呢！
而且，不但秋子说过，一个大学的医学教授也说过，这个孩子“百分之七十左右是你自己的。”
什么地方弄错了？
突然，加代子想，也许是三泽的血型弄错了。于是她马上给警察署打了电话，找到了负责三泽案件的刑警。因为这个刑警认为加代子在医院的电话里不便谈论这件事，便很快赶到了医院，并对加代子说明了当时尸检的结果。
“肯定是B型的，所以孩子不是三泽的。”

刑警也十分吃惊。

“也许把我的写错了？让他们再化验一下吧。”

刑警走后，加代子又找到了手术的大夫，询问了孩子手术前化验的加代子血型的情况。

那个大夫听了之后，看了看病历说道：

“夫人，您肯定是O型的。”

这么说，孩子的父亲是A型血的男人了？我除了三泽和阳一郎外，没有过第三个男人，那么这个孩子的父亲就是阳一郎了！

加代子兴奋地流下了眼泪。

但是，她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秋子诱拐这个孩子的时候，做过了亲子鉴定，确认了孩子的父亲不是阳一郎。而且阳一郎也让她看过这张证明，并从那时起，阳一郎对加代子的热度就开始急剧降温了。

这简直是做梦呀！如果她是阳一郎的孩子，这不和做梦一样吗？

加代子回到家后还这样想，直到第二天早上她睁开了眼睛，才意识到这不是梦。

她在床上把这一年多的事情又细细地过了一遍电影，方才发觉了其中的奥妙。

也就是说，当秋子诱拐了孩子做亲子鉴定时，知道了这是阳一郎的孩子，但是她并没有讲。她又把自己的孩子带去做了鉴定，并得到了一份孩子的母亲是秋子的证明。

然后，她把这两份鉴定调了包。

看到这个，阳一郎便相信了秋子的孩子就是自己的孩子。

后来，秋子又让自己的恋人冒名顶替三泽的名字做了血型和特征的鉴定，又把这份鉴定让阳一郎看了，因此阳一郎便认定了，加代子的孩子是和三泽生的。

这下我明白了！阳一郎上了秋子的当，他把秋子的孩子当成了自己的孩子，而把我的孩子当成了我和三泽生的了！实际上，我的孩子才是阳一郎真正的孩子！

如果阳一郎知道了这一点，他会怎样呢？加代子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竭力想象着知道这一切后阳一郎的兴奋样子。

孩子出院了。

在此事半个月后的一天，加代子去了给阳一郎进行健康保健的大学的医学教授那里要求进行亲子鉴定。

出结果的那一天，她的心情十分紧张。

教授坐在办公桌后面，用例行公事的口吻平淡地说道：

“这个孩子经过我的认真检查，证明了她是你和阳一郎先生的孩子！当然，任何亲子证明都没有100%的准确率。但是，她的父亲是阳一郎的机率为92%，她的母亲是你的机率为87%！”

加代子兴奋地再次流下了眼泪。

这个孩子果然是我和阳一郎的呀！

接着，教授继续说道：

“以前的检查中，还包括了血型之外的诸如耳廓、骨骼、指纹、鼻外形等等要素的鉴别，因此，即使本人不来，根据鉴定就可以基本上做出正确的

辨析。当然，我们这次还进行了多方面的鉴定。因此，这个结果可以说是基本正确的。”

在回来的路上，加代子抱着舞子，几次拼命地亲她。

“舞子，你的爸爸是阳一郎呀！”

加代子希望立刻让阳一郎知道这个消息。

但是，因为知子平时总是抢着接电话，因此加代子只好等到天黑再打。

当她吃完饭时，特快传递件到了。

她打开一看，是高尾阳一郎和知子的结婚通知。

加代子一下子昏了过去。

4

大概这一手是知子安排的。

知子肯定认为她和加代子的友情已经在这几天中达到了高潮，看到结婚通知肯定会高兴的。

秋子是她们的共同敌人，排除了她的存在全靠了知子。

当然，知子也感谢加代子没有把当时她对加代子说要害死秋子的舞子的想法告诉警方。而且，她还对加代子说，是她从地下室里把舞子救了出来。

由于这些，因此知子根本不会料到加代子会有什么想法，便把这个消息通知给加代子。她认为加代子会祝福她的。

而且，她在内心深处还有一个秘密，她终于成了高尾家的一员，成了她从小倾慕的阳一郎的妻子，这是她向一切人炫耀的资本，她怎么能放弃这个机会呢！

而知子恰恰没有料到，加代子的孩子不是三泽的，而是阳一郎的！

一周后婚礼将举行。

这份请柬肯定是给别人的很早，而给我的是最后的。

这时，通知举行婚礼的具体日期和地点的请柬也到了。

请柬中写上了饭店的名称，并要求回信是否参加。

出席这个婚礼并说明这一切，肯定会引出乱子的。

加代子这样想着，不知道去还是不去。

阳一郎那样的人，从小在京都长大，有不少亲朋好友和同事。但这是他第三次结婚，如果婚礼上出点儿乱子，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尤其是他的第二个妻子已做为罪犯被捕了，这对高尾家来说已成了名誉扫地的传闻，此时他的第一任妻子再来祝贺婚礼，即使她不在会上说什么，也够让阳一郎难堪的了。

是去，还是不去？

加代子拿着这份请柬犹豫着。

请柬放在桌上，整整一天过去了。这时，知子打来了电话。

一时间，加代子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回答好了。她一下子停止了呼吸。知子用明快的声调说道：

“喂，看到请柬了吗？这次我可又亲自来请了。打扰你了吧？对不起。我也不想这样，几次要求不干了，回家去，可看到老爷一个人怪可怜的，我就同意了。夫人，您赞成我这样做吗？”

“嗯，太突然了，我吃了一惊……”

“是太突然了，可是，那您出席我们的婚礼吗？求求您了，如果您要回来，我还退出去，如果您不回来，我就一个人好好服侍老爷了。如果您不回来，我也不和他结婚，那么别的女人就会进来，这样一来，您就更不好回来了……当然，我还是可以随便出入的呀！”

知子常常是少言寡语的，可今天这么多的话。

加代子默默地反对着。

知子本指望得到加代子的热情同意，但却意外地感到加代子似乎不高兴。然而她在秋子和阳一郎结婚时也没有表示反对呀！

于是，知子便认为，之所以加代子不说话，是因为这段时间里她受的打击太多了。

因此，知子等了一会儿又说道：

“那么，夫人，您回个话吧，我希望您还是出席。”

说完，她就要挂上电话。于是，加代子连忙对着话筒问道：

“婆婆的病怎么样了？”

“啊，婆婆呀，现在在医院里呢！不过，您到底是来还是不来呀？”

说完，知子挂上了电话。

5

第二天，加代子带着舞子去医院看望婆婆真子。

真子就是在那天知道舞子是她的真正孙女的。

她们进了病房，真子微微睁开了眼睛。加代子这时才想到，真子那天回家后又犯了病。

“啊，加代子小姐呀。”

真子有气无力地微笑着，并从被子中伸出了一只瘦骨嶙峋的手。

“妈妈！”

加代子紧走几步，紧紧地握住了那只手。

“谢谢你！”

她的声音依旧那么微弱。

很快就不了行吧？她这个样子。

加代子在心中说着。

真子用朦朦胧胧的目光看了看加代子，又转向了舞子。

“啊，舞子！”

加代子十分吃惊，她还可以看见舞子呢！

“舞子，快去见奶奶，奶奶从你出生后就一直为你操心呀！”

加代子把舞子向病床边推去。

真子紧紧地盯着舞子的脸。

“像，像阳一郎……”

她小声地念叨着。

“是吗？真的？”

加代子流着眼泪高兴地笑了。

真子想去抱舞子，但已力不从心。

“妈妈，她真的是阳一郎的孩子，你相信吧！”

加代子流着泪说道。

真子用力点了点头。

“谢谢你了，希望阳一郎……”

真子紧紧地握着加代子的手说道。

这时，护士进来了，加代子只好出去了。

平时，真子对加代子十分冷淡，但今天对舞子，对加代子都十分友好，甚至是感激。

这下好了，阳一郎和知子结婚也罢，不结婚也罢，反正我会和我的孩子好好生活的。

加代子下定了决心。

即使对阳一郎说明了这一切，也许他也不会再和我复婚了。

回家后，加代子在回信中果断地写上了“因故无法出席，电报祝贺”的字样。

孩子越发像阳一郎了，尤其是她一歪头的动作和那眼神，和阳一郎简直太像了。

等她长大了，再带她去见一次阳一郎。阳一郎肯定会大吃一惊的。他会知道他失去了多么重要的财富。

在阳一郎和知子结婚的头天晚上，从医院里打来了电话。

“高尾真子女士今天去世了。她生前嘱咐过，一旦她死了，让院方通知您。”

一个像是护士的女性打来电话。

这时，舞子已经睡下了。

于是，加代子连忙敲开了邻居的门，把舞子委托给了她，迅速换上黑色的丧服，去了医院。

在病室内，有不少大夫和护士。床上盖了一条白布单。

“妈——！你为什么这么早就去了呀！”

加代子扑在床上痛哭起来。

她感到胸口一阵阵闷痛。

不一会儿，阳一郎和知子也赶来了。阳一郎看到这个场面就流下了眼泪，而知子只是默默地站在那里。

过了一会儿，知子对大夫说道：

“明天是我们的婚礼。妈妈说过，即使她死了也要参加我们的婚礼。不过，我们已经不能通知参加婚礼的各方人员了，可不可以先把遗体存在这里？明天我们的婚礼结束后，再处理丧事。”

大夫点头同意了。

加代子悄悄走了出去。

阳一郎和知子对加代子一句话也没有说，大概因为她那封不能出席婚礼的快信使他们生气了吧。

6

第二天下午2点，婚礼举行了。

这时，加代子再次来到了医院。昨天，她看到真子的袖口破了，今天她带来了针线，想给她把袖口补一补。她不忍心真子就这样离开人间。

但是，她一到医院，看到来了许多刑警，气氛也有点儿异常。她打听了一下，问事处的大夫紧张地说：

“你还不知道吗？”

加代子摇了摇头。

“告诉你，对高尾真子的遗体进行了解剖，结果发现她是砒霜中毒。她的死因就是这个。而且，在她的床下还有一本日记，上面写了不少事儿，也写了不少感谢你的话呢！”

“什么，砒霜中毒？”

正当她吃惊时，刑警走了过来。

“我向您打听一下关于知子小姐的事情。”

“知子？”

加代子看了一下手表，这会儿已是2点10分了。

这会儿知子正在婚礼上呢吧？

刑警说，他们认为有人在真子的食物中放了毒药砒霜，并且怀疑是知子干的。

“我们马上要去高尾家进行调查。”

加代子听刑警说了这些后，迷迷糊糊地走回家去。下午的新闻节目中报道了这件事：婚礼后，知子被警方带走了。

知子为了除掉爱挑剔的真子，和阳一郎过两个人的生活，杀死了真子吧？

几天后，加代子从报纸上看到，知子全部坦白了：是她常常给真子的饭里偷偷加砒霜，并且是她溺死了秋子的孩子，而第二次诱拐加代子的孩子的也是她。

大概她会被判死刑的。她想和阳一郎生活在一起，结果却……

加代子带着舞子去了化野，在那儿有许多高尾家先辈的坟茔。

此时的化野，已经是遍山红叶了。

她们走在布满了红叶的路上，枯叶发出“吱吱”的声音。

舞子不停地从地上捡起一片片红叶。

加代子在高尾家的墓地上洒了洒水，供上了鲜花。

她知道真子的遗体还没有放进来。

她双手合十，冲着这片墓地祈祷着。

随后，她又去了念佛寺。

这里有许多无缘佛的佛像，在这一带很有名。

在孩子的佛像前，加代子低头、双手合十，因为秋子的孩子也葬在了这儿。

游客很多，有的在点香，有的在拍照。突然加代子觉得一个人站在了她面前。

她抬头一看，是阳一郎。

“啊，是你！”

她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马上转过身来。

阳一郎抱起了舞子。

“舞子。”

“嗯。”

“你爸爸是谁呀？”

“阳——一——郎。”

舞子一字一顿地说道。

阳一郎一下子紧紧地搂住了舞子。

“加代子，妈妈的日记本上说这个孩子是我的，是真的吗？”

“ 是的，有鉴定书。如果你不信，可以看一下。 ”

说着，加代子拿出了那份鉴定书。

“ 像，确实像我。 ”

阳一郎不停地亲着舞子。

“ 舞子，我是你爸爸阳——一——郎呀！ ”

舞子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阳一郎，然后笑了起来。

“ 看，红叶子。 ”

阳一郎弯下腰捡起了一片红叶。

“ 谢谢，谢谢。 ”

阳一郎放下舞子，一只手拉着她走在红叶上。

“ 由于妈妈的死，才发现了知子的罪行。她的事情，妈妈早就知道了，但为了我，她宁肯死去。 ”

加代子默默地跟他走着。

在外人眼里，我们肯定是非常和睦的一家人吧。

阳一郎也沉默了一会儿。

“ 我说，加代子，我想了想，你是不是重新回来？我们三个人会好好过的。 ”

加代子还是沉默。

来到寺门口时，阳一郎再次说道：

“ 来家里一下吧，我有话要说。 ”

但是，加代子默默地从阳一郎手中要过舞子，向他行了个礼，朝与他家相反的方向走去。

阳一郎久久地、久久地目送着加代子女女俩。

红叶在她们身后飞舞起来。

